

第七屆

桃城文學獎

目錄

現代詩組

葉琮銘 / 第一名

曾美滿 / 第二名

王宗仁 / 第三名

許靜宜 / 優選

市長序 6

以書寫向張李德和致敬 8

評審簡介 10

諸羅祭——火燒大士爺 16

你的目矚有一面鏡 18

城隍夜巡諸羅城 20

桃城三四景 22

散文組

陳利成 / 優選

王永成 / 優選

陳育律 / 第一名

梁評貴 / 第二名

陳倚芬 / 第三名

鄧榮坤 / 優選

林育靖 / 優選

房婧如 / 優選

獨立鰲鼓濕地的蒼鷺 24

開剖海翁 26

移動的前後時光 32

焚香 39

斑芝 46

戲 59

慢城市集 67

老家 76

目錄

短篇小說組

陳毅 / 第一名

幹我吧太陽 86

張耀仁 / 第二名

我的願望 114

賴凱威 / 第三名

空襲 132

王麗琴 / 優選

慟，靈公仔點心 157

張敬雅 / 優選

台灣媳婦 184

王俚凱 / 優選

賓叔 210

小品文組

陳映均 / 第一名

落英 238

黃耀陞 / 第二名

走過森林之歌 242

黃宣文 / 第三名

蘭潭泛月 245

得獎者介紹 248

市長序

昔日，嘉義有位優秀的女詩人張李德和，她的琳瑯山閣不僅是各方文人、書畫家薈萃一堂，創作、吟詠的場域，更是嘉義藝文頂峰的象徵。而今，市府願效琳瑯山閣的精神，藉由舉辦桃城文學獎，鼓勵民眾書寫嘉義、閱讀家鄉。

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桃城文學獎，今年已邁入第七屆，徵稿活動以「快義就書寫，美麗新境界——向張李德和暨其同時代藝文作家致敬」為主題。此次活動委由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協助，並由所長江寶釵教授擔任評審總召集人。總計收現代詩 204 件、散文 72 件、小說 58 件、小品文 53 件，合計 387 件投稿。此次邀請多位知名作家學者參與評審作業：現代詩組有鍾文音、李瑞騰、解昆樺；散文組是林黛嫻、鄭順聰、陳國偉；小說組為宇文正、簡白、平路；小品文組則是黃清順、黃得峰、黃千珊。經過專家們三級三審、精挑細選，各組的優勝者名單終於出爐。

此次收錄之得獎作品，各自有觀看嘉義的獨特視角。現代詩組首獎葉琮銘〈諸羅祭—火燒大士爺〉，描寫每年農曆七月廿一至廿三日舉辦民雄大士爺祭典，火化大士爺紙像的特殊儀式；散文組首獎陳育律〈移動的前後時光〉，以細膩文字書寫流光的消逝；小說組首獎〈幹我吧太陽〉，將同志題材與射日塔意象作結合。參賽者筆下的嘉義，除了嘉義市史蹟館、射日塔、北回歸線、蘭潭等著名景點，也有玻璃鞋教堂、嘉農投手雕像等特殊題材。足見嘉義人文地景之多元豐富，提供源源不絕的文學創作素材。

此外，特地為國高中生設立的小品文組，獲獎之八篇作品，得獎者除了來自嘉義女中、嘉華中學、嘉義高中的新秀，還出現臺南鳳和中學的雛鳳新聲。其中，更有二位九年級生在眾多作品脫穎而出，分別得到第三名和優選的佳績。

本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不僅匯集許多書寫嘉義的優秀作品，也見證嘉義文學在當代之豐沛能量。文化局為強化文學閱讀多樣性，藉由推廣駐市作家、繪本嘉義來吸引民眾進入閱讀領域，這些理想之實踐，不能僅靠醒哲與市府團隊、文化局的努力，還需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與認可，醒哲謹在此誠摯地邀請市民，一齊攜手打造諸羅古城的人文風采。

嘉義市市長 涂醒哲 謹誌

以書寫向張李德和致敬

桃城文學獎邁入第七屆。

「七」是一個美好的數字，爲了凸顯本屆文學獎的特殊性，在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江寶釵教授的協助下，特別以嘉義市著名的漢詩人張李德和爲致敬對象。張李氏接受良好的漢學、日文教育，更精通漢詩文、繪畫、音樂、刺繡等藝文創作。她爲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她以琳瑯山閣爲基地，發起不少的文藝聚會，遺留許多優秀作品。今日，文學獎擬仿效張李氏之精神，以嘉義爲中心，向全國發起文學獎的活動，切盼這股書寫嘉義的浪潮，從此地漫延到全國。由此可證，嘉義非但不是文學沙漠，更蘊藏著豐沛的書寫素材，只要用心深耕挖掘，就能展現嘉義的多元面向。

現代詩組的〈諸羅祭－火燒大士爺〉，以民雄的特殊民俗活動——火燒大士爺作爲題材，頗得多位評審的青睞，繼而從同類型的作

品脫穎而出，獲得首獎。雖然被火燒的大士爺只是個紙糊神像，但是經過作者的巧思，形象變得很豐滿。散文組首獎〈移動的前後時光〉，雖然敘事有一點小疵，但難掩作者在文字、修辭及意象等方面的優秀表現。小說組首獎〈幹我吧太陽〉，作者使用射日塔典故，將原住民的神話轉變成柏拉圖象徵，透過意象之經營讓文本回歸對愛情本質的探索。小品文組首獎〈落英〉，作者開頭自陳：「我對嘉義最美的回憶是在陣陣花雨中渡過」。然而，作者寫的雨不是雨，花也不是藍花楹或油桐花，落「英」其實指的是豔紫荊，是嘉義市的市花。文字平鋪直述中富於情意，營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氛圍。

本次投稿共有 387 件作品。其中，有許多仍是常見的場景，如嘉義公園、阿里山、蘭潭、嘉義舊監獄……。惟，若要在眾多作品脫穎而出，內容非得推陳出新，才能經歷初、複、決審之考驗，獲得評審的重視，進而收錄這一本作品集，可見其不易。

但願本書的編輯能激發更多的創作能量，讓世人在閱讀的同時對嘉義留下美好而永遠的記憶。

編輯委員會 謹誌

評審 簡介

現代詩組 鍾文音

個人簡介

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習畫。現專職寫作，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周遊列國多年，具豐富的旅行經驗。曾獲台灣中時、聯合、吳三連文學獎等重要獎項。已出版多部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等，質量兼具。2011年出版百萬字鉅作：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備受矚目，最新散文集《憂傷向誰傾訴》、《最後的情人》。多次參與國內與國際作家駐村活動，深具在地與國際視野。

現代詩組 李瑞騰

個人簡介

1952年生於台灣南投，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及商工日報副刊主編、文訊雜誌總編輯、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台灣文學館館長。現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著有文學論著《台灣文學風貌》、《晚清文學思想論》、《老殘夢與愛》、《新詩學》、《詩心與詩史》等，及散文集《有風就要停》，詩集《牧子詩抄》等。

現代詩組 解昆樺

個人簡介

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博士，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通識中心教學組長、《生活潮》文學主編。曾獲臺灣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行政院文建會現代文學研究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創作獎助、林榮三文學獎、鳳呂文學獎等獎項。著有《繆斯與酒神的饗宴：戰後臺灣現代詩劇文本的複合與延異》、《臺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等。

散文組 林黛嫻

個人簡介

台灣南投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現當代文學、文學傳播。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人間福報藝文總監、三民書局副總編輯、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等。創作有《本城女子》、《時光迷宮》、《你道別了嗎》三本散文集，《問愛孤雲》、《問夢已遠》、《今世精靈》、《平安》、《林黛嫻短篇小說選》、《粉紅色男孩》、《單獨的存在》等長短篇小說集。另編有《中副五十年精選》、《台灣現代文選小說卷》、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復活》、《神探作文》、《散文新四書—春之華》等。散文及小說作品都曾多次入選年度散文選、年度小說選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小說卷。

散文組 陳國偉

個人簡介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博士，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發展組組長、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主持人。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台灣現當代文學、大眾文學、推理小說、流行文化、族群論述等。曾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獎助、國立編譯館學術論著出版獎助、賴和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等學術獎項。創作獲獎包括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桃城文學獎散文獎與新詩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新詩獎等。另著有學術專書《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2013）、《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2013）、《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2007），並與江寶鈺合編《小說今視界—台灣新世代小說讀本》（2003）。

評審 簡介

散文組 鄭順聰

個人簡介

鄭順聰，嘉義縣民雄鄉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重現台灣史》主編，《聯合文學》執行主編，現專事寫作。著有《時刻表》、《家工廠》、《海邊有夠熱情》、《晃遊地》、《基隆的氣味》，最新著作為詩集《黑白片中要大笑》。

短篇小說組 宇文正

個人簡介

宇文正，本名鄭瑜雯，福建林森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南加大東亞所碩士，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著有短篇小說集《貓的年代》、《台北下雪了》、《幽室裡的愛情》、《台北卡農》；散文集《這是誰家的孩子》、《顛倒夢想》、《我將如何記憶你》、《丁香一樣的顏色》、《那些人住在我心中》、《庖廚食光》、《負劍的少年》；長篇小說《在月光下飛翔》；傳記《永遠的童話——琦君傳》及童書等多種。入選《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散文30家》；近作《庖廚食光》獲選「2014年開卷美好生活書」、講義雜誌2015年度最佳美食作家。

短篇小說組 簡白

個人簡介

生在台北，長在台北。唸的是日文，做的是編輯。歷任雜誌文編、報刊主編。著有日本隨筆集《江戶·東京》、短篇小說集《流轉的夜色》，翻譯多種。

短篇小說組 平路

個人簡介

平路，本名路平。生於台灣高雄。台大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曾在台大新研所與北藝大藝管所任教，曾擔任香港光華文化中心主任。最新長篇小說《黑水》（聯經）。其他著作包括長篇小說《行道天涯》、《婆娑之島》、《東方之東》、《何日君再來》、短篇小說集《蒙妮卡日記》等。

小品文組 黃得峰

個人簡介

男，日本關西大學商學部學士，前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員，編譯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史料彙編（第一～三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海運史料彙編（第一、二冊）》、《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中譯）、《臺灣鐵道讀本》（日文古籍中譯）、《臺灣海運史》（日文古籍中譯）。

小品文組 黃清順

個人簡介

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博士，現任中正大學台文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古典文學（小說為主）、現當代小說賞析與理論。著有《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紅學史」相關議題研究——自《紅樓夢》等。

小品文組 黃千珊

個人簡介

女，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著有《日治時期旅人的城市經驗》。

現代詩

現代詩組側記

解昆樺

本屆桃城文學獎現代詩組經決審會議詳細討論，由〈諸羅祭—火燒大士爺〉、〈你的目矚有一面鏡〉、〈城隍夜巡諸羅城〉依序獲得前三名；〈開剖海翁〉、〈獨立鰲鼓濕地得蒼鷺〉、〈桃城三四景〉獲得佳作優選。

〈諸羅祭—火燒大士爺〉一詩寫民雄代表性神祇大士爺，相對於本屆其他投稿詩作多所存在詩行冗長、意象稀薄的問題，本詩詩行分段有度。如此詩行有效分段，加以詩行中時見警句如「支撐香煙裡的青春／只活三日」、「火焰吞沒了紙糊的心肝」等，一來使得詩語言文氣流動有節奏，二來則使全詩在結構上有意義層次推動感，恰正對應大士爺旋旋然隨火而去的特質。在意象、形式、語言三者統合下，使得閱讀本詩時，彷彿得見大士爺神祇之精神。

〈你的目矚有一面鏡〉以陳澄波為題材，在現今以此為題材之詩作並不少見，本屆桃城文學獎中亦有不少，但此詩特殊點有三，使之得以脫穎而出：第一、其以陳澄波之幼女陳碧女為視角；第二、陳碧女最自然使用的台語進行擬言；第三、他只專寫陳澄波赴事變之情景，使這一段小路、這與父親陳澄波最後一瞬凝視得到永恆的銘刻。

〈城隍夜巡諸羅城〉與首獎之作同樣以民眾信仰之神祇為書寫題材，本詩是以組詩四首方式推展城隍爺如何出駕、遊城、掃穢終而回駕的過程，一些詩行寫來扣人心弦，如「每一吋腳步都可能是峻嶺／或陡峭的深谷」令人深警，可謂能呈現神明眾生心理的好詩。

諸羅祭——火燒大士爺

第一名 / 葉琮銘

肌膚由薄紙糊成
眉眼來自顏料堆疊
纖細的竹
是你頂天立地的脊骨
這就是期盼許久的肉身
支撐香煙裡的青春
只活三日

動動指節，眨眨眼
來不及習慣
端著這張凶狠的五官
釘上時間焚燒的祭壇
你依然堅定，朝聖遠方
等待信眾合掌
所有的渴望便朝你點燃——

火焰從腳底生長
你終於生出跳躍的影子
打貓街滿是紅光
為你凍得青紫的臉頰
添幾筆哀樂
誰記得遙遠的傳說裡
你會威嚴走來
今夜往火裡去吧

火焰吞沒了紙糊的心肝
諸羅境內人鬼狂歡
你忍著煙燻，不流淚
押著鬼魂，網著災患
不忘帶走這場
壯麗的火光
在你溫暖的路上

註——
民雄大士爺廟供奉之大士爺，昔時本無神像，惟至農曆七月，以紙糊的形相奉於正殿，現身三日，然後隨火而去。

你的目矚有一面鏡

第二名 / 曾美滿

昨暝我夢見著 你
倚佇玉山積雪的山頂
堅定閣溫柔，微笑咧向我攞手
曠闊的雲天，佇厚厚白霧中
無疑悟雄雄雷電爍爍，旋捲一陣狂暴
你的目矚 煞滴落兩滴若血的目水
雪 迸裂紛飛，就按呢慢慢仔淚散做
一窟平靜又冰冷的溪水，恬恬流向
1947 年嘉義 彼个三月花無開的春天

3 月 25 日彼工，是陪色的早起
阮覘過一條閣一條暗甓的小巷
走揣 將你網綁欲行刑的車隊
驚惶是掩炭袂去，想欲閣看著你的勇氣
如果天地有悲憫，換做的應該是一絲仔微微
日光 予咱目矚金無聲來相拄
就佇寒氣還未過，四界肅穆的驛站前

我干焦會記得人群聚集又四散，但我
無法度徙移的是，你目矚底彼面鏡
靈明清澄，透視著眼前熟似中的烏暗
照著悲絕喊喝的我，佇命運鎖牢死亡彼跛踏仔
孤絕的目屎，拭光了像煙霧的事件
我的目矚底嘛浮一面鏡，翕著槍管
掃射散掖 開出二枝血紅的花朵
牢佇你的胸坎，鑽迴阮的心肝

時間定定將歷史拗彎
成做一面破碎刺鑿又缺角的鏡
阿爸目矚底彼面鏡，鑲佇烏色的 228
不時熠著彩色的光影，照佇臺灣
照佇嘉義 已經無雪
的玉山

註

1947 年 3 月 25 日上午，陳澄波被國軍用粗鐵線貫穿手掌，捆绑起來從嘉義市警察局沿著中山路，被羞辱式的遊街至火車站前，根據其陳澄波的子女陳碧女與陳重光的口述歷史紀錄，他們回憶當時情景，他們一聽說遭到逮捕多日的父親被遊街示眾，便趕忙上街尋找，正好在嘉義噴水池附近見到父親被押在軍車上，像犯人一樣手被反綁，他緊跟著隊伍行進，忽然間陳碧女跟父親視線交錯，剎那間她已明白結果，他們倆緊跟在車隊後方，遊街隊伍在靠近火車站前還沒有停車，先是以機槍掃射車站前廣場，廣場上的人們紛紛逃竄之後，人犯被推下車後，陳碧女表示她當時不知哪來的膽子，竟然還上前向士兵求饒放過他父親，士兵將她一脚踢開，一開始執行槍決，他的父親陳澄波是最後一個，那個國民黨士兵距離他約 3 公尺，開的第一槍沒打到，上前開第二槍貫穿胸膛，陳澄波向前倒下，享年 52 歲。

參考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zh-tw/陳澄波>

城隍夜巡諸羅城

第三名 / 王宗仁

一、

端坐在夯枷和家將的行列前

祂以炯炯目光校閱

抑或速記

生死簿、孽鏡台裡的每個臨界

當善與惡的顏色都一一核實

愛與死的臉龐就足以在闖黑意象裡

越審酌，越清晰

二、

每一吋腳步都可能是峻嶺

或陡峭的深谷

信眾剪掉所有貪瞋痴慢

和自己的脆弱相覷（那些於心中盤據

許久，無可饒恕的主題……）

然後在衙役刑棍敲出的長短句間

觀照生命裡每一片漣漪，複寫

再複寫

未來的抒情及正確

三、

業障都在勞苦的跋涉中

遠離。鍾馗領著五鬼檢索隊伍

然後以劍扇合攏時間

把餘光環為福賜的領區

讓曾耗損的傷口

都成為飽滿

四、

火把鬆開焦潰焰蕊，將夜幕鎖緊

平安餅都已被祈禱的唸誦

輪廓出寬恕，舔舐入肚

諸羅城再次完成自己的光澤。

我們都相信

即便再有斷句、嘆息

它也能真正扛起信仰，凝神

擊退每一場災厄

桃城三四景

優選 / 許靜宜

之一：高跟鞋教堂

撿拾所有追尋你背影時 破碎的
玻璃心
鑲嵌成一只高跟鞋
靜候你前來
試鞋時或許有些扎腳
畢竟傷心的稜角還沒磨合
記得別踩踏得太重
即便我甘願將妳從地球撑起
卻仍是易碎的

之二：布袋鹽山

用最新鮮的眼淚，蒸餾結晶成一布袋的鹽山
純天然不加漂白劑，是以顏色灰白
一如標榜真心的我們 面對世界仍難免得
多戴幾張面具

也許看來不夠純粹，卻是退無可退的真醇了
請酌量使用，適量佐菜能在美味中嘗到回甘
使用過量，便只剩苦與澀了。

備註：近來人們都不流淚了，貨品製作困難，欲購從速，以免向隅。

之三：梅山燕子崖、蝙蝠洞

愛向來就不是簡單的事
得先經過一千八百階的試練 方能近身
那些毅力不夠、體力不足、半途而廢了的
終究只能從親身體驗過美景的人口中
去揣測愛情的模樣
據說風化和侵蝕作用在百萬年前留下來的河道上 刻下永恆
每個坑洞都收藏一段刻骨銘心 用來參養乳燕與蝙蝠
不斷拉長的崖壁，還等著繼續篆刻來人的故事
等著用眼淚和苦難去風化、去侵蝕對愛情的各種幻想
那些留下來的，才值得被讚嘆、被傳頌、被記得。

獨立鰲鼓濕地的蒼鷺

優選 / 陳利成

一雙翅翼就這樣斂著，孤獨
在千劫百毀，亙古的姿態中凝視
冬末春初，晴光裡某些微顫
比想像的還遠，鹹鹹濕濕的
一種淚的結晶一種遷徙的苦一種
想念，北方遙遠的故鄉還好嗎
冰天雪地的離愁披在身上灰灰的
悵鬱，關於生命的可知與不可知
關於這南方之島的某個草澤也關於
某種相遇，以及暖暖的寂寞

夕陽敲著鰲鼓，咚咚，蒼老靈魂咚咚
記憶，揮汗如雨，勞碌辛勤的节奏
把所有顏色 還給大地
種蚵養蛤捕鰻苗海菜收成台灣鯛
用鹽醃漬生活，抵抗歲月滄桑

耕海的人啊，一頭不知怨悔的牛
正輕輕踩踏過眼底無語的水塘
靜定或躁動，都悄然蕩起漣漪
迎著，一艘疲憊竹筏歸航

如果有人，再問起生命的種種
我只能繼續緘默
長長嘴喙是哲學家，固執的權杖
直直指向滔滔大海，與海中傘狀沙洲
時間如風潰散，如何定義失去意義的意義
一隻澤鷺在空中逡巡，叛逃的符碼，化身花嘴鴨
擺渡著一些溺斃的存在暗喻，那離群的鷓鴣
卻形而上成黑色轟炸機，炸得夢與自己面目全非
而我擅於沉思，最後一抹紅霞
就這樣淡淡隱去，在相忘江湖的東石之濱

註
蒼鷺，體長 84-120cm，羽色灰白，性格孤僻，
與澤鷺、花嘴鴨、鷓鴣皆鰲鼓濕地常見冬候鳥。

開剖海翁

優選 / 王永成

汝恬恬麗佇八掌溪口的海邊
親像一座哀傷的島嶼
汝的腹肚越向海洋
漸漸失去迷人的香味

曾經是大海的翁婿
汝佇藍空下自由有力的呼吸
是上蓋燦爛的水煙火
汝是海洋中，尊貴的王

爲啥物汝會失去生存的意志
爲啥物汝的嘴內有燒燙燙的海砂

阮用海洋之子的目矚巡視
汝的身軀傷痕累累，尻脊骹
予海底的牆仔撞裂開，齒岸

一窟一窟是軟土深掘的印記
阮閣用懷疑的怪手欲進一步
剖開汝被人苦毒的真相

汝的腹內親像阮細漢記持中
一大片可愛的鄉土
有彎彎越越的小路恰美麗的山坪
毋閣，即馬哪會四界攏是塑膠袋
套住春天的花，還有一撮一撮帶刺的網
網去阮夢中一尾一尾，海洋的詩句

汝無外久就會目矚空空龍骨垂垂
用標本的姿勢，仆佇一群一群
海洋之子濛濛的眼光內底
想著遮，阮只有望向海上的雲尪
吐大氣，想起細漢時

佇浴池內耍水，彼隻小海翁
古錐的小海翁，佇阮純真的身軀邊
自由自在，泅來泅去

1. 海翁：hái-ang，鯨魚。
2. 恬恬：tiām-tiām，安靜無聲。
3. 麗：the，身體半躺臥。
4. 越：uat，身體轉向。
5. 爲啥物：爲 -siánn-mih，爲什麼。
6. 尻脊餅：kha-tsiah-phiann，背部。
7. 齒岸：khí-huānn，牙齦、牙床。
8. 苦毒：khóo-tok，虐待。
9. 目矙：bak-tsiu，眼睛。
10. 細漢：sè-hàn，小時候。
11. 毋閣：m̄-koh，但是。
12. 即馬：tsit-má，現在。
13. 遮：tsiah，這些。
14. 雲尪：hûn-ang，出現在天空似人、動物、山，
各種形狀的雲。
15. 耍：sng，玩。
16. 古錐：kóo-tsui，可愛。

註

去年 10 月 15 日嘉義東石外海發現一條長約 15 公尺的抹香鯨擱淺，腹部側翻。經海巡及鯨豚研究中心搶救，成功送出外海深約 7 公尺處野放，但 18 日，再度擱淺在八掌溪出海口附近淺灘地，已明顯死亡。鯨背部有很大撕裂傷，30 顆牙齒被偷拔剩下 10 多顆。疑似是被有心人偷拔拿去做成印章或是裝飾品，後來運達成功大學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解剖，發現鯨肚中塞滿了魚網和塑膠袋，使牠無法進食，間接致死。

散文

散文組側記

鄭順聰

散文之悠緩平淡，好似嘉義的平原，一望無際的蔚藍之下，蘊藏著繁茂的生機。此次桃城文學獎散文類入選作品，行文的步調與風格頗為類似，但訴說的內容，於細密中見深情：無論是日常生活、家族親情、生命歷程、離鄉心情或是個人抒懷，在傳統中不時閃現精粹字句與現代感。

〈移動的前後時光〉才思盈溢，意象與字句相當突出，若能多加琢磨鍛鍊，得獎者定能成為風格獨具的作家。〈焚香〉以從事製香的爺爺人生為經，生命體悟與細微描寫作緯，編織出完成度甚高的散文。〈斑芝〉的核心意象是木棉，環繞著親族感情與嘉義歷史，通篇飽滿。〈慢城市集〉猶如素描本，將大林菜市場的市井風情、商家情態甚至是買賣與烹調訣竅，如實描寫，簡直是嘉義的蔡珠兒。〈戲〉則充滿動態，帶小說的敘述節奏，縷述期待的情緒，混雜著情慾，吊足讀者胃口。

〈老家〉是一齣侯孝賢電影，將眷村女兒的心事一個鏡頭一個鏡頭聚焦，敦厚有情味。

然而，這座平原的主要語言是台語，用華語寫作總嫌隔了一層。入選的作品當中，對話幾乎都是台語。若能將平原中的故事與對話，用台語文描述與呈現，定能超越「散文」在這片大地的尷尬情境。當然，台語文的書寫與學習系統仍在建立，期待未來的桃城文學獎的散文類，能騰飛於平原之上，成為那潔白壯闊的雲尪（hûn-ang）。

移動的前後時光

第一名 / 陳育律

前·後時光

白色光暈闖進月台的時候，你草草吃下最後一口飯糰。匆匆丟了包裝，鼓脹著雙頰，像慌亂又貪食的倉鼠，快步進入車廂。

梅雨季是活的。他自四面八方的角落升起，聚攏一個淺白淺白的形影，啊你知道這是個下雨天了，他便散落成細而且硬的粒子，衝著每一吋肌膚撞擊。他撞得悠悠緩緩，而你感覺自己不痛不傷，就是揚手時覺得日子都重了些許，呼吸時覺得生活都濁了些許。

滿載的自強號列車走在縱貫線鐵路上，每一個到站都像要從車廂傾倒出整片海洋，刷地洩在月台上滿滿的泡沫，再刷地浪頭一個顫動，把這些飄零噴濺的水珠收羅回去，搖搖晃晃地向下一站走，像個喝醉酒的日本上班族大叔。

每一個車廂都是一個上班族大叔。星期五的夜裡拔了領帶解了領口的釦，鬆開幾格腰帶上的扣，還肚皮一個自由。毛豆、串燒、揚出豆腐，幾大杯啤酒下肚之後，靦著紅通通的頰，排成一隊，雙手搭上

前頭那人的肩，火車啟動，轟隆轟隆向前衝。一個人跌跤，所有人跌跤，遠離辦公室的列車還沒行到苗栗就停擺，闖黑的曠野之中你勉強辨識，固定不動的光點是路燈，飛閃而逝的火球是駛在產業道路上的汽車。

鄰座身著西裝的男子，年約三十前後，新竹上車，一坐下來便留意座椅中間的手把直立著，與椅背平行。他熟練地伸手將手把降下，動作敏捷，毫不拖泥帶水，然後他不帶表情地說，這樣你我都比較舒服。沒有等你回覆好或不好，謝謝或者沒問題，逕自掏出平板。螢幕亮起，食指在讀到一半的商業週刊上滑動。

你起身，去後頭洗手間，他動作流暢地將雙腿挪到走道上，待你通過後歸位，上半身的姿態維持不變，眼神不曾離開過手上薄薄的發光體。你見他如同美術課上你用以描繪肢體的木人偶，每個關節都可以自由扭折，就連膝蓋也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轉。

以前你也會試著收集起教室裡頭兩個三個木人偶，把他們的雙腿併攏，並且曲折成九十度，噢不，為求更加真切的實感，通常要再內凹個五到十度。你要他們坐，他們各自在紙盒上坐；你要他們著重端儀，他們雙手平平在腿上攔著，乖順得像訓練有素的兵士。第八節課結束之後，到校園邊疆的大樓上保全之前，一段虛幻的真空時間，美術老師說他要走了你們最後走的幫忙把門反鎖，你可以和這些端坐的

小人們互望著，享受暴風雨前的寧靜。

然後你發現，寧靜教你驚懼，如同規矩教你丟失分寸。這些木人可以一直穩穩好好地坐著而你不能，他們可以不發一言地維持優雅儀態而你不能，他們可以自持自重地度過整個闇暗無明的長夜而你不能，他們可以立正站直兩隻腳掌分開保持四十五度而你不能。你恨他們令你難堪，像那些美好的人迫著你盯瞧自己身上的髒污與醜惡。你舉起木偶狠狠擲地，他不帶痛苦表情地扭成一個滑稽姿態，他是在嘲笑你呀，嘲笑你說他們可以永遠都這麼冷靜而你不能，對的你不能，你生氣。

車行重啟，醉酒的大叔一個攙著一個爬起來，火車頭開口發出第一個音響，呼隆隆齊步走。記著這一條隊上面一個人也不能少，記著彼此難堪的樣子，然後記著天亮之後要忘。

決心往南方遷徙的時候，你真的以為，只要躲到北回歸線上，就不會再有停不了的雨；你真的以為，只要離開島嶼北側的憂鬱盆地，就有了揮霍日光的權利；你真的以為，只要踏上風火輪離開玻璃稜角銳利的都城，就不必再擔心劃傷鼻頭或者指尖。你真的這麼以為。

可是雨幕如影隨形，濕重重沉甸甸的空氣堵著路頭，不留一絲逃離的空隙。在你北上或者南下的線上，你是隊列缺一不可的一節，有沒有人開口起調，你總是有個位置。在你不能加速超越也不能反悔掉

頭的路徑上，你有一條眾志成城的軌道。多年前你是不完美的木偶人，多年之後你依然不可能變得完美，但是你穿著同樣衣裝，成為呼隆隆的一部分，只要人們從遠一點的地方看，噢，再遠一點，嗯，其實分不出有什麼不同。

你蹓回座位，握著手上的書冊，實在看不下再多一行字，索性聽，放空眼神地聽。鼾聲、交談聲、電話聲，說不上有什麼新鮮。據在各自的方格裡，或彷彿一個個掛懸著的燈籠向你欺近。那些沒有面容的紅色燈籠微微發光，細弱的燭火透著似曾相識的疲倦。你也是累壞了的，浸在厚重的濕氣裡，你也是一張紅色的油紙勉強包裹著軀體，試著讓自己的面容一樣扁平，扁平得能夠任由職人藝匠摺出相同的表情。

後·前時光

閉目養神。半夢半醒的世界裡，仍然身在同一個車廂，你有白色燈管依然閃爍，你有深綠色車窗簾泛著霉味，你有鄰座平板電腦時不時閃過異樣光彩。半夢半醒的世界裡，側著頭向窗邊你哼起了記憶裡的曲目，旋律只在腦海裡滑行，音符字句似五彩的球在草地大斜坡上滾動，視線心神被攜帶著夢遊，從坡頂到平野，從車內到車外，從這裡到那裡。

黃昏時分你人在嘉義高中的操場，關了側門你往樓群的方向走，吟唱的聲音漸大。流行新曲或者經典故調，未經世事的高中生提著飲料一個個坐了下來，人從穿堂漫至靠近司令台的樓梯。容貌青澀的他們，仍在雷同的日子裡探尋多種可能的年歲，情感很多但還未刻磨出特出的樣貌。語氣裡帶著相似的青春氣息，指尖摩挲琴絃像輕輕擦拭著時間的毛皮，過去與未來都先這麼揣在半闔的右手掌心，不急著放出來遊歷。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裡，有人背倚著穿堂的牆唱起飄洋過海來看你。十六七歲男生的純粹想望，不同於娃娃的輕緩細訴或者李宗盛的滄桑看盡，試著揣測愛情在時間空間裡頭的遠近距離，他們用各自的故事拼圖出一些也許具體的樣貌。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擁嘆息。青春歌者嗓音乾淨，曾經你也身處這個年紀，唱誦高音全不費力，音量也是一個勁地往上推，再往上推，彷彿那噴發而出的聲情，便是情感的全部面向。曾經你也是。然而不知不覺間你竟已來到了一個回望的角度，穿著制服的身影在記憶裡你以為近，逡巡起來才覺得那麼些遠，停車格上你站著細聽，自己站成一株靜止的椰子樹。

封閉的空間裡，你睡得越來越沉，車輪擦過鐵軌的聲音卻變得清晰。像是自己摀住自己的耳朵，自己對自己說話。外界的絮語都毫不

打緊，剩下一些不安與焦慮，從過去往未來奔跑，又從彼端那頭招搖著手走來。

旋律依舊縈繞不去。記憶它總是慢慢的累積，在我心中無法抹去。移動的過程中，召喚移動的記憶，似乎特別地合理。移動的空間裡，你交出一個車廂，換來幾架飛機的場景，嗯，也算說得過去。你在失去定位的移動線上，重新剪輯從離航的場站們打包帶走的畫面，角色的容貌重新拼貼，原本的背景音效全部拉掉，同一首歌反覆重播到底。

比如桃園機場的簡單送行。男孩和你柔軟地擁抱之後你仍不願轉身，你久遠久遠地凝望著，直到背影在玻璃門的那一側隱沒。倒吸一口氣，你緩緩步下沒在運轉的手扶梯，短短的階段也可以像一輩子那樣道阻且長。你以為自己看夠了電視劇集，可你不能預備任何一組劇情。途經出境大廳你看著飛機編碼的數字遠颯了。在漫天風沙裡，望著你遠去，我竟悲傷得不能自己。凌晨三點的機場巴士來了你便著急地跳上車，乘客只有一名可你不管，一個人把整條高速公路都哭成了水的顏色。

比如松山機場出航的你的遠行。女孩堅持送行，細雨下了整整一個星期，終於在你離開的晨，意思意思露出了藍天的一角小小。你們約在自動門外，沒有旁人的角落。你從行李包裡怯怯地拿出一個皺皺的紙袋，裡面裝著一件棉外套，女孩說他要留著做紀念。然後你伸手

接過一封沉甸甸的信。女孩說，不准看，上了飛機才可以拆開。女孩堅持，我說真的，上了飛機才可以拆開。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窮水盡，一生和你相依。厚厚一疊信紙，插圖與筆跡都熟悉，顧不得空服員推著餐車逐步靠近，眼淚鬧得一發不可收拾。

雨把你吵醒，返抵嘉義的最後一段路竟迎來一陣豪雨，你不清楚是雨水嘩啦嘩啦打在車頂的聲音教你清醒，抑或是雨水的氣味令你不再復成眠，反正在雨季的淫威底下，沒有那麼多事情需要釐清。雨水沿著窗面匯聚成流，不毛之地上開出河道，一條一條滑過，然後下墜。

三個多小時的車程不短不長，不多不少是夢的週期。裝些雨水，把舊事從滿滿的行囊裡拿出來淘洗，待雨季過去後，再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晾曬。當然，沒有人能夠保證雨季什麼時候會過去。在那之前，只好先像書頁那樣，壓平，然後疊放。

嘉義，快到了；下一站，嘉義。你在月台上拔出手機，展開通訊錄上上下下翻動。你仰頭望著列車遠去的方向，漸深漸濃的闇暗裡頭，車聲穿過氤氳的空氣，層層疊疊，若有回音。你尋思著在前後時光的縫隙之間，你所能夠做出的選擇。坦白說，不多，你自忖。

最多，也許就是打開記事本，草草寫下幾個字給自己。再多，也許就是從通訊錄裡挑出幾個名字，寄出一則不好不壞的訊息。

焚香

第二名 / 梁評貴

「香花迎，香花請，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請：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西方接引，阿彌陀佛；東方世界，消災延壽藥師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盡虛空，遍法界……。」

香花迎，花香請。再怎麼香，大概都抵不及爺爺做的香料還香。

法師在壇前立著引魂幡，上頭以潦草的黑色奇異筆書寫著爺爺的名字，一敲砵，音韻響起，一柱柱的香枝被點燃，傳到每個人手裡，而捏著香尾的指尖，微微的溶出了淡粉紅色的印記，像用香枝畫上記號，刪除著每一個成員簽到的空缺。標上，就是來了。音韻一轉，三拜後，法師的號令嘎然而止，才忽然想到似的回頭問：「阿公是聽台語還是國語的？」，站立的人群此起彼落回答著：「台語啦，卡輪轉」、「國語啦，我們比較好念。」那一刻，我才明白，原來流著淚水的悲傷，有分成國語或台語的。

我明白的，但接引爺爺到西方的阿彌陀佛，可能不會明白。這一束束在打火機前被火苗觸動的，而勢無可止燃燒起來的微小上升顆粒，

就是爺爺一生中最在乎的事物。我想像，這些隨著火焰點亮的香，就是爺爺的生命的長度，煙霧在空氣中旋絞起來，又復被拉成一條直線，再複雜曲折的心思，最後也只能化成更小更小的微塵，溶解在空氣中。或是毫無聲息地貼附在我們的鼻腔黏膜、外套、衣物上。那不正是現正流行的名詞：「PM2.5」嗎？原來人的存在，或者願望，化入另一種形式的時候，就像 PM2.5，平日最好若無其事，不被旁人察覺細細地散著，若太多，就壓迫到鼻息，緊迫的讓你無法順暢呼吸，對人體有害，逼你戴起口罩，說著一口渾淪不清的話語，而隔閡，就這麼成形了。

拜完一輪，香枝被收集起來，統一插在爺爺的爐前。爺爺，不知道，在您眼前燃燒起來的味道，合你口味否？

爺爺是嘉義地區的製香師傅，在他還沒有成為這樣一位師傅的時候，當時年紀極小，乘著船搖搖晃晃地越過洶湧的海峽，一整面逐層捲起的無盡浪花，那是他看見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而船上供奉媽祖聖像的香爐，也同樣立起一柱裊裊的香煙。船形密不透風，整艘船體悶熱、潮濕，陌生的人聲與汗水混雜在一起，卻都服膺在同一座香爐之下，被那燃燒的煙熏味道統合、安定在一起，平息了各自隱約的不安。待年紀稍長，時逢製香產業興盛，爺爺來到了嘉義市，經由友人介紹的一位福州師傅授製香技巧，在他門下學習技藝。彷彿，電影《香水》故事中的葛奴乙，爺爺天生對味覺極敏感，很快就掌握到訣竅，

分辨好香壞香，在香枝點燃的瞬間，一嗅，便知該香的配料，各佔了幾成幾成，像這樣的故事，爺爺總是說得太多，那成了他記憶中最傳奇的部分。

「彼時啊！」我回憶起爺爺神采飛揚的講起製作香枝的開頭，桌上的啤酒先猛往喉裡栽下兩口，眼裡浮起一幅幅製香地圖。從原料是檀香或沉香的挑選，就逐步替一枝香的身世決定了命運，樹種的等級決定了出身，判定了價位。而爺爺最精擅的部分，就是對於料香的配置，從福州師傅那裏學來的一手絕活，像武俠小說中那扣人心弦的武功秘笈，配料、配方的比例，各家都有不同的家傳配譜。爺爺的那一手，用的是中藥材配成的料香，加入了當歸、大黃、排草、大茴等。講究香的長度與其他家一樣，但燃燒時間硬是較長，料香配方更以中藥材料為主軸，點火則燃，一縷縷輕煙，旨在溝通神靈，安慰人世。

話說彼時，可以說是一個眾香喧嘩的時代，各家競爭香料配方甚盛，同業之間莫不想探知對方的奧秘，形成了一則則演義裡的武俠般爾虞我詐。爺爺年少輕狂，改良了昔日福州師傅所傳的家族配方，一時之間在市場上極獲好評，同業們無不來到爺爺工作的製香工廠探查，希望能得知那一些些情報。但想那時，爺爺早已將配方更名，以代號「原料甲」、「原料乙」或「玫瑰料甲」、「玫瑰料乙」用意在取代原料的真名，要工人暗記在心。

一日，書寫原料真名與配置比例的原料書，因工人不察，遭到另一家製香廠取走。爺爺耳聞，便冷冷地問了一句：「對方行多久囉？」工人怯怯地回答：「剛走而已。」隨後，年少的爺爺抄起一根木棒，三步作兩步飛奔闖進那家製香廠，憑著氣魄，硬是將原料書討了回來。一時間，在嘉義地區的製香界裡聲名大噪。爺爺說著，那是如此地年少，如此兼具悍勇與聰慧兩項特質。

這是爺爺最常提起的故事。

相較於我，與當年爺爺拜入福州師門下相同的年紀，正爲了未來的前路感到茫然。國中三年不學好，四處與友伴廝混，鎮日將大把的青春消融在市區的大街上，彷彿所有的時光都因此變得無限綿長，亮晃晃的當下就像是聚了鎂光燈的舞台，光線純白刺眼，硬是要鑽入每一位同儕、老師、訓導主任的眼瞳裡，主角的任務才告完成。但大考基測一來，卻又像舞台瞬間熄滅的燈光，所有的觀眾散了場，往自己的方向走去，獨留自己在舞台上，不知該尷尬的謝幕退場，或者，一個人孤獨的演繹下去。

尷尬的拿回基測成績單，攤在爺爺的面前，他抽著菸，那一口雲裡霧裡的陣陣嗆鼻味，無不窒礙著我的鼻息，那一吸一吐，進入他肺葉濾泡深處再吐出的細微顆粒，彷彿也要我嚐一嚐。那時，是不是我大力吸上一口，就能理解他眼中閃過的疑惑、憤怒，和哀傷。

「汝若無想讀冊，就去學一項工夫，知否？」

學一項技能。但爺爺不知道，我多麼想如同當年的他一樣，在家人的陪同下，踏上那未知前程的船隻，孤獨又駢肩雜遝的聚在那艘搖晃的底艙裡，只等一切有了方向，便揚帆啟航。或像那彷彿天啟般的暗示，故事的光度陰暗，但所有人皆拜服在媽祖神像前的一爐香，自此得到了從事製香的使命。

我是多麼想要這樣一個傳奇性的啟示

但當時的我，選擇進入了職校的餐飲科，一年級教刀工，整日在白晃晃的日光燈下，接著學起中餐烹調、飲料與調酒、中式點心製作，那一道道的項目彷彿關卡，調酒瓶的甩杯舞動，讓右手反抓著瓶身繞彎到背後，然後微微向右上拋擲，一個轉身，左手正面抓住，高難度式的花式調酒，總在千鈞一髮的時刻，隨著掉落地板的瓶子，瓶身與旋蓋分開，像極了斷成兩半的，我的方向。

那不堪的一切，屢屢對比於爺爺年少英雄的事蹟，或他極敏銳的嗅覺，以及重新思考改良配方的能力，正彰顯了我的薄弱，自尊淡到比一張紙還薄，薄到一陣風來，你就可以以爲它不存在，但手指靠近那邊界，一穿過去，你還是受傷了。於是爺爺越說起那樣的故事，而我則越像一縷透明的空氣，讓自己在家中化作淡漠的影子，叛逆地違抗著現實，以爲只要這樣做，就不會痛。

一日的午後，結束了整天的餐飲實習。回到家中，將裝帶餐飲用具的背包放在椅上，帶著疲憊的身軀走向浴室，旋開水龍頭，任由晶亮亮的水柱流過臉龐。出浴室，又聽見爺爺述說起他那千篇一律的故事，但故事的發展卻很少隨著爺爺的口吻推展到最終。那時的我，早已感到不耐，便口不擇言的續接下去：「對啦，最後香廠還不是給人收起來，用化學的香料，今嘛一斤香才值多少？時代無同，袂當這樣比啊！」

說完這番話，我看見爺爺的神情漠然，那英雄年少事蹟的氣魄，瞬間萎頓下來，附在爺爺細瘦手臂上的皮膚，像極了印在消風氣球上的乾癟字體，一霎那你才領會到，早在歲月的消磨下，年少的不再年少，興盛過的不再興盛，燃起的香枝，散發平靜溫和的力量後，也只留下細碎的灰燼。那天晚上，我看見爺爺在神明廳，抽出一枝他年少時製作留下的香，用指尖從漆上紅色的香腳順流而上，再摸上黏附香粉的竹枝，閉起雙眼，將鼻頭湊近，彷彿撫觸擦拭一把精緻的長劍。神明廳上左右兩盞紅色燈的光暈，在爺爺臉上泛了開來，我知道是我的頂撞，讓他想起了這數十年來的興盛與衰敗，年老與不堪。

「叮噹叮噹。」法師鈴鐺響起，香花迎，花香請。傳聞佛經中的香嚴童子聞香入道，契入真諦。但不知，嗅覺靈敏且製香的您，是否也能以此入道？多年後，我在此誦唸經文，眼淚骨碌碌轉珠般掉下，此時案桌旁的花香，以及當下爐火中燃起的香枝，氣味互相包融，餘

煙裊裊，白灰緩緩落下，在時間切割到極微小的那一瞬間，我彷彿能看見年少的您，意氣風發地拿起改良後的第一支香，輕輕地拈在手裡，向我們訴說一則則緣起與緣滅的故事，香煙持續傳遞擴散，直到盡虛空，遍法界。

斑芝

第三名 / 陳倚芬

1

如果我直接稱那種花為木棉，或許大多數人都能瞭解，甚至還能唱出歌曲，以至於陷入某種回憶。多數或許跟校園有關，也與青春脫不了干係，於是那種花有多麼萬綠叢中一點紅著整排的奇特風景，猶如長在嘉大附小門口兩側街市熱鬧中增添閒逸景致的那些，路過高速公路的農村大樹聳立，和太保朴子的木棉道……無一倖免都將進入所有人的腦海，也就不去想，也永遠用不著寫，那樣意識裡的木棉花彷彿只能以影像工具去記憶去描繪去叨絮所帶來的感受。

今天早上路過嘉大附小的時候，便有那種想法。那樣的感覺的確能讓那種樹被我稱為木棉，散了一地的橙紅花朵，有許多經過舊時林務局宿舍的遊客都因此駐足拍照的那些，那就是木棉，卻不是我印象中的斑芝花。

第一次聽到斑芝，源於國小的打掃工作。那時長得高大的我，總是負責擦玻璃，是一扇扇面對外邊馬路的玻璃窗，那些便是我得負責

的清潔區域。說不上喜歡也不討厭那樣的工作，可世事總有利有弊，好處是這樣的工作永遠也無需被股長檢查刁難。正因為面對街道的窗戶永遠有擦不掉的莫名髒污，也許是施工不慎的水泥還是不明渣籽黏附，累積多年的鳥類排泄物也有可能，就連空污酸雨都能幫上些許微薄的忙，直讓透明的玻璃茫茫宛若原本便是塊霧面玻璃，而我得做的工作不過就是維護窗溝的潔淨。理論上，一切都看似美好，但是也無法比別的同學早點離開工作崗位遊戲去，只因為老師規定打掃時間。就是上下四面玻璃，窗溝也不過四條，站在窗台上，我唯一能做的，是去看看國小門口不遠處的紅豆餅和雞蛋糕，也聽聽吵雜的人車來往聲響，要不就是東瞧西望不遠處，總在元宵節寒假開學後不久，學校的四周定會有橘紅色的花朵落下。

花落了，原本就落了。

人跟人之間不過就是只顧一時，活在當下，得過且過，也不去想以後，或者是往昔——那些因因果果混亂糾結又彷彿喊喊切切逼著人去回顧的總總，老是被繁忙世界所忘記。那麼令我記得的契機，並不是那些火紅得多麼美麗的花朵，而是掛在樹上的青囊好似鳥巢，原以為會孵出鳥，看棉絮繃開的時候倒也覺得惆悵，彷彿那就是一場戲的落幕，沒有了巢哪來的鳥，棉籽要怎麼飛才能尋到沒有水泥地和柏油路的地方落腳，還不是苦了打掃門口的同學，掃不完的落葉絳花和打噴嚏的乳白咖啡棉花在飄。

「那是做棉被的材料。」

我當年暗戀的同學走過窗邊時，這麼對那時站在窗台望著校門的我說。

人間散無聊的時候總是腦子特別清醒，因為只發生了那麼一件事，那同學說了那麼一次，我便對那棉花有了份情感，有了些連結，好像得有什麼接觸。我等放學，我徘徊校園，拾了一把乾淨的棉花方知足離去，就放在制服褲子的口袋中，帶回家的時候還用綠色格子小小長方形一張測驗紙包好，放置在書桌旁。

一直記著那位同學的聲音。

畫面則是我撿了棉花，握起一把溫熱熱卻沒有重量的黃白咖啡毛茸茸。

老是想起那件放過木棉花的制服褲子。

它就是斑芝，當年那位同學告訴我，它就叫做斑芝，原本是荷蘭人在一六四五年引進，給某些人做衣裳之用。

2

原本什麼都不是，只是一棵長在溝邊擁有相當碩大枝葉的樹。那

樹幹筆直乾淨得叫人無法覺得礙眼，猶如只是腳那般物體站著，一隻大鳥的腳便獨立在田邊屋後埤塘旁，不抬頭去看的時候，簡直就跟電線桿沒兩樣，彷彿一直都在那，不會有過出現的開始，也無所謂消失的那瞬間。

什麼時候起，抬頭想去仰望那隻飛不走的鳥。是阿嬤口中的胭脂花，樹形高大守護在田邊，枝幹穿著灰黑黑麻布模樣，凸出瘤刺叫人不該隨意攀爬，卻又叫做攀枝花，以為架枝在某種樹才能生長得如此高壯，又名古貝、吉貝、英雄樹、紅綿和斑芝等等，那無數的名字當中，我選擇叫它斑芝花，阿嬤肯定聽不懂，好比我叫阿嬤為祖母，她只會眨巴著困惑的雙眼望向我，我因此得叫阿嬤為阿嬤，說阿嬤能聽懂的話，聊她口中所說的胭脂花。淡淡的紅點在黃黃的臉皮上，風一吹就會笑。親像水查某的胭脂，lu 看 lu 水（好像美女的胭脂，越看越美）。我沒瞧過阿嬤點過胭脂，她的古董化妝台上只有膨粉，拍了滿臉之後，定要拿濕毛巾捲在食指上，阿嬤看著古早鏡子裡的灰白白霧濛濛的影像，單單瞄準那眼皮上的兩線道路般，阿嬤輕輕去擦，白色粉末脫落，留下青墨色的河流，好似隱藏在兩旁草叢遮蔽下的真實溪水，所顯現的偏深藍黑夜又灰銀色亮閃日光點點。

去採阿嬤要吃的胭脂花。阿祖要我走到水圳邊，銀色的光點點，直步入那石子路上去撿，火炬一樣的五瓣花朵，白黃色的外皮襯著花瓣內緣厚實的火紅，據說花瓣可以入菜，切絲煮菜煮茶能治慢性發炎。

阿祖說話的神情雷同無風的埤塘，是灰黑色寂靜在斑芝加荖和苦楝的包圍下，陰影著無論晴天還是陰天、白日或黑夜。阿祖的雙眼似站在小橋上盯著埤塘看，阿祖是否在看我，看外邊的斑芝花，還是看著鏡子……那就是我認識的阿祖，和阿嬤很不相像。

我沒吃過斑芝花，也沒瞧見阿嬤吃斑芝花。

我撿過斑芝花嗎？

大我一十二歲的堂姊，她才撿過斑芝花，在埤塘邊的斑芝花，她說阿嬤對她說過，她就是斑芝花那般美麗的水（美）姑娘。

我是看著阿祖的相片，聽著堂姊的故事。當時就在早不存在的祖厝，那真的是祖厝，有人說厝這個字是用在逝去的人事物，我家祖厝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也沒有被記憶何時消失，用那個厝字絲毫沒有違和感，僅剩的就只是我記憶著在祖厝童年的一件往事。隱約聽說，有些婆媳問題的阿祖和阿嬤之間，她們用胭脂花對話過。

3

時間那種東西很不牢靠。或許是因為日子過得如此急促，就算有過想停止時間的想法，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時間是永遠往前，那速度那行進方向誰也攔不下，得緊跟著不能放鬆，想脫隊也會被時間拉上。

因此照理說，人應該無法去記憶有關於時間的故事，因為時間太忙了，生命一直在運作著，從出生那一刻起便扯開喉嚨大哭大叫，想喝奶的時候拼命搖起臂膀，會走的時候就想著跑，睡不好覺的夜晚打呼翻身夢遊了幾次後還以為仍住在老家……工作、婚姻，到老的時候看電視頭犁犁點著，死的時候身體上的細菌會如何變化，蟲子如何去腐朽肉體，火葬的時候只留下骨灰，還會不會有質變？

生命是循環運動著。那靠前一年的養分開花，一株株木棉科落葉大喬木，花朵有豐富汁液去招引蚊蟲，以達活化土壤增添樹木附近營養的目的，等來年再開花，等種子和棉絮都飛揚在天空，木棉花滿佈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到底是何時出現的？

在這個世界上。

阿祖不是很滿意阿嬤的出現。

我又是怎麼到達這個世界。

據說是一六四五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引進木棉花。

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六一年，嘉義是北部地方會議區，轄下擁有數十個平埔族社。

阿嬤是哪一個社。

身處在洪雅族的範圍內，是諸羅山社，還是其他社人。

阿祖很少跟阿嬤說話。堂姊繪聲繪影說著。

我跟我暗戀十二年的同學也很少說話，但是我知道我愛他。

一六三〇年麻豆社人聯合蕭壠社人和目加溜灣社人，與諸羅山社人開戰。

我還是想著斑芝花，不知道那時候是否有斑芝花，斑芝花的種子才能夠發芽成大樹，架枝是行不通的，那是我所知道的斑芝花，並不是木棉花，木棉花可以架枝成長。

阿嬤還是熬過了一生。

我終於還是跟初戀告別。

當時腦中一直閃過的畫面，是斑芝花的口紅火辣辣點上了五瓣紅唇。

阿嬤說的胭脂花是粉嫩嫩的。

我沒看過粉嫩嫩的胭脂花（斑芝花），但是在《淡水廳志》讀過有紅、白、黃三種，其樹大可合抱，枝多苔紋，如鱗甲……。阿嬤看見的究竟是哪一種斑芝花。

紅色的花朵瞬間在街道旁搖，捲上了堤岸，舞在埤堂旁，旋飛在田邊，飄著飄著就過溪水，有軍艦鳥般的紅囊那種紅花，有稱為野火花的鳳凰木，有如蓮蕉的荊桐，更有見過沒見過，聽過也不知曉的各種紅花木，它們是怎麼出現的，它們何時消失。

時間那種東西過了，就過了。

我之所以記得的原因，源在只知道吃飯睡覺成天吵著糖果餅乾吃的年紀裡，曾看過阿嬤晚年望著胭脂花的神情。有人說我跟阿嬤很相像。

堂姊帶我去她童年撿斑芝花的埤塘邊，堂姊的表情好似安安靜靜沒有漣漪的埤塘，該多點翠玉般的荷葉，也該有熱熱鬧鬧的昆蟲蛙類去表演，多半該出現晴朗天空下的珍珠白日光點點，可那埤塘盡是如此寂靜墨黑如深夜，星星也睜意低垂，偶爾風吹水光一閃若雲開，堂姊的靜默總讓我想起阿祖的照片。

後來才發現，阿嬤跟阿祖也長得很像，高挺的鼻子和白皙的肌膚。不同之處則在於，阿祖一直以異樣的眼光看著阿嬤。

4

一六三七年十月，麻豆社人、蕭壠社人、目加溜灣社人和諸羅山

社人會合六百戰士，準備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武裝北征。

他們經過多條小溪，又入了一處森林，當時景致實際何種模樣，有著什麼樣的植被，早已無從知曉。

堂姊不是很喜歡我，總認為我是愛哭愛對路的小毛頭，她是成熟的大人不會跟我那時小孩模樣計較。

實際她強勢認定自己說的，永遠是對的。

她說烽火樹（木棉），那種高一丈二尺的大樹，到夜晚觀看的時候，還以為是樹硬要把夜晚燃起，把月亮點著，把星星烘得亮晶晶，那樣燦爛的樹又叫野火花，是影樹，烽火即是野火。堂姊說完，直抱著小說一邊陶醉一邊哭泣，又是罵又是笑，又是覺著身旁四處紅脹臉龐的花樹都火到幾乎成了焦黑，那花萼，那腐爛的花芯，那被蹂躪的花瓣，那影子還視覺暫留在樹枝上搖曳，直是一蓬一蓬薰著，那是堂姊的眼睛，是堂姊的書房，是堂姊的家，卻不是我的老家。

木棉花何時在堂姊的心中成為鳳凰木那種影樹。

我就讀的國小沒有鳳凰木，聽說鳳凰木的花瓣可以壓花成蝴蝶，如果那時候有，我會壓花一隻蝴蝶，讓它飛到我暗戀該名同學的身邊，說堂姊唸起的小說情節。

那是我心中所想的憾念。

堂姊老是對著斑芝花啼啼笑。

那不是我的斑芝花，我的斑芝花長在古老的村落中，有著更為粗大的樹幹，樹形也較高大，火紅的花瓣仿若傳說中的金鳥，高高大樹都成為許多太陽歇息的地方。

「妳怎麼知道阿祖信仰鳥。」堂姊怒瞪起我。

「我不清楚阿祖的事情。」我回應。

「妳學阿祖喜歡鳥的傳說。」堂姊說。

「阿嬤又沒跟我說那些事。」我反駁。

堂姊開始追打著我。從草木蕭條河水消退的地方走過，我一抬頭，如果沒有那些紅花，眼前高大的樹木究竟要如何辨別，何者是美人樹，哪一種是馬拉巴栗，什麼才是木棉，錦葵目的高大落葉喬木。

5

那是我認識阿祖的方式。

阿祖的相片淡淡身影坐在鈿飾精緻的木椅上，因此對照得出阿祖的身形比現代所看見的阿嬤們來得高大，輪廓相當深邃，眼睛大且有

神看著前方，好似望著相片的我就是埤塘，我也望著阿祖臉上的兩池埤塘，那裡墨色水面有銀灰閃耀，仍舊靜悄悄彷彿是死水，流也流不過去的想像，彷彿阿祖不想讓我認識，而我也根本無從認識起那個一百多歲的阿祖。

另一種更爲可靠的方法，則是去查戶籍謄本。阿祖的身分別是番，阿嬤的身分別是熟。阿祖和阿嬤的差別在哪裡，不能就這兩個字去比較。堂姊則從雙方髮色給了我一種說法，阿祖的髮色較淡偏紅，阿嬤則一輩子頂著一頭烏黑秀髮。那是我從阿祖的黑白相片觀察不了的細節，或許是因爲髮色問題，讓阿祖始終不喜歡阿嬤。

阿祖和阿嬤沒追上我的時代，她們的吵鬧也永遠屬於過去，但我還運著作她們給我的基因記憶，記起便記起了，那漫長時間流中唯一的驛站，便是血液裡的連結和等待。

一先一後。有關那些神聖的樹木都開著紅花，依然準時出現在古老的聚落中，聯結起相似的故事，等待同樣也不同意樣的命運。

因因果果看似無用，卻彼此糾纏，某些問題某些原因某些追尋。

嘉義在十七世紀成爲北部地方會議區，成爲臺南以外最早之行政區劃。

清康熙二十二年後，縣治於今嘉義市東區內。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後，諸羅正式成爲嘉義。

在清末時，今嘉義市的範圍則屬於嘉義西堡和柴頭港的一部分。

日本大正年間發起市政運動。

期間，嘉義包含臺南，臺南包含嘉義。

行政區域換來換去，隔著一條溪，阿祖和阿嬤的娘家互望。

那裡都有斑芝花，也許是同一時期，或者不同時期被種下，宛如田邊的守護神，一尊尊高大神祇凝望然後遙想，四百年間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那就是我的斑芝花，阿嬤口中的胭脂花，像媽祖婆一年一度換洗化妝祝壽，斑芝開花，胭脂花是阿嬤的守護神，守護著許多我從來就不知道的往事和阿嬤的青春。

我的初戀則還縮在那團棉絮中。對方告訴我，已經有人先到。

究竟是哪一種火紅的樹木先被種下，然後開出在這塊土地上的第一朵花。而後在這塊土地開始有文字紀錄的時候，偷偷留下身影，成爲舳舻上一瞥的風景，又化身野草叢中神樹，當軍隊捕捉活鹿在草原上，那高大樹木身影是否曾經震懾過那些蠻橫無理的爭奪。潮水退去，沙洲顯現，行入溪水，從小丘陵走下的時候，回頭，嘉義當時有過什麼樣的落葉喬木，它們開花否，紅野野得燃燒起整片土丘，好似祭壇。

存在便存在過，那麼對樹的回憶何時會消失在無垠時間中。胭脂花仍是阿嬤的胭脂花，此時此刻的斑芝樹永遠都只是我的斑芝樹，絕不是行道樹木棉花。

戲

優選 / 鄧榮坤

七月，蒼穹藍得令人昏眩。

從泥層竄出的熱氣，逼得許多還會動的生物躲得遠遠的，不敢在太陽底下現身，只有從防風林外傳過來的蟬嘶，吱吱吱吱的啼叫，完全沒有感覺到這種熱得令人發昏的天氣已經持續好幾天了。

收音機傳來歌仔戲的喧囂，而收音機上那根斜斜朝向蒼穹的天線已斷了半截，而使得收訊似乎不太靈光，經常出現沙沙沙的聲雜音。

坐在雜貨店前，雙腳舉高跨在一隻紙箱前的那漢子，隨著「薛丁山征西」的劇情之起伏而露出喜怒哀樂的表情。

雜貨店外，溫度持續攀升，雨水一直沒有落下來。

雨水沒有落下來。

那片曾經綠過的木麻黃林也因連續幾個月的乾旱而逐漸枯槁，附近溪流也乾涸了，雖然有幾座沒有乾涸的池塘，但也剩下不到一個浴缸的水了，偶而會有幾隻路過的小黃狗喘著氣，吐著舌頭在這裡舔幾

口溫燙的水，而村子裡的牛群路過時，會在池塘邊駐足片刻，似乎擔心著再走下去就沒有池塘了，所以，都習慣喝了水再走，然而，如果喝急了或喝多了，很快就會見底，裸露黑褐色的沙土，所以，經常都無法盡興，每次都踩著沉重的步伐離去。

遠方，繞過廟宇後方的小溪，七月以來就乾涸見底了，偶而在亂石間還可以看到淺淺的水與苟延殘喘的魚蝦，但誰也不敢保證這些水還能撐多久；而曾經於雨季時，坐在池塘邊垂釣的人潮已經消失了，任誰也提不起勁來，昔日的熱鬧似乎也被艷陽蒸發了！

繞過了苦苓樹旁，沿著沒有鋪設柏油的黃泥土路往前走，可以通往一座小廟。緩步走過廟旁的榕樹，擔心會吵醒趴在樹陰下打盹的黑色土狗，也許天氣太悶了，牠連吠也懶得吠，只露出無奈的眼神，瞄了我一眼，繼續喘吁吁伸長了舌頭，似乎上氣不接下氣，努力喘著氣，鼓在外面隨著呼吸而上下收縮的肋骨，幾乎可以一根一根數出來，因為陽光真的太熱了，狗喘著氣，也顯得十分脆弱，深怕一個不小心，吸入太多氣體而撐斷了。

榕樹上麻雀與苦苓樹上的蟬聲，把整個村落的晌午都叫醒了。

在廟旁開了一家雜貨店的那漢子，自從當選了小廟值年爐主後，就像無頭蒼蠅般開始忙碌著，把這座廟當成了自己的家，店裡的生意只能交給越南籍的新娘紅雀看顧，由於找不到幫手，無論是請戲班子

或找人搭帳棚，都必須親自出馬，有時候，一頭白髮的廟公會幫忙打電話催一下進度，但是，上個月跌斷了左腿，目前還包裹著石膏，那漢子已經習慣了大小事情自己一個人來。

還好，這次祈雨酬神的事有美枝幫忙，省下了五千元，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在晚上登場的大戲裡演出一個閒置的角色。雖然只有五千元，對信徒不是很多而香油錢也不多的小廟而言，能省一塊錢就是一塊錢。演戲的事難不倒他，從小就看著歌仔戲長大，無論是野台戲或電視演出的戲劇，看多了，也有許多心得！

天還沒亮，那漢子就醒來了，匆忙扒了幾口稀飯，夾了幾塊脆瓜塞進嘴裡後，站起身子，伸手抓了一把花生米，轉身走出雜貨店時，還不忘咀嚼著嘴裡的稀飯與脆瓜，甚至還不停地張著嘴，把手中的花生米一粒一粒往嘴裡塞。

剛踏出店門，遇上了也要去廟裏幫忙的阿祿，兩人有說有笑，點燃了菸，而此時，紅雀一邊喊叫一邊快步趕了過來。

——你的斗笠！

——透早無日頭，我差一點就忘記了。

那漢子轉身接過斗笠，摸一下自己光禿禿的頭，露出尷尬笑容。

——今日的戲班是哪一團？

——義美歌仔戲團。元宵節請的那團，大家說不錯，這次又請她們來！

——聽說你也湊一角，演什麼角色？還有沒有欠人，閒著也是閒著，有沒有欠敲鑼打鼓的？

——我也是湊人數的啦，戲班裡剛好有人出車禍住院，沒辦法來，我暫時頂他的位置。

——以後也要跟著戲班跑嗎？

——有錢賺，可以考慮。不過，野台戲的生意這幾年好像不太好，聽說，有很長的時間沒有人請她們演戲了。

——所以，有很多人改行跳鋼管舞囉？美枝還在嗎？

——她是小旦，沒有她，戲就唱不下去！

——要好好照顧人家，整天跟著戲班跑也不是辦法。

——演戲的不跟著戲班跑，要留在家裡吃閒飯？

——我的意思是說，人家好像對你還不錯……

——可惜，身邊還有一個小孩，否則，我就把她留下來當小老婆。

阿祿一邊說著一邊摘下斗笠在臉上搨了幾下，笑了笑。從樹梢上

灑落的陽光照在他三顆銀色門牙上，折射出幾許亮光！

無風的黃昏，陽光仍然炙熱。

想起了早上出門時的事，坐在廟宇旁榕樹下搨涼的那漢子，開始擔心晚上要演出的角色扮演。沒演過戲，還真擔心會搞砸了。把半瓶啤酒往嘴裡倒，之後，拿在手裡搖晃幾下，捏扁鋁罐扔向不遠處的垃圾桶，鋁罐觸碰垃圾桶口的邊緣，彈了回來，在地上滾動幾圈，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艷陽下，那漢子看了一眼捏扁的鋁罐，回頭，注視著戲台後，忙著打點事物的美枝。

雖然已經六點了，太陽還沒落山，陽光透過由木板與竹子臨時搭建的戲台縫隙照射近來，似乎還有一點燙呢，角落裡雖然擺了二台電風扇，可是，卻無法吹去幾乎已經把後台塞爆的熱氣吹走。剛化完妝的臉又開始溢出了汗水。美枝取出了化妝紙，輕輕拭去了汗水。

戲台右側的柱子上，掛出了兩張影印紙般長的薄薄的墨綠色看板，看板上的字不是很工整，是美枝剛剛用粉筆寫上的今天晚上要演出的戲碼——薛丁山征西！

陽光依然熾熱，風似乎逐漸增強了，懸掛於戲台前的墨綠色看板，開始搖晃起來，看板上的「丁」字有點草，如沒仔細瞧，還以為是「之」字，而那個「山」字顯得特別粗大，宛如一座龐大的山岳把上下的「薛

丁」、「征西」兩組字隔開，難怪有些未受過完整教育且識字不多的老婦人，在戲台前，仰著頭瞧了老半天，依然一頭霧水，不知道今晚要演出的是哪齣戲。

透過戲台的縫隙往外望去，人潮似乎沒有增多，六點多了，臨時搭建的舞臺前，只有零星幾位觀眾而已，烤香腸的中年男子把腳踏車架在一旁，索性把香腸夾出了鐵架網，不想繼續烤了，坐在一旁打起盹來；只有搖著鈴鐺兜售冰淇淋的婦人仍勤奮叫喊著，而在一旁吹著爐火的老先生，一邊抽著菸一邊盯著二位背著書包的小學生們揉著被木炭噙出淚水的眼睛，仍張大眼珠瞪著鐵網上如指頭般大，因炭火的逼烤而捲曲著的魷魚片。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囉耶·
菩提薩埵婆耶·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盧尼迦耶……

從懸掛於廟埕旁，已枯死多年的苦苓樹上擴音器傳來的《大悲咒》的旋律，讓整座村子於太陽即將下山的黃昏，顯得特別寧靜，似乎看不出有一場戲即將登場。

那漢子畏畏縮縮躲進後台，爲了飾演大唐征西元帥薛丁山身旁的兵卒，上台前必須化妝，而他沒有化妝的經驗，拿起粉撲在臉上東撲西抹的，一群戲子們笑出了聲音來。

已經化好妝的美枝，扮演樊梨花的角色，在戲還沒登場前，緩步走近那漢子，拎著粉撲與眉筆，幫那漢子化妝，嘴角上的菸只剩下一小截，都快要燙到嘴唇了，也挪不出時間理會！

如此近距離的接觸，那漢子看到了她眼角深沉的魚尾紋，流露出脂粉無法掩飾的滄桑。菸，在她的嘴唇繼續燃燒，陣陣煙霧瀰漫著那漢子的雙眼，眼睛一酸，淚水流了出來，忍不住時就低下頭去避一避。當他低下頭時，眼珠卻正好落在她披著白色薄紗的豐滿的胸部，裹在黑色胸罩裡的乳房，隨著呼吸時而若隱時而若現……

——頭抬高，低著頭我不好做事。

美枝拍了一下那漢子的後腦杓，發現嘴角的菸已經燃盡了，嘴一歪，順勢把菸蒂吐在地上，抓起攔在一旁的啤酒。

——要領抓到了就非常簡單，鑼聲響得很急，你就走快一點，響得慢時，慢慢走就不會錯！

舞台上的鑼鼓已經響起了，戲即將登場！

那漢子喝了兩瓶罐裝的啤酒後，覺得有點炫暈，惶恐與不安隨著鑼鼓聲的響起而起起伏伏，看著一群戲子們熟練化妝與穿戴戲服，不自覺緊張起來。

——我是薛丁山，待會你就跟著我出場！

中年男子一邊披上戰袍一邊抽著菸，還不時回過頭看了楞在一旁的那漢子。那漢子點了點頭，從口袋摸出手機，交代雜貨店再送幾箱啤酒來，之後，如洩了氣的球攤在木樁上，看著待會要穿在身上的厚重戲服，粗濃的眉毛不自覺皺了幾下，活像兩隻蒼老的毛毛蟲在額頭上蠕動。

那漢子嘴角浮出淺淺笑型，他清楚知道，唯有藉著這種方式才有機會與美枝粘在一起，雖然在後台彼此間有點距離，但那漢子卻覺得茫酥酥的了，一如剛剛窺見美枝隨著呼吸時而若隱時而若現，裹在黑色胸罩裡的乳房。那漢子嘴角露出狼的笑容。

太陽下山了，戲台的燈光點亮了，從後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戲台前已聚集著越來越多的觀眾，鑼聲敲響了，戲要登場，那漢子慌了起來，咕嚕咕嚕灌了幾瓶啤酒，感覺整個身子都熱了起來……

慢城市集

優選 / 林育靖

近期高鐵雜誌專文介紹我所居住的嘉義縣大林鎮，方知小鎮今年初通過義大利國際慢城組織認證，成為台灣西部第一座慢城。「清晨薄霧冉冉未散，隱沒在朦朧之中的大林，大地上只可見綠色的秧田……」文如是說，勾勒一幅悠然圖像，實則，籠罩嘉南平原的空氣汙染逐年惡化，花非花呀霧非霧，健康殺手懸浮微粒是也。然而摒卻空氣不理想這因素，我自婚後遷居丈夫故鄉大林鎮以來，對小鎮生活真是滿意極了；大林之所以高分通過慢城認證，與南華大學的學術氣氛、慈濟醫院的健康保障有莫大關聯，而對我來說，宜居城鎮必得有一座豐饒的圖書館，以及一處熱絡的菜市場。

兒時的美好回憶，假日最愛和母親一同上菜場，母親騎機車，我在後頭環抱她，與她一攤攤採購食材。嘉義東市場繁榮，縱橫交錯幾條街道，母親騎騎停停，有時牽車閃車，有時髒腥水花濺起汙了腳鞋，但我讀到中學都還愛跟，因為那是不擅長撒嬌的最貼近母親的時光。後來上台北念大學，自己逛了附近菜市場，吃驚發現快七點仍有半數攤位尚未抵達，零零落落來買菜的無論男女老少大多寡言，揀一揀秤

一秤付了錢便走，老闆就算有招攬聲也顯得很微弱。

結了婚，幸運又來到活潑的市場，初始由婆婆領我繞繞，介紹她習慣光顧的魚肉攤商：這家黑豬肉是他們自養自宰，那邊魚販老闆是她同學的弟弟；這兩處雖然賣得稍貴些，但品質可靠。不久我便自己上場，除了豬肉魚蝦，其他採買靠直覺，由對老闆面相及販售物品鋪排的喜好做出選擇。

漸漸地我有了自己的習慣路線。大型綜合菜攤有兩處，菜場入口幾步路便有一家，在巷邊的屋子裡，嚴格來說算是店面了，再往前走一些，進到開放式市場區的起點便是另一攤，除了基本各式蔬菜外，也視季節展出湯圓或粉粿。我較常光顧的是後者，菜攤的兩三位老闆娘總是熱情呼喊人客買菜喲，紮起長鬚髮戴眼鏡那位隨時都顯得很有精神，買了蘆筍便問要不要幫我削去粗纖維外皮，青蔥或芫荽不貴時也會送一把；相對的，店面老闆娘懶散些，或許房子是自家的，沒有店租壓力；但當菜攤那日買不到預定烹煮的食材時，我也走進店家碰碰運氣，後來有回我在店家發現已發芽的馬鈴薯還刻意沾上新土冒充年輕，就自採辦攤商名單剔除了。如要挑當季新鮮蔬菜，更好的選擇是蹲在地上的幾位大嬸阿婆，家裡有片菜園，自耕自食，行有餘力則以販售，因為產量不多，大概不會花太多成本在農藥、肥料，相對安全，其中有位阿婆種的空心菜特別嫩，我常向她買，她是菜販中少數算術極差的，一把菜十五元，我買兩把給她五十元硬幣，她老半天找

不出錢，客人多半自己算錢自己找，我總擔心她被騙，風吹日晒雨淋的種菜賣菜，已趁無幾文錢，但願市集上來往人客多疼惜她。

黑豬肉攤老闆夫婦五點多就來擺攤，熟客都知道如果不能很早上菜場，便得打電話預訂所需部位。老闆長得有點像楊烈，刀工極好，炒菜用的肉絲不但替我切好還分裝小包，方便小家庭烹食；煎豬排的里肌肉切片後順便搥打，回家醃浸快速入味，煎起來也嫩得多。他總說你們年輕人比較不會，幫你們處理好，省下來的時間多陪小孩。他還說現在連小吃店向他們訂購肉品也要肉販分類包裝，不光絞肉，肉絲肉片排骨腰子都講究客製化，只差沒替小吃店煮了。老闆娘下刀未若老闆俐落，但為人和氣，記性也遠勝老闆，有回我電話預訂的五花肉，在老闆娘回家整理豬圈時被老闆賣給別人，老闆娘返攤發覺，跳腳叫老闆自己跟我賠罪，後來我出現，老闆攤攤雙手說：怎麼辦？不然割我的肥肉給你了。

慣常買雞肉的攤販早先掛著「土雞現宰」招牌，標榜是自己去挑選雞隻回來養了幾日再宰，雞若曾打針吃藥可代謝掉，殘留毒物較少，因此有許多老主顧，鎮上知名的雞湯專賣店也向她訂購。老闆娘為人直爽乾脆，聽她邊剝邊聊不太有壓力，她有時說起自己年輕時候不少人想來說媒，有時提到附近國小某男老師私性不端，提醒我小孩最好不要讓他教到；有回公公採了一大袋薄荷給我，她教我先用橄欖油炒香薄荷，再起麻油鍋煸薑片後煎熟雞肉，最後放入薄荷加鹽拌炒即可，

這道料理頗受好評，是婆婆唯一指定我除夕可上桌的年夜菜呢。三年前禽流感肆虐，人心惶惶，政府一聲令下菜場禁宰活禽，老闆娘收起廣告招牌，屠宰用具搬走，添了個大冰櫃，她食指放上嘴唇，只說一句「人客信用我」，弦外之音自行推測。自從禁宰令下，老闆娘顧攤時只需剝剝雞肉，比先前空閒許多，常拿著名牌報圈點點，終年不疲。

婆婆介紹的魚攤到得晚，往往要八點半後才鋪貨完全，但許多熟客願意等，只是近來也許是鎮上全聯福利中心添了生鮮門市，也許是主婦做菜的意願愈來愈低，生意免不了受影響，魚貨退了冰沒賣完，收回保麗龍盒載走，隔日再會，新鮮度大打折扣，我接連兩次買到的魚蝦令孩子吃後起了疹子，便不敢再上門。觀察其餘魚販，似乎無人能售罄而歸，盛夏時節，賣到最後魚肉都與人體齊溫了，不壞也難，魚販們無可奈何，新舊貨混雜，日復一日。市場前大街上另有間魚店，屋簷遮蔽有限，直接曝曬在烈日下販售，血水滲滴，蒼蠅環飛，魚眼既濁又佈紅絲，飄散淡淡腐味，然而老闆父子不受影響，丹田有力喊著：小姐來買魚喔，海魚、活魚都有喔！我走近瞧見有個臉盆裡的確裝著還游動著的養殖魚，相對於那幾尾活魚，老闆稱其他說不定已該做頭七的為「海魚」，真是高超的文學技巧啊。

市場上，說話技巧對生意影響頗大。有個專賣豆腐素料的小攤，老闆頂著光頭，穿件白衫，嘴角上揚，誰向他買了東西，他都雙手奉

上後合十道聲「阿彌陀佛」，我心裡給他個綽號「豆腐師兄」。一日買完豆腐，豆腐師兄忽然開口與我攀談：「我們說『勇者無懼』，請問您覺得勇者到底心裡有沒有害怕呢？」好像老師在考學生，但這題很簡單，我在網路文章裡看過論述，知道師兄要的答案，「有啊。」我毫不考慮地回答，看師兄表情雖然一邊點頭，但似乎帶著一些不能指正我的憾意。隔幾日的交易後，他則談起關於自我修身的課題，「例如有些師姐穿著比較寬鬆，身子一低就見到不該看的，我會轉過頭深呼吸……」我聽了很想逃走，雖然覺得他說的不是我，回到家還是站到鏡前重覆彎腰測試曝光的可能。有陣子吃素，常光顧攤位，有天豆腐師兄問我：「請問您平常有沒有做什麼休閒活動？」我說忙著照顧小孩，他說：「您的眉宇之間透露一種疲憊的神態，我建議您可以多看點書。」過幾天我精神好多了，他見到我便說：「師姐，您的笑容很燦爛……」我才想師兄終於說了一句好話，誰知狗尾續貂：「雖然您長得不是很漂亮，但這樣的笑容令人覺得非常舒服。」如今買豆腐我已轉往另位大姐的攤位，至於素料，市場內雖有一間規模不小的素食店，但我看過老闆一手壓住單邊鼻孔用力將鼻涕噴往地上，因此還是偶會向豆腐師兄購買麵腸麵輪，每次都裝得一副來去匆匆模樣，免得他興致一來還要發表意見。

像豆腐師兄這麼不會看人臉色的畢竟是少數，商家多半善於察言觀色，有些甚至具備讀心術了；我已掌廚十年，然蔥蒜至今仍無法一

眼判定，魚類名稱再三請教老闆還是記不分明；一日想煮三杯雞，上市場選定一堆小綠葉前駐足，因不確定眼前的是九層塔還是薄荷，又不好意思開口問，揀了一枝聞香後準備拿塑膠袋抓取九層塔，老闆娘忽然道：這是薄荷不是九層塔哦。另回逛到果菜攤，望了一眼沒見老闆娘，轉問隔壁雜貨店老闆，老闆向對街喊著老闆娘的名字，說人家要買鳳梨了，攤上七八樣蔬果，雜貨店老闆怎麼一猜就中呢。

有些季節性攤商，例如賣竹筍的大哥，半年見、半年隱，他的竹筍鮮甜可口，光是滾水燜煮熟透放涼切塊，丈夫便稱讚比餐廳的還好吃，我問大哥為何他的筍特別甜，他笑笑回答「祕方」。除了竹筍，他偶會帶家裡種的水果：西瓜、芒果、香瓜……荔枝尤其美味多汁，外頭的玉荷包遠比不上，但產量不多，可遇不可求，我問他水果也都有祕方嗎？他說當然啊。祕方祕方，聽久總覺得怪怪的，採買頻率便刻意疏了。有攤仙草凍逢夏季每週來兩趟，仙草凍Q彈，同時賣寶特瓶裝濃縮冬瓜蜜，回家加水稀釋，放入切丁仙草與冰塊，消暑解渴，全家不知飲下多少桶，卻在爆發塑化劑事件後，仙草攤從市場蒸發，我望著冰箱裡剩餘半罐的冬瓜蜜沮喪，對於真相還是不要探究得好。冬天來駐的則是羊肉攤，我不善去羊騷，未曾與之打交道。

有群攤商是跑透透的行程，嘉義地區輪流甚或全國總攬，一兩個月乃至一兩年造訪一遭，對並非天天上市場的我而言，有緣才相會。這些攤販因為罕至，加上多半口若懸河、唱作俱佳，圍觀人潮遠多過

固定攤販，孩子幼時的防溼墊、學習褲、可愛圖案的止滑棉襪等，多半由此購得；類似物品也有不同商家，某位賣襪子的小姐告訴我，隔兩攤那號稱社頭製造的襪子其實是大陸的，社頭現在工廠很少了，她還拿出打火機燒襪子內側的線頭，說聞起來沒有刺鼻臭味才是好棉。

謊稱產地、標示不實的產品隨處都是，厲害的是販售者臉不紅氣不喘，有天聽見小蜜蜂擴音器傳來聲響：「新光三越零碼出清，專櫃設計師，只有今天，買到賺到……」好奇走近衣叢中翻視吊牌，還真的每件都寫新光三越並附標價，只是「新光三越」字體偏大，方便長者辨讀；衣桿前紙牌清楚分類：天母旗艦店、A9精品……還有一區叫「名媛設計」，好半天才會意它要說的是名媛，原價23900、13900、5280、2980……現降價為799及399，「標籤完整、公司地址電話都有，不是真的一件賠一萬，十件公司就要賠十萬……假貨在百貨公司有人買，真貨在菜市場沒人要……」我懷疑老闆說得太快以致我有些標點符號弄錯位置；吊牌上寫「中國製造」，我很想告訴老闆說「中國製造」或「中国制造」較具統一性，當然還是沒開口，繼續聽，「都是零碼，喜歡先拿在手上，哦，小姐有眼光，那件是溫慶珠的……恭喜，又賣出一件……」相形之下，上回賣羽絨衣的標籤上以「ユニロク」冒充日本知名品牌優衣褲ユニクロ，是相當誠實的行爲了。

然而我也並非總是精明。有日被叫賣「舉世無雙膠水」的大叔吸

引，看他用美工刀割開橡膠拖鞋，滴上膠水數到三，拖鞋就完好如初了，那陣子我連續幾次用三秒膠修理拖鞋，一再失敗，因此他的表演深得我心，他並且還用膠水將兩顆石頭緊緊黏合，在場觀眾無人能分解。回家自己黏拖鞋時卻落差頗大，便丟在抽屜當一般三秒膠用，幾個月後吸塵器管裂開，我想用它來黏合，當時懷著身孕不便蹲在地上，便借用剛買給大兒子價值不菲的成長型書桌，膠水不慎滴到桌上，竟將桌面護膜灼傷幾個洞，好不心疼呀，兒子放學回家我向他道歉，問他會不會原諒媽媽，他吃了蜜糖般回道：媽媽不管妳做什麼，我都會原諒妳的。有了這樣催淚的貼心話，我也只好原諒老闖了。後來上網爬文，發覺上當者還不少，有的物品搞好久黏不起來，第二天卻發現過程中使用的剪刀已完全扳不開；另位受害者則是血淋淋的例子，兩根指頭意外相黏，撕到皮開肉綻。

此類快閃攤販未必吹噓不實，偶爾還是有便宜可撈，遇過某個以貓咪為圖誌的布包大拍賣，老闆夫婦說是存貨出清不做生意了，當時我還不認識品牌，但掛在入口處的圍裙可愛大方，又有防水內層，適合我的需求，立刻買下，實際穿著後更覺滿足，穿脫方便，確實隔絕了急躁粗魯的我洗鍋洗菜時濺起的水花，卻不悶熱，髒了又可丟進洗衣機。幾年後我遇見另位販售同品牌貓咪布包的大姐，才知圍裙要價兩倍不止。

逢年過節前，菜市場則如嘉年華，一窩蜂的元宵、潤餅皮、粽子、

發糕……，有些自家手做，有些則由工廠批來販賣，許多生面孔，大批人潮，難以判斷哪家好；我年節常與公婆或父母同度，也不需準備拜拜用的果物牲禮，倒少在這時刻加入擁擠人群，記得從前母親小年夜上東市場，回來描述市場內摩肩接踵盛況，小小的市場通路擠成三條摩托車道，可以想見的烏煙瘴氣卻又喜氣洋洋；慶幸的是，大林市集內雖偶有機車穿越，但大半採購者步行——或背環保袋，或提塑膠袋，或推娃娃車，或拉菜籃車，另少數騎腳踏車；我想這更是大林之所以脫穎而出立足慢城之列的緣故吧。

在花蓮鳳林與嘉義大林相繼成為國際認證的慢城後，不少城鎮躍躍欲試，未來應會陸續誕生各式各樣的慢城，慢城之名可以帶來什麼呢？不外乎多一點知名度、資源，以及觀光人潮，然而慢城述說的不就是在地的步步累積嗎？扎根的深度，與人交流的濃度等等，點水行程也許沒有太多趣味，但身為居民我感到平靜而驕傲，就像大林的菜市場不可能像京都錦市場、東京築地市場那般令遊客歡喜驚嘆，但月月年年穿梭在這個市集裡，時而疾步時而緩步，走著我的主婦歲月，如此踏實，如此豐盛。

老家

優選 / 房婧如

初春時節，乍暖還寒，經過幾天陰霾風雨，好不容易太陽露臉，住家附近舊監宿舍人影流動，好久未曾有過的紛擾，像清明時節的墓地，平日裏淹沒墳頭的雜草，被逐一刈除，讓人看見了祖先的墓碑，也見著慎終追遠的子孫。

舊監宿舍因侯孝賢導演《童年往事》在這取景而被注意，長在鄉下的鄰家女孩，自己人瞧著不起眼，總得被外人誇講讚美，這才恍然大悟。電影看完，陶醉過了，日子還得往下過。監獄北面隔著車水馬龍的大路就是嘉義大學校區，當初拼升格，曾想把舊監獄併同宿舍都劃入領地。年輕人舉白布條抗議，不同意這全國僅存的放射型監獄，就這麼灰飛煙滅，咱「嘉」之寶，你們怎麼就想把它毀了，文青眼中的「輝煌遺產」總算保住了，可也就這麼攔著，歲月不驚不擾，繼續過日子。

今日裏，整條巷弄的紅磚牆外，擺了約莫廿幾個小攤子，賣時下流行的手作小物。60年代台灣為爭取外匯，好些人家客廳都堆著成打的外銷手套或毛衣，小孩補習費，得靠縫一件賺幾毛錢的外快補貼，

才繳得上，我曾這麼在旁幫著穿針引線，看媽媽一針一線飛快地縫著，忙一整天，賺幾十塊蠅頭小利，這是手作代工，現在加點獨特設計，價值可不能同日而語了。

已無人居住的宿舍，老師帶著學生們忙著修復，老房子總讓人有股莫名的恐懼，許是老奶奶講述的鬼故事，又或者是電影中塑造的恐怖氛圍，總有它的影子。天花板上不見天日的黯黑角落，夜黑風高時門窗咯吱咯吱作響，還有那深不見底的茅廁，老覺有隻怪手會從下面伸出來。老屋的橫樑屋柱，有許多細小紋路，彷彿嵌著一對對閃爍的眼睛，卡榫間的空隙，不斷發出陣陣囁語，老房子是有靈魂的，我這麼深信。

阿里山森林鐵路開通一百多年了，百年前，寂靜山巒，轟然巨響，千年檜木一根根仆倒，一截截被載運下山，浮沉在「檜沼垂綸」的貯木池中，修練千年的精靈，因為人世爭戰，被打入凡塵歷劫。山腳下的城市，跟著繁榮，文風鼎盛。老街區一幢幢木造房舍，用的可都是Hinoki，進屋一股清香撲鼻而來，像大戶人家女子，清麗脫俗。小時候晚上害怕時，用棉被摀住頭臉，心想這些會呼吸會說話的木頭，被迫離開了的崇山峻嶺，心中是否有怨呢？

老爸因為戰亂離開他的老家—熱河省隆化縣，揮別爺爺奶奶時，沒想到從此天各一方，永無相會之期。動盪的年代，好些人不明所以

地孤身離鄉，展開萬里長征。老爸一直認為自己人在異鄉為異客，未有久居臺灣的打算，就算後來結婚生子，臺灣仍是心靈的他鄉。請客吃飯，誇的是老家的米食酒菜；遊賞風光，讚的是大陸的大山大水；逢年過節，談的是故鄉的風俗祭儀；遇到節氣更迭，更感嘆此地不見春夏秋冬四季美景。沒能好好告別，故鄉在老爸心中有太多的不捨與緬懷，同樣的心情，飄盪在老宿舍、老眷村，久散不去。

泰戈爾說：「人要在外面到處漂流，最後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這內殿就是自己的原鄉嗎？父親離鄉十萬八千里遠之後，日思夜想都是老家的山川景物，從小聽他講述，我認為自己的老家也遠在熱河隆化。國中畢業後，北上求學，同學愛吃夜市的肉圓，我總嫌說：「嘿！這肉圓的餡料少的可憐！我家鄉的肉圓，皮薄餡多，不光是肉，還有筍絲、香菇，那米醬更不用說，濃稠甜香，讓人愛不釋口，下回你們來南部，我請客，讓你們知道什麼才是好滋味的肉圓。」我口中的好，成了嘉義，不是父親口中描述的，不是同學們在地理課本上讀到的，位在長城以北的塞外之地的熱河。

老房子修復時把昔日因為生活需要加蓋的廚房、浴廁、車棚，全拆了，只留個洗碗槽，水龍頭打開，嘩嘩的流水好像不變的風景，只是在景中蹣跚的人事物，已不知不覺悄然換了主。舊監宿舍區這些年來變化不大，還看得出兒時眉眼，我幼時住的第一司法新村，幾乎都改建了，就剩我家還殘存著，夾在幾幢高樓間，偶然透著亮光，無用

之用。

老家宿舍屬磚木造建築，二房二廳，外加一個小院。我和哥哥一間屋，分睡上下舖，同張木桌共讀，房間靠牆處有個拉門壁櫥，上層放被褥，下層堆雜物，這個神秘空間是我們兄妹倆的「任意門」，每天總要披著被單，扮演大俠，穿越時空，爬進跳出好幾次。壁櫥也是個百寶廂，所有父親禁止的東西，漫畫、尪仔標、彈珠、紙娃娃和各式衣服，都藏在裏面。再大一點，課業日重，爸爸拆了壁櫥，改放鐵製書櫃，童年美好時光，隨著任意門消失，再回不來了。

妹妹出生後，房間不夠住，將前院右側及西向的院子加蓋，浴室、廚房、餐廳移出，克難年代，每戶人家，想方設法搞些違建，容納日益增多的家庭人口。一般人家會把廚房擱在後頭，增建後，家裏廚房移到大門入口處，與花園分庭抗禮，分列左右。這個戶外廚房，四面通風，不需抽油煙機，不需費時擦抹，下雨時，大珠小珠落玉盤，媽媽得跟老天爺搶時間，此情此景，也只待成追憶。

媽媽煮飯時，茶香四溢，進了巷口，老遠就聞著，「家」的味道總讓人心裏感覺踏實。老屋中的木頭也飄散著一縷幽香，木頭來自雲霧繚繞的山林，身幹裝飾著翠綠的蕨衣，朝看日出，暮送夕陽，吸收日月精華，好不快意。白耳畫眉天天飛來，七嘴八舌嚷嚷著山林大小事，美麗動人的一葉蘭，只為木頭，孤傲地盛開著。木頭的檜木家族

個個身形挺立，紋理美麗，暗香襲人，是上等良材，英國植物學者 William Price 就說：「阿里山的紅檜幾乎是純林，而且盡情生長到極限，以至於很少有人能相信它們的存在。」這好，無法永世藏諸名山。

世紀初始，阿里山的檜木被砍伐近十萬株，斧斤落下，哀歌聲起，白耳畫眉的啁啾，一葉蘭的眼淚，染紅了伐木工人的白米飯，「樹靈塔」說不完老屋木頭的斑斑血淚，阿里山上，殘存的老樹頭還在原地瞪視著經歷過的浩劫。70 年代政府頒發禁採令，忙碌於途，載運千年古木的蒸汽火車，功成身退，走入歷史。曾在阿里山工作的人說：「這片森林是上帝給的海綿。」海綿保護著大地，我們卻將之摧毀，無怪乎現在每逢大雨，阿里山土石崩落，森鐵柔腸寸斷，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兩岸開放探親，老爸回到老家，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摧。」重相逢，這空白如何填滿，牆上掛的不再是光影晃動的印象畫，眼下這塊畫布，要畫抽象畫，還是超寫實，才能表達 40 年對家鄉親人魂牽夢繫的思念。父親伸出手緊緊抱住鬚髮皆白的伯父，但抓不住這 40 年自己和老家的連結，爺奶已辭世，伯父們兒孫滿堂，經歷過文革洗禮，老家垂垂老矣，再沒有父親口中年節時擺設流水席的闊氣熱鬧。

父親說：「隆化冬天真是冷，河都結冰了，我們在上面溜冰丟球，

花招多了。晚上出門上廁所得帶根木棍，因為尿一撒出來就給凍住了。」這讓沒見過雪的我們，聽得眼睛雪亮雪亮地。真回到零下 20 度的老家，皚皚白雪，美麗的銀色世界，怎敵呼嘯北風，還有蝕肉侵骨的凍。老爸對老家的情感，似乎也凍結在那張印象畫中了，那麼清晰，卻無法碰觸。

新時代的景象不管好不好，總會很快取代舊的老的。台灣經濟愈好，市容變得愈快，開馬路，蓋樓房，越有錢，馬路愈寬，樓房愈高。曾經是台灣木材都市的嘉義市，像沒落的貴族，老房子隱身在老城區一角，乏人問津。這些古老的木造房屋一棟棟被拆除，僅存的乏人照管，也同樣無法讓人引以為傲。套句廣告詞：「女人有保養老樣子，女人不保養樣子老。」老輩逐漸凋零，屋子沒人梳理，斷垣殘壁，任它過往有再多風華，如今現況和往昔風光兩者差距甚遠。

年久失修的屋瓦、青苔密佈的庭園、鏽蝕斑駁的鐵窗、泛黃變形的天花板，住在老屋裏面的人，看到的是破落的外表和侷促的內裏，外人覺得的「輝煌遺產」，對住在這兒的人來說似乎有些沈重。70 年代，老家宿舍司法新村研議改建，所有規畫沒一樣是保留現況，進行修護，居民對「拆」是有志一同，如何新建，則難有共識，改建計畫就這麼胎死腹中，但家家戶戶已然動心轉念，開始尋覓新居所，老鄰居先後搬離，舊房子逐漸傾頹，新樓房就這麼一幢幢拔地而起。

我家也在 75 年搬離法院宿舍，新家距離老家不遠，老爸退休後，白天仍返回老家，他說木頭房子涼快，老媽捨不得老家廚房，在那寬闊的院子烹煮，她的廚藝才揮灑得開。我們在法院宿舍住了近 40 年，老家逐漸衰敗的過程，老爸也日趨老邁，熱河老家成爲他生命中遙遠又模糊的散景，美麗迷矇，而每天腳踏的法院宿舍，已然成爲他生命的主體，清晰真實。

木頭在阿里山山腳下的小城，靜默佇立，老屋主人不斷來去，代代都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也不斷創造出令人驚艷的新氛圍，老家永遠是感人故事發生的所在，說不盡，道不完。臉上滿是滄桑刻痕的長者和歷經歲月淘洗的老建築，像如畫的風景，歷久彌新，一旦捨棄，所有感情、回憶、故事織成的歷史，都將灰飛煙滅，就像木頭生長的那片檜木森林，現今在遊客如織的身影中，只換得幾聲喟嘆。

原已人去房空的舊監宿舍，這日斑駁的大門被推開，孩子們特別帶老媽回來瞅瞅，冬天溫暖的陽光照著坐在輪椅上的老太太，大家吃著自己準備的簡單餐食，看著曾孫子們在巷弄中自由奔跑，原本定格在記憶中的畫面，如今鮮活地在眼前轉動，老太太滿佈皺紋的臉龐，全是笑意。

年輕老師和學生在小院裏忙著，除雜草、清水溝、砌牆面，年輕人頭上冒著汗珠，體驗父母不忍加諸其身的辛苦，老師說：「一磚一

瓦自己換，一草一木自己栽，才有情感。」中午時分，經過一上午辛勤整理，原先荒煙漫草的庭園已展露巧笑倩兮，年輕學子圍座休息，端出窯烤披薩，我心中浮現媽媽手煎餡餅待客的絕美滋味，不管是餡餅還是披薩，木頭感受到人的溫度，微笑享受這不同的氣味，卻相同的情份。

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

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

旅客要在每一個生人門口敲叩，

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

人要在外面到處漂流，

最後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

每天經過老家，我都想去叩門，希望紅門開啓處露出母親溫暖的笑容，屋內暖黃燈光下，是記憶深處家人圍桌共餐的歡愉時光。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組側記

簡白

本屆得獎作品，水準之高，幾可直追全國性文學獎競賽。綜合另兩位決審委員平路、宇文正的意見，扼要陳述脫穎而出的六篇作品，令人激賞的地方。

首獎作品「幹我吧太陽」，文字優美，意境迷離。演繹同志愛戀，彈奏抒情愉悅，不同時下凡響。運用在地典故準確靈巧，更是錦上添花，榮膺壓卷，名實相副。二獎「我的願望」，原住民取材書寫，卻超越藩籬，逼視普遍的啓蒙的生澀、敏感、易碎。窺看少婦母親的偷情肉體，映顯失婚單親女性的生理與經濟需求的雙重仄路，讓觀者惴惴難安。三獎「空襲」，記敘二戰末期美軍兩次轟炸嘉義下的慘劇，衍續一齣近乎鄉野寓言的傳奇。無辜父女冤死始末，娓娓道來，睹之撫然。

三篇佳作。「慟，雷公仔點心」描繪母親的執著怨念，寄島嶼悲情於家族殤事；「台灣媳婦」刻劃外配遠離原生國家、親族的困境無依；「賓叔」藉由個人事業的起落，或明或隱，譬喻台灣中小企業的興衰。三秀較勁，皆頗可觀。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徵文，文學藝術品質之整齊，桃城意象聯結之穩健，都具備了。謝謝六位小說組參賽得獎者的辛勞創作。讀寫相長，忝為評審，亦有榮焉，滿載而歸。

幹我吧太陽

第一名 / 陳毅

射日塔頂的天台，一絲不掛大字型平躺，我看著自己羸弱的四肢伸展，蒼白、光滑而稀少毛髮。我感覺自己背部平貼著玻璃地板，強化玻璃蓋成的那條天空步道，視野往下是無底深淵。夜深闌靜，月色皎潔，決堤的月光把溼涼空氣裡點點塵埃，點燃成爲冷銀色的一室星火。

化身我月亮的最後一次升起。

彷彿是做了天大的決定，暗暗提醒著自己，任何蛻變都有承受煎熬的義務。然後神奇的事發生了。滿月緩緩膨脹，隨升起的过程而逐漸熾紅，燦出越來越明亮難擋的光芒，照亮夜晚，驅散整座天空的陰影，略過破曉，直上三竿。

霎時明如白晝，暖如仲夏。

我雙眼能看見無垠的藍天，餘光有廣袤大地，房屋比鄰著彼此綿延。但光與溫度逐漸失控，四周景物逐漸刺眼地難以直視，熱浪燒灼著全身皮膚，視野剩下整片末日的白，知覺被蒸乾麻木。最後有一陣劇痛毫無緩衝，刺入我身體。

啊。幹我吧太陽。

在驚醒那一刻，小腿反射性從排氣管彈開，急急低頭一看，沒傷，但微微發紅。筋疲力竭，汗透的衣服乾了又溼，邊等電話我竟然在沒熄火的機車上睡著了；加油站的空地在夜裡人車稀疏，唯有遠遠身後的交流道，持續演奏呼嘯而過的背景音。

再等也不是。我拿出手機，聯絡人，蔡育陞，撥出。

嘟，嘟。每秒的時間都長。

「喂，我已經到了，你家往哪走？」

「真的說來就來啊？」他聲音帶幾分大刺刺的台語氣，聽得出很訝異。

「嘿啊，你不是說想來就來嗎？」我輕回，「真累死我了。」

「我亂哈啦你分不出來喔？」他沒好氣道，「你現在在哪？高鐵站喔？現在要搭車倒是有點麻煩……」

「我現在在……」我四下一望沒有斬獲，「大概水上交流道下來的地方，有一間好大的加油站。」

「什麼？你怎麼來的？」

「機車啊，我一大早就出發，沿著高速公路下面就一路騎過來了，」我蠻不在意的語氣，「你不是說住嘉義一定要有車嗎？」

「靠，那要多久啊？你發瘋吧。」

九個小時。我心裡暗暗算著，手握話筒的時間很難捱，嘴上卻要一派無所謂。悶熱的晚風一吹，汗水順著鬢角滴落，心跳亂了節律。

「對，我一定發瘋了。」我說。

電話裡的育陞沉默了片刻，遠距離沉默的一場對峙。這裡的我卻更像是亡命之徒，如果剝除了衝動的外衣，很快就一無所有。

「你家往哪走？」我用最後的力氣問。

「你先上車，騎到路口告訴我路名。」倏地，他語氣舒緩下來。

「謝謝你。」

「等等你最好告訴我，」他補上一句，「這個小小的鄉下地方到底有什麼好玩的，讓你這樣子跑來？」

他的這個問題，我要花好多好多的時間。

果汁店開在文化路非常好的地段上，從門口可以遠遠看見熙攘的噴水池圓環，水花在三十度的陽光下散成薄霧，電影 KANO 的投手擲球像屹立在池水中央，金漆反射著光明。新制服大紅圍裙還穿不習慣，在櫃台裡沒有電扇的角落份外的熱；我削開大半顆西瓜的外皮，留意角度，鮮紅汁液湯水水滿桌面，觸感像一城的溽暑。

「沒事，多練幾次就不會壓到了，」布丁頭的姐姐在背後悠悠道，

「切好冰櫃先冰第三層，你是這禮拜剛來的那個齣？」

「對啊，我要怎麼叫你？」

「叫我木木就好，」她的皮膚緊緻光滑，眼睛像有放大片，「你大學生齣？現在大幾啊？」

「我其實剛畢業。」

「真假？」她一面刷洗著果汁機，「哪一間？嘉大？長庚？體院？」

「哈，你說笑吧，」我感到不可思議，「我看起來這麼弱哪可能是體院？我唸台北，我其實是台北人。」

「喲，那幹嘛不留在台北找工作就好？」木木眼神一轉。

「我還要等兵單來啊。」

「等兵單跟你來這有什麼關係？」她直通通地問。

我頓了一下。早上還沒有夜市的時候，這裡就是一條尋常的店街，這時候衣店鞋店的鐵門被緩緩拉開，展示架一落落搬出來，擺在路旁。對街女裝開始播放一首首流俗的西洋舞曲，聲音薄薄地傳過來。

「因為我要追一個女生。」我說。

「哈哈哈哈哈，帥哥有眼光啊，」木木花枝亂顫的，「跟你講，北部那些妹子都太假太做作了，一朵朵像人造花似的，在我們這個純樸的地方啊……」

一輛藍色發財車疾駛而過，壓過了她的聲音。

安穩的夏夜平靜無波，簡便的客房裡有一扇窗，看得見路燈在棕櫚樹頭下的剪影，蟲聲隨著季節的腳步逐漸躁起來，一週就這麼過去了。我靜靜下樓，雙腳在階梯上踏出聲響，到他那扇門前，老式的米白色塑料門板，輕輕敲門。

「進來啊。」另一邊說。我進到他的房間，寬廣的地板除了單人床、書桌之外，還有很大的空位。吸頂的電扇一轉一轉，把日光燈削成一片一片，他坐在桌子前尋常地打著電腦，運動褲白汗衫。

「幹嘛？」他側過頭問。

「樓上的冷氣好像有問題欸。」我若無其事說。

「可能客房太久沒有人用了吧。」他輕聲應道，繼續做自己的事。

「欸。」「又怎麼了？」

他直直望向我，臉上戴著一副再尋常不過的黑框眼鏡，五官深、勾鼻樑、眉毛濃密，牙齒在膚色之下顯得潔白。我在城市裡長大，見過數不清的八面玲瓏、滑順體面的臉，對他們再虛假的話都可以說得不動聲色。反而是育陞這毫無防備的樣子，讓人連一點小聰明都使不出來。

「你不上來我房間看一下嗎？」我問。

「我今天好累，旁邊電扇你先拿上去開開看吧。」他懶懶回道。

「欸，有對客人這樣的喔？」

「不然去外面住旅館啊。」他一臉不在乎。

「算了，當我沒說。」我在他床沿坐下，端詳著那架鏽紅的電扇，「啊你開始接家裡工作還習慣嗎？」

「可以啊，以前暑假也會上山幫忙，現在只是變每天做。」

「所以你要把果園接下來喔？」我問。

「對啊，不然我媽再老就做不動了，」他踏實的表情，「之後再多請幾個人，然後可能開個網路商店賣賣看吧。」

我輕嗯一聲。片刻沉默之後，雙手抬起電風扇慢慢往門外走，老舊電器在移動時微微鬆脫搖晃著，底座不小心碰觸腿上的燙痕，刺痛像一記電擊。我忍著打開房門，在關門離去的時間點停下來，育陞有意無意地翻著書。這樣的夜晚流速很慢，空氣微微溼悶著，稀疏的車聲在遠處掠過，卻是寧靜。

「欸，你想不想出去晃晃？」

「去哪裡？」「都好。」

「我好累了，」育陞輕輕地回，「而且剛洗過澡。」

「喔。」我感覺氧氣緩緩充回身體裡，「那我也去洗澡了。」

然後挪著電扇，緩緩將門闔上。

「抽屜裡有繃帶，傷口每天碰水不會好。」他的聲音透過門板。

日子精巧地重複著自己。每晚收店後十點的夜空下，用機車馳過漸漸入睡的街道，這裡的街道像是老人作息，回到育陞他家。我每天因為一件事到他的房間，我們始終沒出門過，隔一早他上山工作，我到文化路的果汁店，穿上制服。

我的心態是畏縮不安的，不安出於沒有把握。潛意識裡的自己太過孱弱，無法承受任何一點點拒絕，同時，不安也源於不知道自己剩多少時間。無法不反覆去想，這樣每個男孩必須經歷的等待於我們，是好的嗎，還是壞的。

晚風拂過，我順著就想起大四下，行政大樓裡那些呆坐在櫃檯的時間。我們這樣認識。在那麼不美好、不圓潤的場景腳本之中。

畢業門檻的關係，最後一個學期加選了服務課。為了消耗全校學生大量的服務時數，大部分的同學都被打散到行政大樓的某個處室打雜，我和兩個不認識的同學，一起被分到了總務處的保管組，每次輪流有兩個人坐在面向門口的櫃台，一個人機動地隨辦事阿姨差遣。我現在仍覺得，如果有一個全台灣冗缺排行榜，保管組的工作定可以在那裡名列前茅。

保管組的工讀生只需要做兩件事：借椅子，和告訴同學軍訓室在對面。整座行政大樓是一個四邊對稱的大天井，或者說大陷阱，泥灰

色的壁面隔劃出每層樓一模一樣的空間，東南西北幾乎無從分辨；不知是不是大家在辦這些事時心思都煩躁，一進門要不是連珠炮似地問問題，不然就像無助的孩子，把手裡準備的資料撒一桌子，然後擺出一臉不知怎麼辦的樣子。

幾週下來，椅子沒借出去多少，反而軍訓的問題幾乎全會了。八二年次以前役期一年，得申請一般或專長替代役，期限到十七號；八三年次以後役期四個月，只能依家庭或宗教因素申請替代役，役期六個月，產業替代役簡章將在八月公布……

機車駛回寂靜的小鎮上，路燈都換成新式的LED，一盞挨著一盞很寬的間隙，一路經過就像隧道一般，溫柔地明明滅滅。我遠遠看見今天的前埕不太一樣，堆滿了大大小小的塑膠籃，育陞和蔡媽媽拿板凳坐在其間。

「伯母，我回來了。」我停好車，向那微佻的身影喚道。

「回來了啊，」喜悅沿她的眼尾伸展，「剛剛我還在跟陞仔討論，說你小夥子不留在台北逍遙，這裡交通不方便，又沒啥娛樂，很難適應吧。」

「不會啊，伯母聽過打工換宿嗎？現在大學生放假都喜歡到處跑，體驗一下不同生活啦。伯母你不知道，對台北人來說這裡好玩多了。」我笑吟吟答著。

育陞噗哧笑了。「虧你說得出來。好，那你現在來打工。」

他手指一旁空著的板凳，面前一籃籃的荔枝梗。

「陞仔別鬧了，人家都工作一天了，」蔡媽媽碎嘴唸著，「阿瑞啊，沒事，你先進去休息沖個澡吧。」

「你才該進去休息了，沒事的，我叫他用。」「不是啊這樣子……」育陞拗著拗著硬是把蔡媽媽推回了屋子裡。「沒關係的，我不累。」我遙遙喊著，自己在板凳上坐下來。育陞關上門，靜靜回埕子另一側，拿起剪子，一枝一枝把簍子裡多餘的枝葉和果實分開。我不發一語，拾起蔡媽媽的剪子觀察著照做。

「產季到了喔。」許久後，我訕訕開口。

「對啊，這禮拜大出。」

在育陞处理好眼前的一籃之後，他起身將整排水果，一簍一簍向後搬，動作是沉甸甸的，無聲而穩定。路燈稀微的光把他出力的樣子薄薄映在一樓的外牆上。搬運後他又靜靜回到凳子上。白天在大地裡殘餘的熱度緩緩蒸入空氣，像夏天的手輕輕覆住皮膚，頸後隱隱滲出透明的汗。

「欸，你還記得服務課的那時候嗎？」我問。

「嗯嗯。」

「你還記得有個同學超扯的，還拿通知單想辦提前入伍嗎？」我接著說。

「記得，」他在夜色裡說，「他走了之後你還偷罵他，走錯不要緊，把行政大樓當成區公所啊，那之後我們才稍微熟一點的。」

「嘿啊，現在換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被抓走。」我淡淡地說。

「嗯。」他輕聲應。

「你不要在那裡得意喔，」我費勁鬧道，「只不過比我晚出生了一年，當兵時間足足少了八個月，得了便宜還賣乖啊？」

他只是靜靜一笑，連著表情溶進了農忙的夜裡。

「等下我想去晃晃，你跟不跟？」

「沒空吧，」他說，「我等等還有一些資料要整理。」

而育陞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如果把所有的生活態度強劃分為積極、消極，那某個程度上，我們是非常像的。我在畢業之後的某一天，才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攜帶著某種要不得的內向活著，以各種姿勢的等待作為舒適圈，例如每當進入一個新環境的時候，例如大的聚會場合。那時我覺得世界上的人分成兩邊，在另一邊總會有那種像是伯樂、採集者主動者，我只要好好地待在原地，好到一個程度，總有個誰會把我採集而走。然後就一直到了今天。

「欸你剛剛有沒有看見那對情侶，」木木邊擦流理台邊八卦著，「男的還有畫眼線欸，像這種的我就完全不行。」

「每個人喜好不同吧。」

我稀鬆地回，順手把鐵門拉下一半，再把收銀機結掉今天就能關店了。半個月過去我才驚覺原來木木根本只有高中，夜校生，年紀可比我小多了，她舉手投足間透露出的早熟跟務實，其實和她帶點嬰兒肥的臉蛋不太合拍。

「那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她問。

「嗯……」我腦中浮出畫面，「單純一點的吧，最好個性很獨立。」

「是喔。」

假日夜晚，逛街的人潮隨著時間漸漸稀疏，街上有星星點點的垃圾，和商店清掃揚起的塵土輕輕混合，專屬於一天結束的氣味。一切都關上之後我走到自己的機車，舉起安全帽，順口要跟木木再見。

「欸，你晚點還有事嗎？」她搶了問。

「喔，我要去路口載我的同學欸，」我回道，「就是借我住家裡的那個，他剛剛車子在附近熄火了，我順路載他回去。」

「喔，好啊，」木木俐落的眼光頓了一拍，「明天見。」

「謝啦。」育陞一步跨上我的後座，重量讓車身微微往下沉。他簡單幾句說，難得晚上找朋友吃飯，要回去才突然發不動了，只好先

送附近的車行，剛好想到這時候我應該也要下班了。我把油門一催，輕巧地拐過噴水池圓環往大路走，一座座騎樓在我們兩側呼嘯經過。

「欸，等一下！」育陞呼道，「你騎的方向反了。」

「沒反。」我平板地說，持續加速。

「你要去哪裡？」

「騎車的人決定。」我聽見自己說。

後頭陷入了幾乎窒息的沉默，溫煦的風迎面拍擊，維持平衡竟突然變得如此困難，雙手無力地把住龍頭，感覺像騎在一纜鋼索之上。鋼索的另一端在我心裡已經低迴過無數次，遠方的巨物在夜裡有燈光照亮，逐漸在視線裡擴大，街燈的橘黃色澤在薄薄的霧氣裡暈染，星芒形狀像一盞一盞太陽。

沒想到這天來得如此快，我一路騎進射日塔公園的通道，還沒減速下來膽識就酒意一般地退散殆盡。育陞很快跳下車，冷冷看著我。

「載我來這幹嘛？」

「天氣好隨便晃晃啊，不然一回家你又要累了。」我倔著說。

「送我回去。」

我搖搖頭，很想以侵略的眼神盯住他的雙眼，他的眼白卻像沾著玻璃碎片，在黑暗中折射出色彩，一分一秒刮進我的內裡。時間脫漏了它應有的轉速，就連樹林間摩娑聲響、其間不知名的蛙聲都微微掉

了拍，都僵持住了。不知多久後，育陞丟下安全帽，自顧自往不遠處塔底的台階走去，背影漸漸縮小。我才驚覺自己原地急促地呼吸著，我沒有立刻追上。

「還記得我找你聽的第一場演講嗎？」我在其後喊著。

回過頭還會細數那些事。我在想是不是在很久以後，久到回憶都失去意義，只想為當初的自己捏把冷汗。捷運古亭站往巷子裡一直走，盡頭是一家獨立書店，那是一場林佑軒忘了跟誰的對談，我還帶了他的書簽名；那時候還只有一點點熟，走在路上、拿著書、在會場裡，我沒有一刻不細細推敲著他的表情。新生代的作家已經不多人內斂儒雅，像當晚主持人整個在台上和作家嘻笑怒罵，我連笑都提著心，提著直到散場，穿梭在魚貫而出的讀者中，有些人衣著很大膽，我們原路回航。

「剛剛怎樣？還好吧？」我問他，意在言外。

「蠻有趣的。」

「我也覺得，」我在巷口處一轉，「走這邊，我知道有間宵夜很好吃。」

那個夜晚天空像剛洗過的落地窗，清澈還沾著水珠。台北的天只會在一場驟雨之後才有片刻的清澈，柏油路半乾溼，微微水風帶來短暫的涼爽。我們一搭一搭的閒聊突然沉默，彷彿都感受到空氣的微妙轉變，我們抵達一個偌大的十字路口，車水馬龍，迎面的綠燈剩下

十五秒。

只有片刻猶豫，我抓起他的手腕直直狂奔。時間在倒數，突如其來他像嚇著了，我們連著在斑馬線上疾行，啪一亮，霎時間，摩天大樓的LED廣告一整面把街區打成半個白晝，所有人的輪廓失去了陰影柔和的掩飾。

「你可以嗎？」我大聲問，上氣不接下氣。

「可是這樣不對。」他的回答微弱而清晰。

「有什麼不對？你本來就沒有不對，我本來就沒有不對。」

抵達彼岸那一刻紅燈亮起，縱向的車流一瞬間傾洩而過，把那條來時路各種形式質感地，輾壓千千萬萬遍。

「你說的我都懂，」育陞接近虛脫的疲憊，「可是這樣不對。」

「你是說……」

一步一步走近，幽冥中的射日塔。深淺二色的鋼鐵交纏成高聳的圓柱結構，鎮壓住子時的種種闐靜，比我濃烈的夢境裡來得隱微，卻更沉重。穿貫塔心的一線天，月光守在視野的彼端，湧著淺淺的雲池子跳圓舞曲。育陞在台階上雙手抱膝，凝視著虛空方向，小腿的側影被探照燈映在下層的幾階，那弧線像在歌唱，像棲息在森林裡日夜遊走的雄鹿，歇息在草原和諧。

他感覺我的接近，卻不為所動，緩緩我手沿著他後腦勺，順到髮旋。

「我都記得。」他猛地避開，說。

我杵在原處，帶著最稀薄的一點笑意，想起逝去的時間忽然非常疲憊。

「但就算你再提醒一次，有什麼用呢？」他有些激動。

「我只是要你明瞭，如果是你的緣故，耗掉我全部可能的時間，任何能夠想到的方法，就算變成另一個人，我也不會猶豫。」

他似乎在片刻咀嚼了這句話，他搖搖頭。

「我們重複了。」

剛心的五個字再一次從他的嘴裡吐出，日期倒回那晚被雨洗過的台北，LED 廣告牆照耀偌大的十字路口，那片刻他說過一樣的話。隔天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我們去服務課，如常一起顧著總務處無人問津的櫃台，保管組的倉庫有五十張鐵椅，每天會有一兩個同學基於各種原因借走幾張，填表格，下班前歸還，在表格的最後一欄打勾。在他身邊，我重新確認著自己的心思。

我們還是在冗長的午後閒聊著。兩天後，手機裡偶然的一則動態卻冷不防地瓦解了所有信心，連幾天渾渾噩噩生活著。

「可以說點什麼嗎？」

又騎過相同的店街，深夜的噴水池，全城張牙舞爪的彩色都在此刻靜止了，像廣袤沉睡的神廟。引擎的悶響蓋過了一切夜裡的生命，我向後座喊著。

「要說什麼？」

「不然你跟我講一次射日塔的傳說。」我說。放慢了油門，那催促馬力的低吼漸漸平息下來；棕櫚在夜間吐出二氧化碳，我們滑行大道上，穿梭林間。

宇宙初生的時候，天空中有兩個太陽輪流升起，整天沒有晝夜分別，河水乾涸、花草枯竭，農作物不能收稼，人們的生活非常困苦。於是族人決定派出一位勇士，遠途長征展開射日的旅程。

因為前往太陽的路途非常遙遠，勇士啓程時揹了一個嬰孩，日復一日追趕，直到當年的勇士成為白髮蒼蒼的老人，嬰孩長成少年。老人在有一天自然地死去，少年接下他手裡的弓箭，接續著射日的道路。

終於有天，少年抵達烈日門前，少年拉弓朝一顆太陽射去，正中紅心，一顆太陽流出鮮紅滾燙的血，緩緩失去生命光澤，向下墜落。從此世界有了日夜分別，殞落的太陽變成月亮。

凱旋的少年最後回到村裡，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

「等等，停下來。」我清楚地說。

「什麼意思？」他問。

現在開始故事不同了，所有的「太陽」要和「月亮」對調。

七月在田野間終日不歇的蟬鳴裡劃下句點，默默住下也滿一個月了。一種莫名的念頭在我心裡面增長，每天睡前的片刻，我開始以床架當作支點鍛鍊自己，下壓與上舉，感覺熱燙的血液在身體裡充氧，又消退。沒班的日子我開始替蔡媽媽上下貨，農忙時節，貨車一輛輛在前埕集散，一簍簍荔枝果實紅得濃豔，搬上搬下都是粗重的體力活。育陞精瘦而結實，使勁起來一副自在的樣子，汗涔涔的背脊被太陽染上了大地的褐色；而我不能輕易認輸，完成一下午的工作冷水沖澡，滴著水的白背心泡在洗手台裡就揮發出了一座夏天。我一天一天看著鏡中自己。

木木對我說，怎麼看你每次休假回來反而更累啊？我只是笑著不答。隔天她從家裡帶了兩個梨子，說是阿嬤自己栽的，有空來家裡玩啊。

那晚我把梨削成一盤，一個月在店裡的磨練，我的手巧了許多。走進育陞房間的時候他正沒天沒地地滑著手機。參與他的生活必須遵守許多小規則，像進門一定要敲門，食物不能擺書桌上，床只能坐在邊沿……種種近乎偏執的小潔癖，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透露出他外表下真實的樣子。

「在傳訊息？」「嗯。」

「跟誰？」

「家揚。」他不假思索，頭都沒抬起來。

室內冷氣正悄悄向外洩漏，我輕輕把門帶上。那時在保管組服務的三個工讀生：育陞、我、家揚。現在想來，三個人的確是太多了。

家揚是我們中 fastest 和阿姨們打成一片的，他的樣子陽光外向，反應機靈做事情有許多聰明眼，最重要是，他懂得話語中的許多魔術，同輩長輩尋常的話裡，哪些是近乎、哪些暗示著對方自尊心、哪些弱處可以突破心防，他得以像精靈一般漫步在對別人是泥淖的群己關係裡。

於是從一開始，家揚就常常被派去跑腿，打雜影印一邊能閒聊，留我和育陞幾乎固定坐在櫃檯裡面。家揚把大家都伺候得樂呵呵的，可還是能隱約感覺到，在阿姨們心中最討喜的，仍是育陞。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好惡念頭。育陞話並不多，尤其對同儕以外的人又更少了，對於辦公室的雜事常常提不起勁，有時候也會因為分心而弄錯一些小事。

有一個禮拜辦公室在汰換舊的鐵櫃，一整天搞得像搬家一樣，所有雜物都成堆散落在桌上地上，人仰馬翻。家揚生來活蹦亂跳的，運動的習慣給了他球隊的體格，自然被叫去挪一些特別頑固的大櫃子；育陞看起來也是能搬東西的人，舊文件的紙袋散著灰塵濃辣，紙類堆

疊起來可以是非常重的，他仍是一派輕鬆、帶點漫不經心地忙進忙出，過程裡不發一語。可阿姨們的眼光總輕易在他的身上多停留。像是用眼神在渴望著，要是自己兒子能有家揚的活潑開朗，體貼、細膩而好看那該多好，但如果自己能生下育陞，真這樣的話，剛剛所有事又顯得無所謂了。

家揚發過一則動態，暗夜在機車旁育陞卸下安全帽的側影，他說，每天哀想要出門玩，今天總算是約到。

於是搬鐵櫃的那天，所有小事都成風聲鶴唳。家揚提早完成了工作，從背後走過育陞，一個箭步搶過他手裡沉甸甸的書網，往身上攬；我難以忘記那個片刻像是底片顯影，在身高上，訝異的育陞微微仰著看他，眼眸裡閃過片刻的擾動。那種波光是他從沒在生活裡其他時候展示過的。

宇宙初生的時候，天空中有兩個月亮輪流升起，整天沒有晝夜分別……

「欸。」「幹嘛？」

「今天心情特別悶，跟我出門走走。」我的聲音帶點乾啞。

「現在能去哪？」

「說跟我走就跟我走！」

我也被自己口氣嚇著了，腦中閃過幾本輕小說的輪廓，一時間覺得，如果生命只是一齣劇本該有多好。時間已是半夜十二點多，育陞也愣了，眼裡卻是一份平淡的困惑，夜色顯得更靜，他原地不動地在椅子上，沒有表情。

「我的兵單到了。」

播放的世界有如被按下暫停鍵。在這裡每個晚上都是接近相同的，讓人得以專心等待，心心念念；一開始我因此覺得時光黏稠緩慢，現在，我卻覺得這裡比起熟悉的城市，時間輕盈如雪，大雪紛飛。

「我的兵單到了。」我再說了一次。育陞不發一語拿了錢包鑰匙，關冷氣，我跟著他下樓，趕著發動機車，他自己坐上了後座位置。

車體在夜裡像一頭馳騁的獸，頭燈如炬，一路發出不可遏止的低吼。我不知道該要去哪裡，心裡卻有一股聲音莫名地清晰起來，幾乎指引著我的方向，不知不覺，眼前已是那座旖旎如畫的森林之歌。隆起的蛋形結構在夜幕下有萬丈光芒，神秘而悠遠，在月色下如一座柔軟的堡壘，空氣中有青草雜揉著許多植物的香氣。

「還剩下十天。」停下車我說。

「嗯嗯。」

「我明天去把果汁店辭掉，下禮拜騎車回台北集合。」

「你還騎回去啊？」育陞質問道，「找貨運寄上去，搭火車吧。」

「聽你的。」

沿著橫貫園區的木棧道行走，一片草原寬廣無人，棧道向前延伸，逐漸被藤蔓一般的枯枝包圍，有如偌大鳥巢的表面。陷入短暫的沉默，他在一旁的公園椅坐下，時間久得我幾乎要習慣他的沉默了；我知道，他天生就是可以守在原地，應接這個世界對他投以善意和喜愛的人，只答應別人邀約，回應訊息，他的天賦是那一份被動而美好的魔法。被動總是舒適的，慧黠的，是我永遠都不會有禮物。我們都定睛地看著眼前圓頂的森林之歌，幾何形狀在光影裡交織，有如生命。心裡想的或許是不同的事。冷不防地，育陞的手機發出新訊息的音效。

「家揚吧？」「對。」

那一刻育陞沒有露出笑容。我卻莫名想起那天在保管組搬鐵櫃之後，有時候無聊，育陞會拿櫃檯的便條紙隨手塗鴉，看家揚經過就惡作劇地黏在他背上，然後為他沒有察覺露出一臉淘氣的笑。淘氣得叫人難受。當然，家揚從來就不是真的沒有發現，而他每次撕下那些貼紙，還是一臉驚訝的。

「他說什麼？」

「他問我下個月要不要去一場演唱會。」育陞滑著螢幕。

「你不怕我回台北之後，你馬上也被徵集嗎？」

「公所阿姨說今年辦提早的人太多，水上鄉恐怕要排到過年前才會補上去。」

「所以你會跟他去？」

「會吧。」他沒有一點遲疑。

就像打開一道堤壩的水閘，在那一刻我彷彿已經改變，可以開始發熱。我站起身，雙手猛力往他肩膀一按，像要搖醒什麼，卻是定在原位不動；兩雙眼睛的距離越來越接近，直到彼此氣息的聲音都震耳欲聾。

「那你當初為什麼留我下來？」

「我不知道。」他說。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他微微顫抖的聲音。

「你那時候找我去聽演講，你以為中文系都喜歡那些文學創作吧。」

時間太晚了，深紫色的天空，晚到最深處竟是變得很早。森林之歌像夜裡的恆星從不熄滅，七彩的光從其內裡折射而出，在空氣裡蜉蝣一般地波動著，坐在它的跟前，彷彿就能抵達天長地遠。

「對，也不對。」

「其實我主修是文字學，那些我根本不懂。」他說。

「那你懂什麼？」

「我學文字和符號的起源，還有它們隨時間改變的意義。」

「那我問你。」「什麼？」

「能夠留在你身邊的人，會是什麼字？」

這彷彿他等待已久的一個指示，他毫不困惑地，從一旁地上撿起一塊石礫，蹲踞著在稀疏的草坪上刻寫。悶燥的夏夜裡，一座森林底部腐質層育化萬物的清香，他的身上淺淺的氣味，一時間從紊亂的城市把人帶到自然安定之處。他的字跡是幾何的交纏，隨著他停筆的刹那，倏地燃起謎樣的螢光，在我眼前冰涼地閃爍著，如星斗般地偌大卻渺小，令人屏息。

木木

日月

木木

「破曉時候，日與月同時出現在草木間，就是朝夕的朝。」他低沉地說著。

「你就爲了說這個？」「什麼？」

「不用裝，」我帶著恍然大悟的表情，「她不是說過了，是她堂哥剛好也要去當兵，那些東西雖然不貴，一樣一樣找也得費不少心思啊，就順便帶來了，新訓如果遇到還可以互相照應啊——」

那個片刻育陞倔強的表情，無聲地粉碎種種解釋。他並不知道那份淘氣的力量，足以毀滅這世界的種種文明。

「阿瑞，阿瑞，」醒來的時候，蔡媽媽的聲音隔著房門輕輕喚我，「你店裡那個同事妹妹又來找你了喔，阿瑞。」

我揉揉眼睛，趕忙在床上套了件衣服起身，謝過了蔡媽媽才下樓。木木穿著一件吊帶褲端坐在客廳裡，她把頭髮染成淺棕色，整個人看起來優雅許多；很突然地辭掉了工作，原本想說只能匆匆道別，她卻一連幾天來拜訪。育陞坐在她對側的沙發上，專注看著電視上球賽，彷彿家裡沒有客人。

「怎麼又來了？」我悠悠問一句。

「你不是再兩天就要回台北集合了？不看你以後沒機會了。」木木燦爛笑著，算起日子比誰都精。

「我們去外面講。」我對她說。

我看見育陞的側影彷彿輕輕一震，旋即恢復眼神裡不自在的空洞。木木跟著我走到前埕，她身上淺淺的香水味，有股人工的、憨厚的嗆。這個午後艷陽開放，公路的盡頭延伸，末端浸泡在高溫的空氣裡微微蠕動。她從背包裡拿出兩件軍綠色的汗衫。

「給堂哥買小了，」她說，「我想你穿一定剛好。」

「謝啦，你這樣每天送東西來，送到我都愧疚了。」我邊說邊把衣服攤開來，確實是我能穿的大小。

「然後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木木的聲音突然低緩。

「什麼？」

「我想我可以好好地等你一年。」

「等一下，這什麼意思？」一時間我毫無預備。

「我想我可以好好地等你一年。」冷不防地，木木用全身的力氣把話大聲喊了出來，雙頰染上暈紅。那聲音幾乎穿透了整棟屋子。

而北上列車起駛。

緩緩加速的自強號沿著軌道哧咯響，炎夏的風景倒退，不知不覺陪伴我兩個月的嘉義市、水上鄉。育陞說，如果怕有一天忘記，你只要記得水上是太陽的小鎮。爲什麼？我問。你不知道嗎？從小老師就教我們，每年夏至這一天，水上是全台灣離太陽最近的一個地方啊。

那天他驕傲的眼神彷彿一個孩子。我所有的行囊只有一個背包，靜靜躺在行李架上，裡頭塞滿了各種新訓用品。體力耗盡以後，他掙開了汗溼的雙臂，他哭了，頭也不回跑走了，一夜未歸。今天我拖到很晚才跟蔡媽媽道別，還是沒等到他。

「那孩子真是的，同學要走了也不送送，不好意思啊。」蔡媽媽

仍是那麼和藹。

那天木木離去以後，回到屋子裡我是尷尬的，說什麼好像都不對，只能悶著頭回房間心不在焉地收拾著，窗外有怪手修馬路，轟轟轟地一直震到夜裡，震得人發慌。隔天下午，第一次育陞敲了我的門，他說，他突然想回小學看看。

我們徒步走到烈日下的北回國小，陽光彷彿應驗他的話，樓房草木上都像塗上一層金黃的釉，整個午後亮得扎眼，陰影對照下每一道都深邃。一路上他忽然自顧自健談起來，說了許多小時候的事，他說，剛上台北發現大家都聽不懂什麼是「家課」，有陣子好不習慣。

有時候就想找人抱怨，啊，家課有夠多的，寫都寫不完。看到台北人茫然的臉，才突然覺得自己真的離開家了。他說。

午後的車廂靜無人語，長途車總是安靜的。而他說話的聲音，從腦海溢滿了整座空間，他不在，每一句我卻都不斷聽見，像台老收音機。我們一路走到了太陽館，幽浮一般的建築物突兀地矗立在鄉間，科技感的外牆斑駁泛灰，像座殞落的外星基地；剛來的時候我總靠它辨認方位，卻從沒真正進去過，空曠的廣場立滿了形形色色北回歸線的標誌，無人。那樣的氛圍不太尋常，育陞一路在前面領著方向，我跟在後頭，一搭一搭接著他拋出的話題。

你知道有個火車站就叫北回歸線嗎？他興奮問著。

一條小巷轉進另一條無名的弄，稀落的民家破舊，好些已經廢棄，

穿梭十幾分鐘，他手指一棟泥灰色矮房，現在已經廢棄了，就是這裡。牆上斑斑印著站名四個大字。這裡好安靜喔。我說。

噠——噠，車過平交道，規律的節奏像首搖籃曲。

他往地上一坐，滑起手機，PTT 新訓必備物品清單一項一項大聲朗誦，每唸一樣瞅我一眼，目光裡有邪肆的金魚洄水，靜極了，一股電流沿著我心臟生長，隨著他的話一聲一聲，衝破了界線。

烈日灼身體，今天他再無處逃脫了。

我要他撕扯著吼出那句話。

列車悄悄加速，記憶裡的瘋狂與沉醉湧上來，我漸漸被暈意淹沒。

醒在台北，台北車站的月台像地窖，擁擠人潮在身旁穿梭亂走，像被按下了快速鍵，只有自己停留在原地。遠處不斷傳來各種各樣的廣播聲，透過空氣被雜沓的步伐踩過，變得薄薄的；好多事情在發生，好多方向在指引，好多好多時間的遺骸來不及立塚，就被新的時代唰唰帶過。當下我突然有種好快意的念頭，過去的兩個月，不如當作一場虎頭蛇尾的夢吧，接下來的一年還有許多未知。我靜靜地負起背包，往樓梯上走。

「欸。」熟悉的聲音叫住我。

「你怎麼會在這裡！」

育陞就在眼前，臉上帶著對自己滿意的笑。他的身影在城市的人潮中顯得渺小，像必須緊緊握住。

「昨天忘記檢查電話卡了，」他從皮夾裡抽出兩張按我手裡，「聽說裡面手機要集中管，訊號也不好。」

「你……」

「家裡的電話記得吧？」對我詫異的臉他不動聲色。

「嗯……」

「那我走了，你在裡面加油。」

他往我肩膀捶了一拳，轉身跳上準備啟動的南下列車，轉瞬消失在人群，和我逐漸模糊的視線裡。

我的願望

第二名 / 張耀仁

1. 多麼檳榔美滿

從房間隔板縫隙望進去，母親裸著大腿，衣襠下的屁股若隱若現、白得像雪，那使得穆傲（Mo'o）忍不住搔了搔癢，也忍不住舔了舔唇，想起上回母親帶他去夜市吃豆花的滋味——那天，他們是多麼幸福美滿。

「變態喔！『幸福美滿』是在形容夫妻恩愛的好嘛？她是你的 Ino（鄒語，媽媽之意）耶。」高勝雄露出那顆濕答答的小虎牙。

「和 Ino 在一起就是會覺得很幸福啊，有幸福就有美滿，幸福和美滿兩個不是好朋友嗎？」穆傲撇撇嘴，很不服氣，認為自己比高勝雄更懂得使用成語。

「那幹嘛一定要幸福？檳榔和美滿也可以是好朋友啊。」高勝雄的小虎牙繼續閃著：「我和 Ino 多麼檳榔美滿！」

穆傲一拳打在他的書包上，兩個人在傍晚的夕陽底下追逐了起來……此時此刻，夕陽把母親的房間照亮了，橘色、紅色與淡紫色輪流變化著，連帶母親的大腿也繽紛無比，一會兒紅一會兒藍一會

黃……穆傲把臉往隔板靠得更近更近，可以聞到隔板縫隙的霉味，也可以聞到從母親那邊傳來的野薑花味。

突然間，啪的黑暗打痛了他的眼，母親的大腿也跟著消失了，有什麼在那裡窸窣窸窣哆嗦著。

有什麼細微的聲音躲在黑暗裡移動著。像是放學後，經過那棵雀榕，烏鴉鴉的樹蔭裡不知躲著些什麼？穆傲曾經立在樹下瞧了又瞧，結果什麼也沒發現，只聽見沙沙沙沙，像在和他開玩笑那樣——像有誰偷偷的笑他。

穆傲用力槌了一下房間隔板，砰的跑了出去。

2. 針一樣的光線

穆傲其實並沒有跑遠，而是想要確認什麼的來到伯父家門口。

伯父家比他家漂亮許多，一串貝殼風鈴在夕陽底下閃閃發亮，還有一張據說是堂哥花了一年才完成的木雕椅。母親曾經對著那張椅子發出羨慕的讚嘆，堂哥答應說要再做一張送給母親，但直到現在和父親的下落一樣：無影無蹤。穆傲不明白為什麼父親不回來看他？只知道母親常說：「Mita cihcihi uhne taipahu'e amo（你爸爸在台北啊）。」母親的身上軟綿綿、香噴噴，使得穆傲更加想念父親，那種感覺好比賴床時就是會想東想西，在那個當下，穆傲習慣把母親抱得更緊更緊。

穆傲期待父親從台北帶回他答應過的變形金剛，並且帶著他和母親一起再去爬山。穆傲記得從前每到星期天，被父親牽著一階一階往山上走，父親和母親都笑得彷彿樹裡的鳥叫。那時候，父親的頭髮捲捲的，母親的頭髮也捲捲的，有一種木頭潮濕的氣味——上回高勝雄聽他這麼說，吃驚著：「那不就發霉了嗎？」穆傲瞪了他一眼，覺得高勝雄的腦袋有時和那些雜木沒什麼兩樣——真正好的木頭才要泡水呢，父親曾經對他說過：雜木經不起泡，只能直接拖入倉庫直到出貨，只有上好的木頭要先泡在貯木池裡，越泡才會越香，也才越有價值。

「就像泡澡一樣嗎？」穆傲當時是這麼問的吧。他想念父親頭髮的味道，也想起剛剛房間隔板細縫的味道，那是木頭腐爛的氣味。穆傲是在一個睡不著的夜裡，發現隔板居然有光透進來，光線像針一樣，把眼睛湊上去居然可以看清楚母親房間的場景！穆傲盡可能把眼睛貼近細縫，試了各種角度，終於看見母親坐在桌子前不知做些什麼，大概是在禱告吧，否則頭不會低低的、肩膀不會高高隆起——也許不是在禱告吧，否則為什麼身上的衣服會穿得那樣少呢？

穆傲嚇了一大跳，趕忙把目光移開，又忍不住偷偷往裡頭瞧。也就是從那天起，穆傲迷上了這樣偷窺的舉動，誰叫母親不買望遠鏡給他呢？然而也是這樣的舉動，令穆傲這幾天都開心不起來——為什麼？為什麼！——穆傲站在伯父家門口，來來回回數著玄關前的鞋子，猶豫著該不該叫門？如果是伯父應門的話，該說些什麼才好？如果沒

有人應門的話，那又該怎麼辦？來來回回的蚊蟲不安分的在他的腳邊繞著、搔著，像解不開的一股悶氣在他的胸口搔著、繞著。

眼看天邊最後那道光亮就要被暗紫抹去了，穆傲在重複數到第十雙鞋子的當下，終於鼓起勇氣揪下了電鈴。

3. 那個，這個

「你怎麼一副被 nghou（猴子）咬到的衰樣？」高勝雄的小虎牙還是濕答答，白色的牛奶漬佔據了他的上唇。

穆傲沒理他，只是低著頭咬著吸管。今天又是原味鮮奶，是他最討厭的牛奶口味，鮮奶停留在口腔之後，總會留下令人討厭的黏膩感，像剛起床的那種口臭味，又腥又澀。最早他們可以指定口味，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也許是班導師強調「不准挑食」的規定下——廠商改成一週只送一次調味乳，那讓穆傲很生氣，畢竟訂牛奶花的又不是老師的錢，憑什麼限制他們呢？

「昨天你 Ino 打電話到我家，問說你在不在？」高勝雄彎下腰看著他：「你跑去哪裡啦？你 Amo conì（伯父）也很緊張耶。」

「你不講話，沒人當你是啞巴！」穆傲把牛奶盒重重放在桌上，瞪著高勝雄。

「我是好心關心你耶，那麼兇幹嘛？」高勝雄也虎的站起身來：「不

跟你好了啦。」

「不好就不好！誰稀罕！」穆傲幾乎是用吼的，引來好幾名同學側目。

「看什麼看！」穆傲恨恨的跑出教室，像他昨天恨恨的離開伯父家門口。

穆傲不明白高勝雄為什麼要提到伯父？為什麼母親也要在他面前提到伯父？鄉土教材裡面還是有伯父！難道就不能讓他靜一靜嗎？伯父又為什麼要為他緊張？「我又不是他的兒子！」穆傲在心底這麼吶喊著。他不斷奔跑，也不斷回想這些日子以來埋藏在心底的那個困惑：為什麼伯父會出現在母親的房間呢？為什麼每次伯父來，母親的房間就黑漆漆？雖然伯父總會帶來好吃的桂圓蛋糕，可是母親在他面前沒穿褲子……穆傲不敢再往下想了，用力踢起一陣塵沙。

「他們是在那個，那個啦！」穆傲想起高勝雄神祕兮兮的表情，什麼這個那個！穆傲很想問問他，到底是哪個啊？但又不想被笑，只能在心底猜測著「那個」究竟是什麼？只見高勝雄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手勾起的圈圈裡進進出出，滿臉陶醉的樣子。穆傲看了心底很不是滋味，那是公狗與母狗才有的動作不是嗎？況且，高勝雄的雜木腦袋最好瞭解那種動作有什麼好值得陶醉！

「當然有啦！」高勝雄拍拍胸脯說：「我底下都長毛了耶。」

穆傲前幾天也發現自己的肚臍底下生出幾根毛髮，他輕輕撫摸著

它們，像在路邊發現奇特的野草，也像見不得人的祕密，既害羞又害怕！儘管母親跟他說過，只要有「發育的跡象」，要記得說出來，「我要燉黑骨雞給你吃！」母親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欲言又止，一如提起父親總是吞吞吐吐，總是突然陷入出奇的沉默。「發育」這樣的事怎麼好意思開口呢？更何況現在又遇上伯父出現在母親房間，更加使穆傲不知從何說起？

也就是鐘聲響起的當下，穆傲被什麼絆了一跤——膝蓋想必磨破了，否則不會痛得站不起來——穆傲就那樣躺在操場跑道上，忘了哀號，也失去了抱怨的力氣。他望著天空的雲一會厚一會薄、一會大一會小，一眨眼，變成母親一會近一會遠、一會紅一會白，各式各樣的想法充斥在他的腦海裡，直到有誰跑過來問：「同學同學，你還好嗎？同學——」

穆傲發現，夏天的天空確實像父親常說的，哇塞的漂亮。

4. 膝蓋上的眼淚

「痛不痛？」母親對著穆傲的膝蓋吹口氣，紫色藥水有一種刺痛感，也有一種涼爽感。

但穆傲忘了痛，兀自盯著母親俯下身來的胸口，那裡似乎躲藏著什麼？雪白的，發亮的，像隔著玻璃櫥窗的冰淇淋，穆傲幾乎看直了眼。他想起上次在市區吃冰時，高高在上的那球冰淇淋閃著巧克力的

光，他極為仔細的一小匙一小匙挖著吃，惹得母親笑起來，挖了好大一匙遞給他。

穆傲是喜歡母親的——應該說，母親就像溫暖的床，而父親則是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的夢——也不對，該怎麼形容才好呢？穆傲的腦袋打結著，因為眼神搶去了腦袋的思考速度，那若隱若現的胸口伴隨著母親的吹氣，使得穆傲的臉頰燙得很，整個後腦勺像攔了一塊燒紅的石頭，石頭上有彈跳的蝦，從前父親帶他們到溪邊烤肉，重頭戲就是製作石頭蝦，此刻此刻，穆傲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燒紅的蝦子還是燒紅的石頭？

冷不防，母親抬起頭來問：「怎麼去撞到的？」

穆傲吃了一驚，眼神收不回來的看著那塊不同於其他膚色的所在。

「teoumcomco（眼睛要張大）！」母親立起身來，試著把胸前的扣子扣好，但終究沒有扣上，天氣實在太熱了。

穆傲撇過頭去，不發一語。他不明白這陣子的自己到底怎麼回事？以前沒注意的那些——女生身體的那些——現在全像線上遊戲裡的藏寶圖，一點一滴變得清晰起來。比方說幾天前，班長許舒婷站起來朗誦課文時，穆傲居然目不轉睛的盯著她的大腿看：運動短褲下的腿脛像巧克力卷，再往上看是圓得像大型雞蛋糕的屁股……那一刻，穆傲的腦海裡闖進母親的屁股，陽光底下的屁股幻化著各式顏色……穆傲不確定是不是真的看見母親的屁股了？也許是傍晚的陽

光過於迷人，把母親的肌膚映出一層細細的金色汗毛，所以畫面回想起來有些不太踏實；又也許是穆傲一直不願意承認，母親會在伯父面前光著屁股……

但穆傲清楚，隔著細縫望進去，母親的大腿是那樣白皙，母親的衣襠也是那樣晰白，母親像雪一樣移動著，像雪一樣從他的眼前消失，像父親從此再也沒回家——父親究竟跑去哪裡了呢？他真的在台北工作嗎？

等到穆傲回過神來時，發現臉上竟掛著淚，嘴唇咬得緊緊的。

「怎麼哭啦？」母親走過來摸摸他的臉：「男生要堅強，要像牛一樣強壯，知道嗎？」

穆傲不瞭解自己為什麼沒辦法阻止淚水？大概是擦了藥的膝蓋愈發疼痛起來，而更痛的是父親遲遲不回家，以及母親又刻意瞞他的那種心情，像站在那棵雀榕下，有什麼拚命往樹蔭裡鑽著，而他只能隔著一整片陰影瞧見依稀的碎光。他很想問問母親，到底和伯父是什麼關係呢？為什麼伯父這陣子要這麼頻繁的出現在家裡？為什麼伯父和母親要待在烏漆抹黑的房間裡呢？要是那天沒有提早放學，他也就不會撞見那一幕吧？沒看見的話，就不會痛苦了吧？雖說，伯父的身影只是一閃而逝，但母親夾雜著那種少見的溫柔的笑聲，讓穆傲耳裡生出了刺，更加好奇他們做些什麼？

那一刻，穆傲把耳朵緊緊貼在隔板細縫上，聽見咻咻咻咻似乎是

電風扇的轉動聲，屋外那條排水溝淅瀝瀝瀝，以及隔壁鐵工廠沒日沒夜的叮叮咚咚……

「趕快把衣服換一換，等下去 faki 家吃飯唷！」母親輕拍著他的肩，語調格外輕柔，眼角包含著說不上來的笑意。

穆傲打算起身時，膝蓋刺痛了那麼一下，他緊握著拳，看著傷口不斷流出混合了紫色與粉紅的液體，它們像奇特的眼淚掛在他的膝蓋上，掛在他說不出口的煩悶裡。

5. 心肝

穆傲再次躺在地上看向天空，但這次換成了司令台後方的水泥地，有人遮住陽光說：「以後，不要再讓我看到你！」

說話的是他堂哥，已經升上八年級的堂哥壯得像頭牛，輕易就把穆傲摺倒在地。穆傲再次感覺到膝蓋涼涼的，應該是血流得有點多——堂哥的身子冷不防撞過來時，穆傲應聲倒地——而更難受的是胸口，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羞辱感，像丟在排水溝前的沙袋佔據著他的胸口，使他一度喘不過氣來。

夏天的天空還是藍得發亮，只是今天不那麼哇塞了。穆傲一面坐起身來，一面回想著那天吃飯的場景：伯母的臉色從頭到尾都像陰天，即使不刻意去看，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像刀一樣砍過來的眼神——穆傲看過父親的佩刀：紅色的刀鞘有些舊了，但彎曲的刀柄閃閃發光，使

得穆傲不自覺的摸了摸脖子。父親說，這是 Ak'i（祖父）留下來的刀，很久派不上用場了，但光是握著刀柄就會充滿力量。穆傲記得那刀的重量，也記得抽出刀身時，刀尖令人不寒而慄的光澤——穆傲不明白伯母那天為什麼要那麼嚴厲的看著他？也不明白為什麼堂哥、堂姐不太和他說話？

只有母親笑盈盈的不斷向伯母敬酒，彷彿她才是這個飯桌上的女主人，彷彿父親每次從台北回來，兩個人臉頰漲滿了粉紅的高興，滲進眼嘴角的笑意都成了激動的話。母親就那樣說個沒完，至於伯父連話都說不清楚了，臉和眼睛都像猴子的屁股通紅，似乎很高興伯母與母親坐在一起吃飯，他醉醺醺的招呼著她們：「吃啊，'oteke（猛吃）！」

伯母夾了一塊魚給穆傲，魚刺很多，魚肉很苦，穆傲遲遲沒有下箸。伯母問：「魚心與魚肝很補啊，難道你希望沒心沒肝嗎？」她這麼一說，母親馬上接口道：「心肝我們常常在吃啊，雞心雞肝都比這個要營養許多。」還沒等伯母回話，伯父砰咚一聲倒向地上，引來一陣驚呼，一群人七手八腳的捏人中、墊毛巾、叫救護車，只見伯父「呃呃」的發出動物似的叫聲，眼歪嘴斜像個樂極生悲的笑話。

像是穆傲此時此刻的處境：衣服髒了、褲子都是土，書包裡的課本、作業簿散落一地，來來回回的小黑蟲在污漬上盤旋著。穆傲直直注視著天空裡的那一點紅，一旁的台灣欒樹嘩嘩晃動，投下碎光萬點，它們在穆傲的眼裡反覆跳躍、尖刺，直到鐘聲響起都未曾停止。

直到那朵雲遮住了大塊的藍，穆傲始終沒有移開視線。

6. 熾熱的漩渦

穆傲從學校後門離開的時候，警衛看手機看得很入迷，頭也沒抬起來一下。穆傲心裡又是緊張又是沮喪，緊張的，當然是擔心突然被發現了，沮喪的是，如果從此他不再回到這裡的話，會有人在乎嗎？

整座校園沉浸在陰灰的山雨欲來，風與鳥都靜止了，只有穆傲踩在枝葉與塵沙的腳步聲細細回響在校園圍牆外。穆傲認得出牆邊的樹，是枝幹細長的狗骨仔，盛夏時分，那紅色的小果實不安分的探出頭來——從前登山時，父親總會摘那果實給穆傲咬著，「怎麼樣？是不是很有咖啡的味道？」父親說，狗骨仔與咖啡樹是「好朋友」，好朋友當然要互相請喝咖啡嘛——儘管，父親總是比較喜歡和米酒變成「好朋友」，但穆傲清楚記得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也記得入山前，要把手放在樹幹上，對樹說說話，「只要你讓它明白你的清楚，它也會對你說說它的明白唷。」父親是這麼告訴他的，他說樹藏著先人的智慧，所以樹也有自己的意志，那又澀又苦的滋味正是穆傲此刻的心情。

穆傲壓了壓膝蓋，衛生紙已經黏在傷口了，褲子上的爛泥也差不多乾了，唯獨身上湧起一股隔板縫隙颼颼吹著冷風的輕飄飄：肩頸痛著，背也痠著，更遑論上回在操場跑道上受的傷根本還沒有好，今天再次跌倒撕裂成劇烈的疼痛——上回絆倒他的也是堂哥嗎？那當下，

穆傲本能的弓起身抱住大腿，等到側過頭時，看見有人飛奔著，越來越遠的背影高舉著手，手勢是挑釁的，最終消失在操場的盡頭。穆傲先是痛得流下淚來，漸漸鬆開身體，就那樣大字型的躺在跑道上，靜靜目睹雲堡一下子近、一下子遠，靜靜任由悲傷一寸寸滲入放棄了的眼神底。

果然，堂哥下手毫不留情，否則不會兩次都傷在同一個部位上，可見他有多麼討厭他。

想必是母親吧，母親和伯父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祕密嗎？穆傲試著把這樣的念頭趕出腦海裡，然而越是否認越是證明了事實的存在，那就像那天去醫院探望伯父，母親什麼也沒說，卻什麼都盡在不言中……穆傲不知該如何描述其中的感受？但他清楚明白，從母親眼底流洩出來的那種光澤，是他每次躺在母親懷裡才有的溫暖與柔軟。那一刻，母親看著伯父，緊緊揣住他的手，那其中包含了憂心與緊張、煩悶與苦惱，漸漸的，在他手心裡畫著、搔著，像詢問發燒的他：「還不舒服嗎？」那樣充滿了愛與不捨。

然而母親似乎沒意識到自己的舉動，繼續摩娑著穆傲的手，彷彿她揣住的是情人而非兒子的手。同心圓的畫圈成爲一股強烈而熾熱的漩渦，像要把穆傲拖入中央那個黑洞洞的漩渦眼底，不斷繞著穆傲迅速而行，穆傲的後腦脹熱不已，胸口有什麼就要爆衝開來——穆傲恨不得抱緊母親，深怕她真的握住了伯父的手，深怕她像父親那樣再也

不回家了。

爲什麼母親會這樣含情脈脈的看著伯父呢？

7. 從那座山變來的

疼痛是一層一層加深上去的，穆傲每走一步都感覺到傷口被硬扯開來的椎心。

他一面走一面打開書包，掏出那封父親寫給他的信，信封上的地址被污水暈開來，但穆傲早就把地址背下來了。他隨身帶著它，彷彿隨時隨地把父親也帶在身邊，那使他感到安心。儘管高勝雄說：「那真的是你 Amo（爸爸）住的地方嗎？電影不是都有演，說不定是假地址啊。」爲此，他和高勝雄大吵一架，畢竟寫信給父親都能順利收到回信，不是嗎？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父親的電話——也不是沒有，而是怎麼撥都撥不通——要是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父親就好了，直接問問父親，不就知道了母親和伯父是怎麼回事了嗎？

大人的事，想必只有大人最清楚吧。然而不管怎麼樣，母親怎麼可以這樣對待父親呢？父親一個人在台北做工，每個月固定匯錢回家，而母親卻背地和別人在房間裡光著屁股，偏偏這個人又是從小對他疼愛有加的伯父……穆傲深深爲父親抱不平，也深深爲母親的行爲感到不解，更對伯父毫不避諱的和母親共處一室升起極大的憤怒……到底他們在黑暗裡做些什麼呢？那突然啪的暗下來的空間與

窸窣窸窣，真的是高勝雄所說的「那個」嗎？

穆傲沒有其他人可以詢問，就像他不清楚自己此刻該往哪裡去？後門的這條小徑他們通常很少走動的，因爲兩旁盡是亂七八糟的雜草與雜木，蚊蠅甚多，甚至有人繪聲繪影說看過「阿飄」……學校再三告誡他們別太靠近，要不是那次父親帶他穿過這條路，他也不會知道穿越蔭涼之後，將會接上人聲鼎沸的大馬路——往左走通往阿里山，往右走通往嘉義市區——而他更不會知道，順著紛亂的樹蔭望過去，遙遠的那個山頭披著新娘頭紗似的雲霧，那是父親經常看望的方向，他總是對著穆傲說：「我們就是從那裡變來的唷。」他摸摸穆傲的頭：「將來不管你哇不哇塞的厲害，都要記得變回去，知道嗎？」——穆傲不是很明白父親的意思，但他很吃驚父親的眼窩濕濕的，像哭——他沒見過父親哭泣，父親也會悲傷嗎？如果他也懂得「想念」的話，爲什麼他一直不回來看看這座山？還是說，台北的山更漂亮呢？

穆傲沒去過台北，他只記得課本上談到台北時的插圖，老師說：「這是郭雪湖的《南街殷賑》，描述大稻埕如何繁華，記得背起來，知道嗎？」穆傲搖搖頭，心底又是羨慕又是嫉妒父親，他邊踢著小石子，邊沿著沙沙晃動的暗影往前行。其實他很害怕，膝蓋的傷口似乎把他原本的憤怒都給流光了，流到地上化成了樹，樹蔭投在他的心上，當行過第七棵樹時，沙沙沙的搖曳變成了猙獰的暗影，它們揪著穆傲的頭髮、抓住穆傲的衣襬，使他越走越不確定是不是具備十足的把握

能夠找到那條大馬路……

穆傲從來不覺得眼前的樹影會困住自己，只是沒想到一旦要逃離，竟不知何去何從？他甚至想著，等等要去哪裡搭公車呢？他每天早上由母親接送到學校，一路上抱著母親閉眼補眠，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使得他此刻這麼擔心呢？穆傲立在陰影底下，抬起頭來注視著黑洞洞的樹棚蓋，那裡頭躲藏著什麼呢？幾天前，高勝雄說那裡面藏著一個小黑人，「哪有？你騙人！」穆傲當時是這麼說的，然而高勝雄一直信誓旦旦說：「那裡面真的有躲人啦。」那讓穆傲一遍又一遍的反駁他，畢竟基督徒怎麼可以輕信魔鬼呢？但穆傲內心是害怕的，那幾乎看不見陽光的深處底，是不是真的藏了誰？

熱氣聚合，霧露騰升，翠碧的濕潤流入碎光萬點的交會底，流向那些參差不齊的林木中，不知何時現身的陽光落到穆傲的脖子上，使他額庭灼燙著，陽光也落在穆傲的傷口上，使他舉步維艱，邊走邊腦門嗡嗡作響的暈眩著，只能倚在山坳邊稍作休息。淺綠與深綠的葉子沙沙翻攪，大塊大塊的綠光披紛而下，翠綠裡夾雜著一絲絲蒼白，那是台灣赤楊的不甘寂寞，一旁的二葉松掉著葉子，葉片雨似的飛旋著。穆傲感到渾身發癢，一團血紅的火在林間忽明忽滅，逆光裡有誰奮力鋸著樹木，以致頭頂響起鳥禽或蟲豸或樹木本身哆嗦的鳴叫——「樹木也會喊痛的。」父親的這番話闖進穆傲的腦海裡，然而穆傲忍不住問：「可是，你不是做過伐木工嗎？」——穆傲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誰

在砍樹？但雨越下越大，下得他全身濕答答、黏膩膩，卻又無處可躲，只能把書包架在頭上遮雨。怪的是，陽光不減反增，每一條雨絲於是都有了金亮的顏色，它們射往穆傲的身上，使他又濕又重；它們也射向天空，使得雲堡都著了火；它們射向大地，眼前的路像煎蛋那樣的鍋子恍恍惚惚扭動著，看得穆傲暈眩起來，心口似乎也著了火。

穆傲覺得渾身奇熱難耐，他仰起頭張開嘴巴，試圖承接雨水，卻解決不了口中的乾渴；他朝空氣中抓著，原以為該是腥野的地氣，卻聞見淡淡的野薑花似的氣味，那味道使他想起了透過隙縫張望的世界……幽幽晃晃的人影朝他越走越近，像母親，也像伯父，無論他怎麼細看，都無法看清楚來人長什麼樣子……也就是整個風景迅速迴旋起來之際，穆傲聽見那熟悉的嗓音說：

「真正好的木頭，要泡水才行，越泡才會越香，才越哇塞的厲害……」

8. 靜謐更甚於靜謐

穆傲醒來的時候，天花板看起來有些刺眼，有些淡藍色。他試著讓視線定焦，想要撐起身來，後腦勺與肘卻疼痛無比——在後校門倒下時，他看見一大塊黑綠朝他壓過來，接著是帶著潮濕的泥土的氣味水一般的湧了上來——母親蜷縮在一旁的行軍床上輕輕發出鼾聲，輕輕飄散著野薑花香，夾雜著過於乾淨的那種消毒水氣味。

他不記得自己是怎麼來到醫院了？只依稀感覺到有人激動的叫著他的名字，而他則激動的叫著父親，希望父親不要走，甚至牢牢抓住父親的腳……然而父親終究在視線裡變得越來越渺小，最終成爲眼角的一滴淚。這時候的穆傲已經完全看清楚，天花板的藍是布幔的反光，而手肘和膝蓋都纏了紗布，腦袋也是，最要命的是，頭稍稍偏移就產生一陣噁心感，大概是倒下時撞到了什麼吧？

也就是當他像游泳那樣移動著身體的當下，母親醒了，帶點慌張與責備的語氣說：「不要亂動！」眼睛顯然是哭過的，紅腫的眼袋使得她看來更加倦累、也更加蒼老。穆傲有些吃驚，這陣子以來，他已經沒有像此刻這樣近距離的看著母親了。母親真的是老了，一根一根的白頭髮不安分的翻翹著，眼角的皺紋拖得有點長，唯獨身上的野薑花氣味被雨逗開似的，一陣一陣、似有若無的拂過穆傲的臉上一一在倒下之前，穆傲看看手錶，揣度著離開學校的消息是否已經傳到了母親的耳中？母親會著急嗎？會生氣吧？或者，只擔心著伯父呢？究竟母親和伯父……此時此刻，穆傲無法多想，伴隨疼痛而來的沮喪與悲傷、愧疚與難過、矛盾與糾葛，使他忍不住在母親面前哭了起來。

母親什麼也沒說，只是把他擁進懷裡，拍著背：「男生要像牛一樣強壯，知道嗎？」

穆傲點點頭，嘴裡卻不受控制的質問著母親，也質問著父親，那些字句像是成串的眼淚，兀自回盪在房間之中，兀自在亮晃晃的陽光

裡……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說這些？明明依偎在母親的懷裡那樣溫暖、柔軟，像所有的風暴都被隔在外頭，但也正是靜謐更甚於靜謐，所以那些埋藏在心底的困惑被放大了，對於父親的思念成爲靜謐裡越來越強烈的渴望。

母親把穆傲抱得更緊更緊，穆傲感受到母親極力壓抑的顫抖，那是極度悲傷之人才有的恐懼、委屈乃至沮喪——大人也會沮喪嗎？——只聽見母親低低低低，低低的說：「你爸爸他……你爸爸……」穆傲沒聽清楚那最後的字眼，但似乎又懂了——他想起曾經在作文簿裡寫下的〈我的願望〉：「希望爸爸趕快回來，再和我們一起去爬山。」——母親說：「你伯父真的幫我們很多、很多……」穆傲用力的搖搖頭，把臉深深埋進母親的臂彎中，試圖把母親的聲音留在外頭，試圖把父親留在那遙遠的天際的那朵雲、那座山，以及山頂的上帝。

遙遠的那山頭的雲霧彷彿化作天使，生出了翅膀，也流下了眼淚。

穆傲還是沒有抬起頭來，埋在那臂彎裡許久許久，直到那悶悶的薑花香潰堤成細細的，細細的細細的哭聲，以及無止無盡的哀鳴與低吼。

空襲

第三名 / 賴凱威

王凱按照孀孀的吩咐點了香。

神明桌上擺著一尊觀音，一尊關公，還有一尊雕工精細的鬼谷子神像，那尊鬼谷子像就有如布袋戲角色黑白郎君一樣，左半邊的身體整片黑燻，右側卻保持著原來木頭的顏色。

「跟觀音媽、關聖帝君還有仙祖報個平安。」孀孀說。

王凱插上香，隔著長廊及木板門能聽到大廳裡大伯、小姑姑與叔叔還有父親的爭吵聲，他對爭吵聲置若罔聞向神明雙手合十膜拜。

「要不要先喝點什麼，冰箱有涼的。」孀孀問。

王凱搖搖頭。

他們走出神明廳，沒有了神明廳特有的檀香味遮掩，一股味道竄入王凱鼻腔，那是這屋子現在的味道。

他也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但那凝滯如固體般腐爛的甜膩氣息瀰漫在這屋內的所有角落。

說穿了是臭味。

小學時他每到寒暑假都會是獨自搭火車來嘉義找阿公阿嬤，出了車站阿公大多早已坐在那台黑色，行進時輪胎會發出喀啦喀拉聲的豪邁 125 上抽著煙等著他，一看到王凱，便揮手笑著大喊「凱凱」，這總是讓他有些慫扭卻又有些開心，因為父母從不會這樣叫他。

那時他覺得嘉義車站的外觀就像是圖畫書中有著圍牆的西洋城堡。

上了國中後除了單薄的睡眠外，幾乎所有的課餘時間與寒暑假都被補習班與模擬考之類的鳥事綁架，他也就沒回嘉義了，直到兩年前，也就是高一那年的暑假，因為阿嬤過世才又回來。

那次他發現許久不見的阿公蒼老了好多，看到他依舊喚了聲凱凱，只是不知為何熟悉的叫喚有點陌生，大概是因為阿公的臉上沒有笑容的緣故。喪禮那幾天阿公整天紅著眼卻沒見他掉半滴淚，直到出殯時由於習俗阿公得迴避留在家，而因為犯太歲被媽媽要求也留在家的王凱才在人去樓空，瀰漫百合花香、檀香味、焚燒紙錢的焦味的大廳中看到阿公跪在阿嬤遺照前大哭，他蒼老的臉孔皺成一團，淚水不斷湧出卻沒發出任何哭聲，遺照中的阿嬤帶著微笑無言望著老伴，那幅光景看在王凱眼中有種悲悽的喜感。

阿嬤是在某個下著雨的清晨前往菜園巡視的途中被捲到了砂石車底下，就這麼去了。

王凱印象中，這屋子的臭氣便是從阿嬤死去後開始出現積累的。

國小時一回到這裡，進門便是滿滿飯菜香，因為他回來，阿嬤總是準備了一大桌菜，等他為神明上完香後便能大快朵頤。那些傳統菜色是信奉微波爐與效率的母親從不曾煮過的，也是王凱至目前為止吃過最好吃最美味的食物。

有時候，阿嬤一忙沒時間煮菜，便給他幾個銅板到路口的餐館買份雞肉飯吃，白飯擺上火雞肉絲，澆了雞油配上兩片黃蘿蔔，簡簡單單卻噴香迷人，吃一口就停不下來。

後來，在北部有次補習班下課後在路邊看到了間掛著斗大「嘉義雞肉飯」的招牌的新飯館，二話不說立刻走了進去點了一碗雞肉飯，沒想到居然難吃無比，雞肉又柴又乾毫無香氣，店家為了取巧，不是用火雞肉，而是單純將雞胸肉燙熟拆成絲，再澆上滷肉汁了事，王凱吃了兩口便付錢離開，他也不知為何自己會感到這麼憤怒，也許是因為發現了這世上連如此單純的食物都能這樣「似是而非」，又或者只是因為感到美好記憶被汙染罷了。

阿嬤走了以後除去這次，他還回來過兩次，第一次是將阿嬤的骨灰罈移回王家祖墳時，因為阿嬤是意外過世，帶有煞氣，所以必須先放在外面的靈骨塔去煞一年，才能進王家祖墳。阿嬤才走一年，本來充滿精力的阿公就極速老化，幾乎呈現半痴呆的狀態，大伯不得不請個看護照顧他。

就彷彿這棟老房子跟主人有什麼奇妙的連結般，前兩次回來王凱

都聞到那像是什麼正在衰敗腐化的氣味飄散在屋內的各處，一次比一次強烈，像是種拙劣直白的預兆，但除了他之外卻沒有人聞得到。

第二次是因為阿公中風緊急送醫，那次的情況大家都以為會救不回來，但還好最後化險為夷，只是從此阿公幾乎就只能躺在床上了，要不然就是攤在輪椅上被看護推到街上曬曬太陽，隨著時間流逝狀況越來越糟，頻繁進出醫院，上個月醫院發出了病危通知，不知幸還不幸，阿公最後回來了，只是醫生委婉地說也許這個年阿公還是在家過會比較好，大伯同時也辭了看護。

父叔輩們也都有自己的盤算，明明平常過年沒見到幾個人回來，這次卻在除夕前兩天每個人全攜家帶眷回來說是要探望阿公，這也難怪跟阿公同住照顧他起居的大伯會這麼不屑……每個人進了門就急著聲明哪些東西該歸自己所有而哪些東西又該歸誰所有，只差沒明擺著吵要看遺書。

目前大廳中那些人的各自聲明已經如同以往演變成了難堪而紛雜且失焦的爭吵。王凱總是驚訝這些人都這歲數了還能說出連他都覺得低能無比的字句來彼此攻擊。

「我去看阿公。」出了神明廳轉個彎便是上二樓的階梯，王凱對嬸嬸說。他剛剛一進門就被嬸嬸帶來燒香。

好。

嬸嬸回答，此刻她的臉上呈現出一種似笑似怒的矛盾表情，原本

她是想對王凱微笑，但大廳的謾罵中夾雜著的對其丈夫的人身攻擊之惡毒使得她皺起眉頭，本來要上揚的嘴角被拉下，就著麼僵著不上不下。看到那張臉王凱有種想笑的衝動，而且是捧腹仰天大笑，他急忙背過身往樓梯上走去。

昏暗的燈光中樓梯每一階的兩側都堆放著不知裝了什麼雜物的紙箱、或塑膠袋還有應該是阿嬤留下的，不成對樣式老氣的女用拖鞋皮鞋涼鞋高跟鞋，這使得本來就窄仄的樓梯更加寸步難行。

每踏上一階，光度似乎就減弱一成。

潮濕腐臭的空氣中飄散著混亂的氣味：中藥味、尿騷味、殺蟲劑、硫磺味……王凱走著走著莫名有點想哭。

他跨過最後一階，門就在走廊的盡頭，他往那門走去，左手邊並列著三扇窗戶，窗戶都拉上了紫色的窗簾，短短的走廊陷入向晚般的色調，透過了窗簾，正午的日光與時間的黏度都顯得曖昧。

不知從哪裡傳來了滴水聲。

走到門前他輕輕敲了門，喊道：「阿公。」

敲門聲非常鈍悶，像是敲打在絨布上。

阿公。他再次出聲。

靜。

不知位於何處的滴水聲持續響著。

他將門推開，白亮的光線流轉而出。

光是從右邊來的，阿公房間那扇大窗戶敞開，帶著寒意的微風輕撫而過，不知是否因為風，在這房間反而沒有聞到那股四處瀰散的臭氣。

王凱反射性向窗外望去，藍天下可以遙望到嘉義公園中被綠意包圍的射日塔。

幼時阿公常帶他去嘉義公園散步，也上去過射日塔頂好幾次，在十一樓的三百六十度眺望廳透過觀景窗，嘉義市、阿里山、玉山的風光皆可盡收眼底。

每次到射日塔看著風景喝著飲料，阿公就會說起射日塔的由來及平埔族的射日傳說，一遍又一遍，他也總是百聽不厭。

相傳太古時，天空中有兩個太陽，一大一小，世界沒有夜晚，氣候炎熱，河水乾涸，無法種植，人們的生活很艱辛困苦。

族人認為不把其中一顆太陽射下，種族根本無法存續，於是三個勇士自告奮勇接下了射日的任務，由於前往太陽所在之處路途極遠，於是三個勇士各帶著一個嬰兒與族人的祝福出發，並且在路途中將吃過的橘子種子植入土中使其發芽，做為回程的糧食。

旅途中三位勇士在歲月中老去死亡，而三名嬰兒茁壯成新的勇士接下射日的使命。

終於，故事的尾聲，勇士們到了太陽所在之處，拉起弓箭射向小的太陽，太陽噴出岩漿般的鮮血，其中一個勇士被鮮血淋到而死，另外兩位則是受到灼傷逃過一劫。他們完成任務走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前代勇士種下的橘子種子已經成了大樹且結實纍纍，抵達村子時他們早已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託他們的福，世界有了晝夜，而死去的太陽成了現在的月亮飄在夜晚。

阿公說完這傳說，總會補上一句：「這根本不是傳說，應該算是某種預言才對，故事中的雙日意象就是關於這個漂流之島的顛沛命格之預言……」

房內的擺設還是跟記憶中相符，但亂了許多，一張床加上一張書桌跟一個木頭衣櫃，椅子倒是有好幾張。書的數量顯得氾濫，兩邊牆上的書架都塞滿，地板也堆得到處都是。書桌上擺著阿嬤的遺照，一層薄灰模糊了她的輪廓，旁邊阿公的十多本著作疊得老高，也都積著灰塵。

阿公半坐在床上，正端詳著手中的什麼。

一名穿著樸素的女子站在阿公床腳邊。

她對王凱點了點頭，他沒見過這女子，有著這樣容貌的女子過目必定難忘。也許是某個素未謀面的堂姊？還是新請的看護？他偷瞄著對方思考著。其實只要開口問就可以了，但面對女孩子們他的話語始終卡在舌尖。

「啊，凱凱？」阿公察覺到他進了房間。

很有精神嘛！還認得出人，難道是醫院搞錯了？

王凱心中起了一種樂觀的妄想，但他隨即想到今早他聽到了母親壓低音量對父親說的一句話：迴光返照。

「你在看什麼呢？」他拉了張木頭椅坐到床邊。

「我剛剛做了個夢，夢到了好久以前的事……真懷念。」阿公笑著說，滿是斑點的鬆弛皮膚拉扯出層疊的皺紋，嘴中光禿禿的粉紅色牙齦露了出來，中風後他就沒說出過這麼清晰的話語，這讓王凱有些悚然。他將手裡的東西遞給孫子看，那是張斑駁泛黃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中是個穿著和服的年輕女子，女子站在一棟風格洋派頗有氣勢的方正建築前對著鏡頭微笑，王凱翻過照片，背面以淡藍色的工整筆跡寫著：

昭和十八年 癸未 巧月 於台灣銀行

王凱將照片翻回正面，凝視著影中人沒有色彩的微笑。

「我剛剛做了個夢，夢到了好久以前的事……真懷念。」

王凱的阿公王旺盛重複說著，他混濁白茫的眼瞳中仍舊映著剛剛的夢境……那是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光景，他徘徊在如俄羅斯娃娃似的層層夢境之中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就他的認知來說，那些種種回憶幻化而成的夢才是真實的，而以他為中心在現實中發生的恩怨齟齬；

管他是白雲還是蒼狗反而都只是虛無飄渺的夢境片段。

他的神識再度抽離走到盡頭的軀體飛越過時間的長河回到夢境之中。

空襲的警報聲於耳邊響了起來……

本來褪色泛黃的記憶影像全都鮮活了起來將他包圍……

HATSUKO……

他望著虛空向孫子訴說起夢境 / 現實中的種種……

一九四五年 四月

這是個完全不像是四月份，帶著強烈寒意的早晨。

王旺盛醒了過來，薄得跟紙差不多的被子與身上尺寸過大看不出原本顏色的灰色襯衫根本無法禦寒，但那件襯衫是他唯一的衣物。

明明都這時節了還這麼冷…… 旺盛抱怨著。

這間以鐵皮與木頭構成的，勉強能稱得上房子的棲身之所到處是隙縫完全擋不住冷風……自從母親跟弟妹疏散到抬斗坑後，這間原本壅塞的屋子變得極為寬敞，無處不在的細縫也因而囂張擴大使得更多的冷空氣輕易侵入室內。

除了冷，促使他醒來的還有饑餓，只是饑餓感已經如呼吸心跳般自然到無從察覺。

他起身離開地板走到後門，門外的天空呈現鐵鉛色，父親王水泉

正在後院那塊貧脊地小田地挖著，他腳邊放著兩條細瘦比手指粗沒多少的地瓜。

「阿爸，要不要幫忙？」

「起來了啊，不用，早飯要再等一下。」

旺盛點了點頭，他直打哆嗦，並感到了喉嚨極度乾渴，於是走到廚房從水缸取點水來喝。

滑過喉頭的冷涼液體帶著鐵鏽腥味。

一咚咚。

急遽的敲門聲響起，旺盛被嚇了一跳，剎那間他以爲是空襲來了。咚咚地聲音在他的腦袋自然而然跟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防空洞中所聽到、感受到的恐怖轟炸聲連結在一塊兒，不過他隨即意會到這只是敲門聲，轉瞬想到今天是十五，因此也大約猜得到來客是誰。

他走到正門將門打開，一名滿頭狂亂白髮打著赤膊身形高大的老人站在門外，還有一位年輕女子站在老人身後，女子穿著白襯衫配黑色長裙，頭髮挽起盤成髮髻，右臉頰有顆小巧的痣，那顆痣流露出撫媚的風情，與她帶著嬌羞的眼色跟不脫稚氣的面容形成強烈的對比。女子對旺盛做鬼臉吐了吐舌頭，旺盛的臉頰微微發紅。

「阿旺，你爸呢？」老人向下看著旺盛並摸摸他的頭，老人嗓音宏亮渾厚，頂上的樑柱甚至因此搖晃了起來。里鄰因爲他宏亮的說話

聲而稱老人雷公伯。

就在旺盛準備回答時，水泉走了過來，同時對兒子使了個眼色。

「雷公伯，吃飽沒？」水泉問，他的手沾滿泥土，右手還抓著五條同樣沾著土的瘦弱地瓜。

「早就吃了，你呢？」雷公伯說。

「正準備要吃。」水泉晃了晃手中的地瓜，然後將之放到一旁地上，把滿手的泥巴往身上那件發黃破爛的汗衫上抹，然後說：「今天你是要來幫令千金算姻緣的吧？」

雷公伯面露驚訝，他張大嘴半晌說不出話，過好幾秒才說：「不虧是王半仙，還沒說你就知道我要幹嘛，對，今天是想要你幫我們家的初子算一下，男方家世不錯，而且初子也二十了……」他說著臉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站在他身後的初子則滿臉無奈看著父親。

水泉嘆了口氣，說：「雷公伯，不好意思，真的不能幫你算，你也知道日本人的規定，說這是怪力亂神，破壞士氣，而且現在戰況這麼吃緊——」

不等水泉說完雷公伯就揮揮手打斷他，他臉部因為憤怒而漲紅：

「不要跟我提這個，那些日本人實在該死，搞出那個什麼『神佛昇天運動』，實際上就是殺神滅佛，他們一定會有報應。還不准看布袋戲跟歌仔戲，像話嗎？就算逼我們整天拜天照大神不拜天公媽祖，

我們也不可能真的變日本人啦！」

「神佛昇天運動」是日本於皇民化時期進行的宗教改革，主旨就是將台灣本土信仰根除，簡單來說便是全島大規模拆廟毀像，再美其名說是以火淨化送回天庭。

水泉想起之前帶著旺盛在桃城大社參拜看過的神佛昇天之詭異光景而陷入沉默，日本人將從廟宇及民房中蒐集來的觀音、媽祖、城隍爺、土地公、虎爺、祖先牌集中在神社前，然後桃城大社的神官引火到那些灑了燃油堆積成山的神像上，火焰瞬間吞噬眾神，而神官則煞有其事揮動著手中的閃電狀紙幡唸唸有詞欲將這些日本人口中支那文化遺毒的神佛送回天庭。

站在父親身旁的旺盛盯著數百個神佛面無表情的臉龐在高溫中焦黑扭曲，外形類人之物在火中被焚燒的景象讓他感到了害怕……

見到水泉不說話，雷公伯將繫在腰間的小麻布袋解下遞給水泉，對方接過小麻布袋放在手中掂，手感不重，水泉有些訝異怎麼會有這樣不同的轉折……打開一看，袋子裡裝的是米，大約三兩重。

水泉看向旺盛，兒子的身軀瘦小，手臂細得像枯枝肚子卻渾圓凸起，此刻掌中的小麻布袋的重量感覺比同份量的黃金還沉還重還要真實。

戰爭日益吃緊，糧食的配給也越發嚴苛，挨餓疾病只是生活日常。

「唉……進來吧。」水泉放軟態度，將麻布袋收下放入褲袋。

「感謝。」雷公伯握了握水泉的手，然後踏入玄關，初子跟在他的身後。

「怎麼沒看到你老婆、女兒還有三郎呢？」雷公伯說。

「女人跟小的都回去抬斗坑的娘家避難了。」

「那你們怎麼還留在這？」

「旺盛月初剛上初中，還得上學，所以就我跟他一起留在市區。」

他們走到屋子深處一個用暗門隱藏的小隔間，隔間中擺著張桌子，桌子上有尊木雕鬼谷子神像以及香爐。

「不得了，阿旺已經是初中生啦，時間過得真快。」雷公伯感嘆地說。「初中生怎麼這時間還在家？」

「美國人就像蒼蠅每天早上都在天上飛順便拉坨屎，所以學校不得以改成下午上課。」

水泉以平淡的語氣說著。

他點三根香先拜了拜神像。這尊鬼谷子是從他師父那邊分靈過來的，他十二歲時透過大伯介紹拜了雞籠山一個頗知名蔡姓算命仙為師學看命，那時連他共七個弟子入山，師兄弟彼此感情很好，相互約定出山後要落腳不同的地方，不要互相搶到飯碗。

出山之後揹著仙祖神像的水泉先是走到了打狗，待了一年，但某晚仙祖在夢中給了他顆桃子，咬了一口，芳香甜美的果汁充滿口中，

咬下第二口，棗紅的果核露出，一株綠色的枝桠從果核冒出。醒來後他卜了個掛確認仙祖的意思，然後立刻動身花了七天走到嘉義，不到三個月就認識了老婆滿妹結婚生子落地生根，而且因為算命看日子的口碑不錯又沒競爭對手，於是慢慢從一個路邊的攤子到後來在大通有了間小店鋪，日子馬馬虎虎還過得去。直到日本人開始禁止本土宗教的活動與行為，接著二戰爆發……

算來算去就是算不到今天這一步田地。

「生辰八字。」水泉對雷公伯說，雷公伯從褲子的暗袋中掏出一個髒汗的老舊信封，從中取出兩張寫著雙方生辰的紅紙交給水泉，他在掏信封的時候有張相片掉了出來，旺盛將照片撿起，照片的背面寫著：「昭和十八年 癸未 巧月 於台灣銀行」。翻過照片，初子站在台灣銀行前微笑著。

「雷公伯，照片掉了。」旺盛說，但雷公伯似乎沒有聽到。

「水泉啊，以後要讓阿旺接這門生意嗎？」

「怎麼可能，這小子當然是要好好讀書，當個博士或醫生才實在。」他邊說邊打開放神桌右側的小木箱，取出了一個龜殼、三枚古銅錢及八卦盤。他將八卦盤擺在桌子中央，並將記著八字的紅紙以男左女右排在八卦盤兩邊，接著把三枚銅錢放入龜殼之中，以雙手封著龜殼前後使銅幣不會掉出，對著仙祖像叩了首，然後挺身搖動手中的龜殼唸起咒語：

乘威德，顯至靈。

通造化，達至真。

住心中，莫離身。

銅錢撞擊著龜殼發出爽脆的聲響，與水泉的聲音相融成了微妙的節奏。

急有外事，速來告人。

心章上奏，太上聖情。

允與不允，報我知聞。

急急如律令。

水泉吸氣運之沉入丹田，然後俐落地讓三枚銅錢落入八卦盤。

雷公伯屏氣凝神看著在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構成的宇宙縮影上如同小行星旋轉著的三枚銅錢，就在銅錢即將停下的一刻，空襲警報猛然響起，尖銳的長音代表了美軍的戰鬥機已經接近。

「幹！」雷公伯怒喊。

水泉不等卦相顯現毫無猶豫迅速將龜殼、三枚古銅錢及八卦盤收回箱子放回神桌抽屜（不用看他也知道神明給的答案），並對旺盛說：「你快去防空洞避難，雷公伯，我們走！」

當空襲警報響起時，成年男子必須立刻到最近的派出所集合待命協助空襲後救火救災等事宜。

水泉與雷公伯急忙跑出了門。

「快啊！」初子說，她跟旺盛往後門移動，但走沒幾步旺盛突然往回跑去。

「你要去哪？」初子驚叫。

原來旺盛是到玄關把父親早上採的地瓜撿起，跑的時候他將拿在手中的初子的照片塞到褲子口袋。

防空洞位於後院的田地旁，抱著地瓜的旺盛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後院，他迅速熟練地滑進洞中。

防空洞內漆黑而潮濕，空氣瀰漫著阿摩尼亞氣味，紅磚砌地牆長滿青苔，原本在角落爬行的蚰蜒、蜈蚣、盲蛛被闖入者嚇到，紛紛擺動足部躲入石縫裡，這裡與地面相比彷彿是另一個世界，詭異，腥臭，無光，卻充滿著活潑的生機。

「時間差不多了。」初子的嗓音從黑暗中傳來。

雖然來這個防空洞的次數已經數不清了，但旺盛還是無法習慣，本能驅使著他的恐懼情緒；對黑暗的恐懼，對他還不太能理解到底是什麼的死亡的恐懼……

空襲警報由長音變成了連續的急促短音，這代表轟炸開始。

旺盛發著抖，他想像著美軍的戰鬥機鋪天蓋地飛來遮掩了天空，炸彈如雨般落下，猛烈的爆炸捲起狂亂的火焰吞噬了嘉義市的街道與房屋……

「不要怕，沒事的。」黑暗中初子說，她的聲音多少和緩了旺盛的不安，她開始唱起歌，是一首自幼就常聽到的不知名歌謠。

防空洞隨著轟然一聲晃動了起來，炸彈似乎就落在附近。旺盛縮起身體緊抱著地瓜，將集中力放在初子的歌聲中，防空洞的搖動越發劇烈，藤蔓狀的龜裂在牆上蔓延，但旺盛緊閉雙眼毫無所覺，他隨著初子輕柔的歌聲墜入了夢境……

在夢中，班上同學列隊走在路上，不只是他們班，全校的學生都由老師帶著排成隊伍。

他們經過第一銀行嘉義分行，左手邊可以看到有名的中央噴水池。走著走著，正前方出現一座紅色的鳥居。

啊，今天是月曜日！旺盛想到。學校有規定這天全校的學生上課前都要去桃城大社參拜。

到桃城大社共要經過三個鳥居，參道長約一公里，可見其規模。

導師金子先生說桃城大社裡供奉著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跟開拓三神。

學校規定每周要到神社參拜一次，而旺盛每天放學回到家母親則是要求他給仙祖上香。

「來，先拜仙祖，感謝仙祖保佑，咱們王家的人不是日本人，不能忘本。」

母親點香時總是叮嚀著。

「他才幾歲，不用說這些五四三。」

如果父親在旁邊，就會這麼斥喝母親。

經過第三座鳥居時帶隊的老師開始唱起了國歌，所有人立刻一起唱了起來。

我皇御統傳千代

一直傳到八千代

直到細石變巨岩

直到岩石長青苔

大家唱著「國歌」穿越最後一座鳥居，旺盛以為一如往常會看到宏偉的神社，但神社卻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高聳入天的巨岩，巨岩的中央有道裂縫，從中透出紅色的光。

「神社呢？」旺盛低聲問隔壁的同學。

「什麼神社？」同學一臉疑惑。

金子先生拍手吸引學生的注意，他推了推臉上的金邊眼鏡，指著巨岩說：「來吧，大家快進入天岩戶，讓天照大神把你們變成真正的大和人民，不然天狗就要把我們吃掉囉。」

空襲警報響起，披著星條旗的天狗乘著紫雲出現在天空中，湛藍的天空被占據，震耳欲聾的拍翅聲已經完全壓過警報聲。

同學們陷入驚慌一股腦兒的往天岩戶的縫隙衝去，隙縫中的紅光越來越強烈，所有人失去理性互相推擠，旺盛被擠得無法動彈，而盤旋在天空的天狗開始下降，牠們有著藍色的眼睛與金色的羽毛，尖銳的喙閃爍金屬般的冰冷光芒。

天狗從嘴裡噴出了火焰，熊熊烈火吞噬了一切。

旺盛嚇得發出慘叫。

哇！

在夢中驚叫的旺盛張開了眼，發覺自己緊抱著地瓜臥倒在積淤著寒氣的地面被無盡的黑暗包圍，臉上一陣騷癢，有隻馬陸在他臉上爬行，他撥掉馬陸，想起了自己正在防空洞當中，披著星條旗口吐烈焰的天狗只是噩夢罷了……

「初子姊？」

在凝凍狀的黝黑之中回應他的只有回音，隱約還聽到了不知何處傳來的滴水聲。

他豎起耳朵，外面靜悄悄，警報聲與轟炸聲都消失了，他繼續窩在地上好長一段時間才起身爬出了防空洞。

出了防空洞，外面正飄著細雨，果然有顆炸彈落在街口把建築都毀了，以鐵皮擋雨滿是隙縫的家受到波及毀了一大半破了個大洞，甚至起了火，還好由於火勢不旺而被這雨給滅了。

放置仙祖神桌的隔間整個外露，四周還冒著煙，一片狼藉中仙祖安安穩穩的坐在桌上，祂半邊身體被火煙給燻黑了，表面也沾染了層土灰。

整個嘉義市籠罩在一層黑霧之中。

旺盛走向穩坐在半毀房舍中的仙祖像，在他眼中，此刻這尊每天上香的仙祖像雖然因為戰火而髒了醜了，卻散發出前所未見的神聖光彩，他知道街口那顆炸彈本來應該會直接砸中他家及他所處的防空洞，還好仙祖幫他擋了開來，這只是想像，但旺盛百分之百確定事實就是如此。

他對仙祖頂禮膜拜，這是他首次發自內心，而非在母親的叨唸下膜拜仙祖。

「旺盛！」

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他爬起身轉過頭去，水泉正慢慢走了過來，他看起來很狼狽，灰頭土臉，胸前沾著一大片紅褐色的污漬。

「有沒有怎麼樣？」水泉無奈看著半毀的屋子及仙祖像對著旺盛說。

旺盛搖了搖頭，低聲說：「雷公伯呢？」

換水泉嘆了口氣搖搖頭。

「唉……救火時被砸到，腦漿眼珠都跑出來，沒救了……」

他說著，拉了拉衣服看著胸前那片污漬。

旺盛想到了初子的照片還沒還給雷公伯。

「這樣也好啦……」水泉有感而發。「自從初子死在去年初的空襲後那老頭就瘋癲了，每個月到了初子過世的日子就要幫她合八字算姻緣……平常都是兩手空空，今天居然帶了米來，不知是不是有所預感，唉……說真的也是可憐……一個大男人獨自把女兒養到這麼大，偏偏在出嫁前……現在也算是一家團圓了……」

咕咕嚕……

旺盛的肚子中接近萎縮的胃發出了有點不合時宜的慘叫。

水泉苦笑著摸摸兒子的頭說：「真可憐，很餓吧？」他從褲袋中拿出雷公伯給的裝著白米的小麻布袋。「等一下先吃飯，今天可以吃飽一點，吃完也差不多要去學校了。」

旺盛點了點頭，他仍舊把那幾條乾扁的地瓜抱在胸前望著殘破的家，他感到了某種無法理解的惆悵與失落，大人總是說初子「死」了，這時代的人們常常把「死」掛在嘴邊，而死亡的確隨處可見，戰爭時人命不過是消耗品。只是旺盛還無法真正理解所謂的「死」是什麼……大人說初子死了，但她每天還是跟在瘋瘋癲癲的雷公伯身邊，她就在那裡，只是除了旺盛外無人察覺，所以所謂的死就是被無視嗎？他疑惑著……從小，初子便對他照顧有加如同親姊妹，她聰明又漂亮，雖然是女孩子卻能讀到高中，畢業後初子決定前往台北

當老師時，一想到無法每天見面旺盛躲在棉被裡偷偷哭了好幾個晚上……

後來初子被雷公伯叫回來相親，旺盛知道後又是好幾天睡不著，初子回來後還來不及見面，就死在空襲之中，旺盛親眼看到了初子就如同那些被強迫昇天的神佛像燒得焦黑的屍體……

真可憐，死了。他們說。

但從死去的那天開始，初子天天無語地出現在雷公伯四周……初子死了反而讓旺盛有些開心，因為幾乎天天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偶爾還能說上幾句話……然而現在雷公伯也死了，旺盛知道恐怕難以再見到她，於是哇地一聲哭倒在地，水泉以為兒子挨餓過了頭才哭，急忙安撫著說飯馬上就好了。

「一直空襲怎麼不停課呢？」

王凱聽著阿公一連串如夢囈的低喃，其中還參雜大量的日語，有許多地方實在是鴨子聽雷，但他還是就能理解的資訊中感到疑惑的片段提出問題。

旺盛清了清喉嚨，說：「空襲跟上學又沒什麼關聯，為什麼要停課，能去上學要珍惜啊，我們那時候不管颱風還是空襲都要去學校……」

話沒說完旺盛就猛烈咳了起來，王凱急忙幫他拍了拍背，旺盛揮揮手表示自己沒事，接著繼續道：

「曾經高掛天空的紅色太陽落下，但其留下的灼傷與陰影至今還存在……然後白色的太陽升起，卻什麼都沒有改變……兩顆太陽相繼為這島留下傷疤與陰影……河洛話才是我的母語，就像客家話是你阿嬤的母語一樣，但從小我就被教導只能說「國語」，小時候的國語是日本話，到了十六歲，還是繼續說國語，只是這時國語換成了北京話……有時想想真的是好笑，我的家差點被與中華民國聯合的美軍炸毀，但戰爭結束後我卻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原本的敵國成了祖國，這真的是被殖民者的悲哀，人們以為正義伸張了，後來才發現正義只是神話……凱凱啊，先人們都說來台灣十個人六死三留一回頭，落地生根的以為努力可以讓日子有所不同……但台灣終究也只是黑水溝上的一片孤葉，其實我們世代都還漂在黑水溝上啊！」

說完後又是一陣猛咳，王凱擔心著將手放在阿公肩上。

「我累了，我要睡覺。」旺盛以沙啞的嗓音說，他手中緊握著初子的照片。

「快休息吧。」

王凱讓阿公躺好，幫他蓋好被，不到三秒旺盛便發出打鼾聲。

「妳是來接阿公的嗎？」

王凱對著站在房內角落穿著白襯衫配黑裙的女子低聲說，她右臉頰有著一顆痣，與那張老舊照片中的人長得一模一樣，只要仔細看，便可以發現她的身影淡薄而透明。

她就是阿公口中的「HATSUKO」（初子），王凱十分確定。

初子默默看著王凱，眼神有些哀傷，接著她指向王凱的身後，順著那透明的手轉身看去，他看到原本窗外的藍天成了鮮紅色，奇異的光景讓他起身走向窗台，窗外的風景變得奇妙而陌生……

血色天空中掛著一紅一白的太陽，放眼望去，只見到整片低矮的日式平房，射日塔也不見蹤影，取而代之是一座神社，這時遠處傳來了警報聲。王凱忽然明白他所看到的是阿公夢中的光景，二戰時的嘉義市街景，消逝的過往之殘骸，隨著警報聲，美軍的戰鬥機從遠處飛來，人們的尖叫聲四起，戰鬥機鋪天蓋地的數量就像是蝗蟲，戰鬥機奮力拋下連串炸彈，嘉義市陷入火海之中，死亡與仇恨壯大著火勢，煙硝中滿是血的味道……

黑煙飄上天空形成烏雲，在雲中，那些被日本人焚燒送回天上的眾神靈看著烈焰中的嘉義市，滿臉哀愁。

面對著這樣前所未見的異樣景象，王凱閉上了眼睛不忍卒睹，但熱氣與血腥味不斷迎面而來，彷彿時光流轉倒回使他置身現場。

再度張開眼時幻象已消失，窗外的天空恢復成藍色，射日塔也安穩的坐落於嘉義公園，那是一幅祥和靜謐的日常光景。

轉身走回床邊時，王凱發現初子已經失去了蹤影，而阿公不再發出規律的鼾聲。

初子的照片落在地上。

王凱拉起了阿公的手，粗糙的掌心還溫暖著。

晚安。

王凱說。

但他的聲音隨即被樓下傳來的爭吵聲淹沒。

慫，靈公仔點心

優選 / 王麗琴

七月裡，天有時變得快，前一刻鐘還亮晃晃像天庭掛滿了超大燭光燈泡似的，可沒幾下那些大燈泡就好似被誰拿走了，天色便一分分的陰沉了起來，再也沒有清朗的大笑臉，一轉眼更像是被罩了黑布一般。這樣快速的變天總教阿發心驚膽顫，不知怎地他就想到阿嬤常常前一秒還歡喜的和家人談天說地，下一秒卻沒來由地哭得呼天搶地，大廳的空氣瞬間冷到最低點，阿爸阿母二叔二嬸極盡能事地安慰阿嬤。這樣的戲碼見多了之後，阿發等孫子輩都覺得無趣，很快就一哄而散。

阿發實在搞不清楚阿嬤，套一句書上學到的說法，阿嬤可以算是「子孫滿堂」，她還有什麼好怨嘆？

說到這，阿發好幾次從阿嬤房外的簷下走過，窮極無聊地貼著阿嬤房間的木條窗框偷窺，就有那麼幾次湊巧看見阿嬤從櫥櫃裡取出一只鐵盒，阿嬤捧著那只鐵盒不停的嘆氣，木條窗框外的阿發恨不得能魂魄出竅鑽進屋裡不作聲地看它兩眼，好仔細瞧瞧那只鐵盒裡到底有什麼讓阿嬤氣結的東西。

後來有一回阿發腦子還轉出了一個想法，那鐵盒既然那麼讓阿嬤

刺目，留著做什麼，何不丟掉？

轉念又一想，丟掉太可惜了，將它和平時收集的鐵條鐵罐一起賣給古物商，就不愁沒錢吃紅豆冰了！

這一念想讓阿發不由得咧嘴笑了，這叫「一舉兩得」，學校教過的一個成語。

晌午，天外突地便劃來一道電光，雷吼跟著就到。

「轟——」

原是藍澄澄的天庭被這記響雷打裂了，瞬間裂成不規則的塊狀，天空深處又好似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正磨著墨，天於是逐漸地逐漸地磨成了墨黑。

一聲響過一聲的雷吼，教趁亂狂奔來到小溪的阿發一顆心七擰八折地揪在胸口，莫名的直哮喘了起來。從沒有過的心慌一時間叫阿發長了滿心亂麻梳理不來，他四腳並用狗爬的上了岸，赤條條瘦柴一般的骨架，給天頂正要再劃開的一道亮光照得一清二楚。

打從有記憶開始，每到雷雨季節，阿嬤總是不厭其煩對著阿發等一干堂兄弟姊妹一說再說，「恁這些囡仔，咱人毋通作歹，若無，是會予雷公拿去做點心喔！恁千千萬萬愛記得，毋通像……」

阿嬤說這話的時間，總選在三叔下田回來，或是他正在農具間整理器械，阿發總感覺阿嬤這些話好似專門說給三叔聽的。阿發也總會

仰起小臉，看看阿嬤再看看三叔，阿嬤額上歲月擠壓出來的線條，剎時間成了幾條正疏濬的圳溝，猛向三叔那方向灌水，三叔一張臉漲得又紅又大，怎麼樣也消化不了阿嬤突然灌來的水勢。

阿發每每看得迷糊。

三叔不是阿嬤的孩子嗎？怎麼像待仇人那樣？

記憶裡阿發從未看過阿嬤對三叔好言好語。

不但如此，阿嬤對三嬸生的孩子時熱時冷，看在三嬸眼裡很不是滋味。

阿發就曾經在豬圈旁聽見三嬸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向阿母告狀。

「大嫂，阿母按呢足大小心呢，阮兜的阿進敢毋是阿母的孫仔？」

「秀枝，這欲按怎講，汝愛體諒阿母的心情。」

「那按呢誰來體諒阮阿富？當初時是阿清家己自願欲代替阿富去南洋，阿富起先嘛是毋肯，是阿清一直拜託阿富，伊講阿富有某，我腹肚內底的子閣直欲落土，伊家己是獨身仔無某無猴，若發生啥代誌嘛卡無掛念……」

「彼時阿清是顧兄弟情，伊無想到厝內猶有序大人。」

「……」

「哪知阿清伊……」

「……」

「唉，這一切攏是命啦……」

唉！怎麼大人都要說一切都是命？阿發手抓著頂上那顆光頭，禁不住自怨自艾了起來。

出生在嘉義中埔當阿爸的孩子，就是我的命。還真是歹命哪！

那之後，三嬸那張涕泗縱橫的面容，經常會浮現阿發眼前，但阿發最感興趣的還是三嬸所說的那些遙遠年代以前有些歷史的事，阿發沒細想就跑去問阿爸。

「阿爸，阿嬤是毋是猶有一個子叫阿清？」

「啪！」阿爸一巴掌呼得阿發眼冒金星，一顆顆向四方墜落，阿發從細如絲線的眼縫裡看見阿爸鐵青著一張臉，「飯會當清彩呷，話是袂當清彩講，知麼？」

阿發搗著火辣辣的左臉頰，心頭冒出千百個問號，三嬸說的阿清到底是誰？阿爸要發這麼大的火？

要不找個時間問問阿嬤好了。

阿發這點心眼也逃不過阿爸直視過來的眼神，臨回房，阿爸丟了一句冷得如冰的話給阿發。

「汝上好是莫去問阿嬤，毋管阿嬤按怎反應，我攏袂放汝煞！」

天哪！這是什麼情形？在這個家阿清好像是會攝人魂魄的祕靈。

但，眼前越是杵著一個祕密，阿發就越是想要去戳它，其實是祕密戳得阿發心癢難耐。

輪到阿母掌灶時，阿發等在灶腳，自動幫忙起火，一捆一捆乾稻桿推進灶口，等灶火劈哩啪啦燒得旺時，阿發趁勢偎到正切菜的阿母身旁，壓著喉嚨小聲問著：「阿母，阿清是誰人？」

「嘎？汝……」阿母沒料到阿發問起這個，菜刀差一點往自己手指切下，幸好只削了一片指甲。

「夭壽啊汝，害阿母險險切到手。」

阿發看不懂阿母那個反應是差點見血，還是因為他的發問，而呆愣不知如何回應？好半天阿母才東張西望了一下，然後抓住阿發的肩慌張問道：「汝佗位聽來這個名？」

「幾日前三嬸摻汝佇豬寮腳講話我有聽到。」

「死囡仔，大人講話汝偷聽。」阿母一手揪起阿發左耳，半歪著頭的阿發簡直嘔死了，這個阿清到底是人是鬼，害他無緣無故挨了阿爸的打，這時又挨阿母的罵。

「恁家己講遐大聲，我按遐行過啲好聽到，哪是偷聽？」

「汝閣應嘴應舌……」

阿母作勢要捏阿發，阿發本能的閃身，沒抓準角度，右肩重重的撞上了灶臺，撞那一下痛得阿發整張臉皺成一團，苦不堪言，只一逕

「唉唷、唉唷」的喊著。

「有按怎無？」

阿母上前要關切，阿發很怕阿母藉機再給他一記五斤鎚，又扭又閃，卻也無處可躲。阿母把這一切看在眼裡，不捨之情隨之流露，還兼有那麼一點點自責，若不是自己一再責怪，阿發怎會閃避？她可不要日後阿發像他三叔那樣，畏於見到自己的阿母啊！

尪叔是這個家的一份子，他的事孩子們也應該要知道，日後讓孩子們自己去判斷，究竟是三叔虧欠了尪叔，還是尪叔顧惜兄弟情份。這樣一想，阿母說了：「唉，講到底，是日本政府毋對。」

「阿母汝講啥？」阿發邊問邊揉著肩頭。

「噢，我講攏是日本政府掠人去南洋做軍伕，恁尪叔才會一去無倒轉。」

「日本人？南洋？軍伕？」這些歷史阿發都感興趣，但此刻他睜大眼睛只因想不透這個家何時有個尪叔，「尪叔？」

「就汝問的阿清啊，阿清就是恁尪叔的名。」

「我底冬時有一個尪叔，我奈攏毋知。」阿發像發現新大陸那般帶著點興奮，不由得聲量也提高了一些。

「噓！」阿母一雙菜瓜布般的手出其不意的像搓洗碗盤那樣貼住阿發的嘴，「汝卡細聲咧，咱厝內的人攏袂當提起恁尪叔。」阿母嘆

了一口氣再補上一句，「恁阿嬤的性地汝敢毋知影？」

「呃？」阿嬤的火烈脾氣每一發作，阿發總跟堂弟們說是火山爆發。

「因為……」

那時因為二嬸踏入灶間，阿母雙唇一閉，再也透不出半點風息，但她也擔心阿發一個勁的發問，於是催趕他離開灶間，「阿發，火起好就好啊，汝去讀冊，有啥話後回再閣講。」

阿母使的眼色阿發看得懂，應了聲「我知啦！」隨即閃出灶間。

後來阿母當真給阿發說了尪叔的故事。

尪叔十五歲就去做軍伕，阿嬤說是被三叔逼去的，但三叔則說是尪叔求他讓尪叔頂替，不管是哪一個原因，尪叔最後是代替三叔去了南洋。

「啥？才十五歲就去做軍伕……」阿發扳著指頭數著自己的年歲，不由得對不曾見過的尪叔肅然起敬了起來。

「彼陣恁三叔啷娶阿進恁阿母無佻久，恁三嬸腹肚內底有佻仔，就是阿進的大姊阿淑，日本巡查本來徵調的是恁三叔，連咧幾啊暗恁三叔摻恁尪叔攏窸窸窣窣，毋知咧講啥，到出征的頭一暗暗飯了後，恁尪叔就共恁阿公阿嬤講，講伊欲替恁三叔落南洋做軍伕。」

「嘎……」阿發難以想像尪叔做下這樣的決定，連帶想起作醮

大拜拜時，阿河從不曾孔融讓梨的把雞腿讓給他這個哥哥，不免心酸了起來。

「彼時阮大家嘛攏想無，毋知恁尪叔是心甘情願抑是予恁三叔強逼的。」

「三叔敢會強逼尪叔？」阿發所知道的三叔，是個疼惜每一房孩子的長者，每每田間家裡遇上都和藹可親關心身體關心學業，三叔更擅長信手拈來稻稈，編出好玩的蚱蜢、蜻蜓等昆蟲，讓每一張小臉蛋開滿一朵朵美麗的花。

「恁阿嬤就是按呢問恁三叔，恁三叔講是恁尪叔一直拜託，伊才答應予恁尪叔代替伊去南洋。」

「喔，尪叔足偉大呢！」

「恁敢知恁阿嬤是佻毋甘咧！」

「三叔嘛是阿嬤的子，若是三叔去南洋做軍伕，阿嬤袂毋甘嗎？」阿發想起阿母常說她沒偏心阿河，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那阿嬤呢？她的手心手背是什麼？

「這……」阿發的問話讓阿母沉思了一會兒，很快她就恢復鎮定了，「恁阿嬤上疼的是恁尪叔，伊的心肝仔子去南洋伊當然第一毋甘，槍子無生目矙，而且聽過足濟人講，落南洋上驚一去無回頭。」

「那按呢，尪叔咧？」阿發很直接這樣問出口，引來阿母狠狠一

瞪，「自汝出世，汝敢捌看過恁尪叔？」

阿發瞬間都明白了。

那一個遙遠的自己還未出生的年代，日本政府徵召軍伕前往南洋作戰，尪叔一定是清楚被徵調的三叔心裡不只捨不下懷胎四個月的妻子，更擔心一去南洋不知能不能活著回來看見自己的血脈。

那個阿發一直不知道的尪叔，不忍心裡鬱悶的三哥，自願代替兄長出征，卻是去後半年總共寄回家書一封，問的是三哥當父親了沒？

十五歲出征後就魂歸南洋的尪叔，再不會回到嘉義中埔他成長的地方，而那原該去當軍伕的三叔，反是與三嬪在此地開枝散葉。

阿發雖只是小學五年級，但想起阿嬤常在他們這些孫子面前指著三叔罵著雷公仔點心，在聽了阿母陳述了這段過往家族史後，阿發心裡似乎躲了一個不諳廚事的小廚娘打翻了所有調味料。

這……到底……怎樣的人生？

「轟——」

雷公莫不是為劈我而來？

這念頭才閃過阿發腦門，一陣痙攣，阿發一刻也不敢多停留，一手抓起放在樹下的衣褲，先是手忙腳亂的穿褲子，好容易兩條腿都套進褲管，還來不及拉好，在下一記雷吼大響的同時，手抓著縳得像醬

酸菜一般的上衣就跑，邊跑邊瘋了一般，嘴裡不停喃喃自語道：「啊，我無愛做雷公仔點心啦……」

匆匆扒過午飯，一放下碗筷，阿發和幾個堂弟就急吼吼地在大廳地上拐紙牌。

「搵彼張、搵彼張。」

「阿財，按這屏啦！」

「毋好啦，遮啦……」

「……」

幾個男孩正戰得如癡如醉難解難分之際，阿嬤氣急敗壞掀了門簾從房裡出來，一個炸彈丟來就炸散了這堆男孩。

「佢一個夭壽死困仔敢做這款傷天害理的代誌？」阿嬤站在大廳門前一雙眼利索索的射向虎邊三叔的屋子，嘴裡還咒罵著：「敢講這呢無兄弟仔情？」

阿發和幾個堂弟彷彿被雷吼驚嚇到，急著躲避閃電似的互相推推搡搡地閃到了大廳角落。

因著阿嬤那一聲聲拔尖衝破屋瓦的咒罵，一陣兵慌馬亂，全家族每一房齊齊圍聚大廳公媽神主牌前。

初始各房所有大人個個面面相覷，對氣惱極了的阿嬤和幾個傻愣的孩子毫無頭緒，企圖從相互凝視裡拼湊點蛛絲馬跡。

「阿清，我的心肝仔子……」

「阿清是誰？」

「阿嬤佢一個子叫阿清？」

「??」

厝叔不是家裡的禁忌嗎？今天阿嬤怎麼不再忌諱了？

幾個堂弟泅在霧水裡。

縮在大廳最角落的阿發無端的心慌，從他眼睛看出去的大埕光亮亮，可阿嬤的聲淚俱下簡直是超大雷陣雨。

「佢一個雷公仔點心……敢共汝偷去？一個鐵盒仔是會當做啥？這個賊是偷汝欲做啥？」

「啊……」各房一片嘩然，紛紛在彼此眼神中探詢。

阿嬤的哀嚎挑起阿發一身的雞皮疙瘩，貼著磚牆的背脊整個發涼了起來，額角卻冒汗了。

「恁講，恁誰人偷拿我放仔衫仔櫥內底的鐵盒仔？」阿嬤雙眼眯著近乎閉上，可那質問倒彷彿鐵鎚重重敲下，擲地有聲，換來的卻是一屋子靜默，非比尋常的安靜。

到底阿嬤每每見到便吐大氣的鐵盒，又和厝叔什麼關係？阿發暗暗琢磨，一抬眼見著阿嬤惡狠狠目光就要刺進三叔心裡。

「阿富……」

「阿母，佇汝的目矙內我就這呢無惜兄弟情麼？閣卡按怎講，遐是阿清上尾安身的所在……我敢是這款僥倖失德的人？」平日極盡委屈的三叔，此刻是一條直挺挺的硬漢。

阿發好像有點明白，卻又有如黑雲遮月一樣朦朧朧，他是不清楚幾個堂弟是不是也像他一樣，有機會從各自父母口中拼湊關於尪叔的事，但阿母卻不曾告訴他尪叔戰死南洋之後的事了。

阿嬤嚴竣的表情很難解讀，三叔的一番話將空氣凝結出十二月天的寒氣，這寒氣逼得幾個小男孩忐忑不安，紛紛把眼神拋向阿發，長孫的阿發總有他們意想不到的點子，他們習慣以阿發為馬首。

阿發比任何一個大人更早察覺到弟弟們的眼神洩露了機密，不由得心酸了起來，原來所謂的同宗手足，竟是這般禁不起考驗！

接下去的發展更是阿發始料未及，除了阿嬤最厭棄的三叔一家站在最外圍，是唯一沒指眉畫眼責罵他的一家人。其他各房左一句「夭壽喔，這種代誌汝怎做得下去？」右一句「汝真正是雷公仔點心，用恁尪叔的金斗甕仔去換枝仔冰！」

金斗甕這個詞阿發是懂得的，問題是他怎麼想也沒想到阿嬤看著便嘆氣的舊鐵盒，會是尪叔最後的處所，而那鐵盒裡面也不過只裝了一小塊好像肩章的布而已哪！

「汝偷拿阿嬤的鐵盒仔去賣，是麼？」阿爸再打一個雷。

「……」

阿發雖然不發一語，但漲紅的臉和一顆垂到下頷緊貼著頸子的頭，已道盡了一切。

「阿發，汝這個夭壽仔，彼個鐵盒仔是恁尪叔……」阿嬤一語未竟人就癱軟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

「阿母……」

「阿母，汝有要緊麼？」

趁著大家亂成一團，阿發逮住空隙拔腿就往外衝，一路狂奔，直到跳進了小溪，才降了燒著全身的火。

爬出小溪漫無目標四處亂跑，不經意的眼尾一瞥，西方天空染血似的，阿發心頭一緊，方才黝黑此時殷紅，天怎麼變成這樣？

阿發因為害怕，腹腔突然生出一股力量，跑得越發快了起來，他告訴自己不能停，停下來就會被阿爸阿母一片片撕裂，又或者會在阿嬤和各房丟出來的詛咒裡化成灰。

不知跑了多久，阿發已到了自家果園深處，這才放慢了腳步，卻是喘得心臟就在喉頭上下跳動，怕是嘴巴一張就會跳了出來。

阿發頭頂著樹幹，弓著背，喘著。

忽然一個抖顫，阿發本能轉身回頭，他以為阿嬤從背後跳出來要一把揪住他了。這念頭剛拂過心頭，阿發乾脆轉身，換成背脊貼著樹幹，但實在是跑得太累了，背才靠上樹幹整個人就癱了，重心漸漸往

下滑，最後跌坐地上，一雙腿還張得開開的。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前天弟弟們不是吃紅豆冰吃得很開心，怎麼今天全背棄他了？

剛剛在大廳裡，阿發原還指望弟弟們顧念兄弟之情，各自守住自己的嘴，別把吃冰的事抖出來，只要吃冰的事一曝光，阿爸一定猜得出他的錢來路不明。誰知幾個弟弟禁不起阿爸和二叔恫嚇，一張張鐵青的臉全往他身上看，明擺著他就是罪魁禍首。

「阿山、阿財、阿城，恁講，阿發做了啥代誌？」阿爸那一聲雷吼，幾個也吃了冰的堂弟一致指著他準備告發，但都不及自家兄弟阿河那結結實實的一句，簡直當胸一記悶雷，劈得他五臟六腑都散了。

「阿兄昨昏請阮一人呷一枝冰。」阿河的神情還帶著幾分大義滅親的得意。

「呷冰？」沒吃到冰的堂姊妹們個個瞠目，彷彿錯過什麼好事似的。

「阿發，汝佗來的錢？」阿母尖聲問道，「汝是遐愛呷冰？無呷會死嗎？」

是啊，沒吃冰會死嗎？

怎會那樣愛吃冰？

期末考前一天放學，許宗佑買了一支紅豆冰邊走邊吃，大大的誘

惑著阿發。

「許宗佑，給我吃一口啦！」

「才不要咧！」

「拜託啦，下次我帶我阿嬤做的草仔粿請你吃。」

「真的喔？」

「真的啦！」阿發一時心血來潮加了自我詛咒，「騙你我就是雷公仔點心。」

後來許宗佑讓阿發咬了兩口冰，那紅豆冰滋味一直留在舌尖，整個夜裡阿發躺在床上舔遍了每個牙縫，感覺紅豆屑躲進牙縫，正在著床磨牙，也許很快就有嚐不盡的紅豆冰了。

紅豆冰的滋味每天不預警的撓搔著阿發，暑假期間他多的是時間，整天挖空思想著去哪裡找尋破銅爛鐵好換幾個錢買冰來吃。

天空那抹紅血不知什麼時候暗了下去，再一分一分轉化成一種詭異的藍黑色，感覺就要穿透頭頂這些樹枝壓到身上，阿發弓起雙腳緊緊貼住肚子，兩隻手圈住雙腳，彷彿這樣就能護住自己。

往常和弟弟們在山坡上或小溪裡玩耍的情景，這時竟不由自主的一幕幕躍上腦海。

暑假裡吃過午飯的時間，阿發和弟弟們總是悶得發慌，抓住大人和阿嬤各自回房午睡的時間，一溜煙就往外跑。

晴空萬里的七、八月天，阿發常和幾個弟弟在後山果園裡鑽進鑽出，不是翻滾，便是踢石頭、抓樹枝。果園待久了也會生膩，二叔家的阿財總會適時提議：「我們去小溪抓蝌蚪吧！」

玩水的提議立刻引起眾家堂兄弟熱烈的迴響，很有默契地把大人禁止溪裡戲水的叮嚀全拋到腦後。

「好耶！」

「走吧！」

「吹口哨向前進，人生多麼快樂……」

毒辣辣的夏日太陽，像一只超大燭光的電火球當頭照著，五個年齡相近的小男孩脫下衣褲，一個個光條條的下了水，一邊玩水一邊撈蝌蚪。

「阿兄，辱起來的蚪怪仔欲放佢位？」才上小一的阿河還是不習慣說國語。

「阿河汝是無頭神嗎？咱逐口灶毋是攏藏一個玻璃罐仔佇土地公廟後壁。」阿財說著跳上溪岸，胡亂套上上衣短褲就往不遠處土地公廟跑去。

「對喔！」阿河終於想起來了。

「阿財，幫阮大家提喔！」阿發說。

「無愛，恁家已來提。」阿財的聲音上上下下飄來，聽得阿發火大，

命令自家弟弟，「阿河，汝去提咱兜的。」

阿河不發一語爬上溪岸，阿進和阿山也跟著手腳俐落的跳上了溪畔，一個先穿了褲子邊套上衣邊跑，另一個則是相反，已穿了上衣正提著褲頭，然後追在阿河身後東倒西歪跑著。

阿發站在溪裡，往下游看去空無一人，回過頭看向上游，天清水明明，不知怎的腦海竟浮起學期末國語老師講課時說過的一段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莫名的往胸口上堆，阿發似乎真能體會到天地間只剩自己一人的孤獨，他突然很想要方才自他眼前跑走的弟弟們都回到身邊。

天色迅速變化，沒多久便像罩了黑網一樣，一隻看不見的手開始穿透肌膚，觸摸阿發的心。阿發一個痙攣，突然一道光射來，眼前瞬間大明亮，思緒閃跳出前天請弟弟們吃冰，幾個人爭著問他錢從哪裡來。

「莫問退濟啦！」

「侯……你是偷提錢去買冰喔？」

「阿城，汝莫亂講話喔！我是撿鐵盒仔去賣啦！」

「阿發，佢位有鐵盒仔會當撿？汝嘛帶我來去撿。」阿財的舌頭舔著看得見幾粒紅豆的枝仔冰。

「後擺再閣講，枝仔冰緊呷啦！」阿發擰著蚯蚓般的眉幾許不悅。

「對嘛、對嘛，阮阿母定定講有通呷就好，哪有遐濟話屎？」

「是嘛，阿財汝冰加呷寡，話屎卡少一寡。」

「阿發，汝是講我會當加呷一枝冰嗎？」

「佢來加一支冰？」

「汝啲蔗毋是按呢講……」

「呷冰啦，莫遐濟話屎啦！」

阿發後來不再理會這些，逕自朝果園走，果園不但隱密性高，還因樹蔭遮蔽冰較不易融化。

「吹口哨向前進，尋求快樂人生……」阿發邊走邊跳還邊吃邊唱。

「……肩並肩去踏青，野外好風景……」

「旭日升照當空，彩霞已無影蹤，高山流水美如畫，ㄟㄟㄟ」

「哈哈，阿財不會唱了。」唱著唱著大家不知不覺用國語交談起來。

「又怎樣？」

「吹口哨向前進，人生多麼快樂，山谷中回聲響，牧童唱山歌……」

「阿發，我們是牧童嗎？」

「不是嗎？阿嬤有時候會叫我牽牛去吃草。」

「那只有你是牧童，我們不是吧？」

因為歌詞裡的牧童字眼，吃著枝仔冰的弟弟們，竟一個個跟他劃起界線，阿發那時心口不由自主的湧起一陣酸味。

「呃……」

「阿發，汝按怎？」阿財一緊張又回到最熟悉的母語。

「……」

阿發噤聲，只是搖頭，他如何跟眼前四個弟弟開口說他的心酸，阿嬤常常跟他們幾個堂兄弟說些「打虎掠賊親兄弟」、「叔伯兄弟是同宗同源同血脈，恁是毋通親像阿進怨阿爸，無惜兄弟情」的話，說著說著，阿嬤便會用她那雙比劍還鋒利的眼睛瞪向三叔，三叔總像被利劍砍到似的，一顆頭垂掛胸前，久久抬不起來。

阿發的印象裡，三叔只要遠遠見到阿嬤身影，總會機巧閃避以免正面迎上，每每看到這情形，不知怎地阿發總是聯想倒「冤家路窄」這個成語。

「呃……」

阿發又咯了一聲，滿嘴紅豆味，忍不住再嚙下去。

「啊，一定是阿發啲蔗呷太濟枝紅豆冰啦！」向來也像三叔一樣默不作聲的最小堂弟阿進忍不住發了言，這話讓幾個堂兄恍然大悟。

「哈哈，阿發汝呷甲打咯。」

「阿兄汝是溢赤酸喔？應該死好啦！」

阿發沒想到自己同胞親兄弟阿河竟是口無遮攔的詛咒起他來了。

「阿河，這馬是舊曆七月時，阿嬤講過莫亂講話，汝袂記得啊嗎？」

阿財的提醒讓阿發原要出口對阿河的詛咒硬生生的卡在喉頭，真是的，白白讓阿河詛咒了一句，這死囡仔，我剛剛還請他吃了一支冰呢！

阿發心裡大大不爽快，不由得怨起自己，吃飽撐著了竟跟幾個兄弟分享喜悅，可卻沒人感恩他。

哼，以後沒了！

阿發決定不讓這些懊悔填滿心裡，他轉而又唱起兒歌。

「吹口哨向前進，人生多麼快樂，山谷中回聲響，牧童唱山歌，紅日落霞滿空，遠處炊煙幾抹，美麗風光任欣賞，人人笑呵呵。」

「吹口哨向前進，人生多麼快樂……」弟弟們也跟著大聲和。

「轟——、轟——」

幾聲響雷打在遠處，阿發不由自主的打起顫來了。

這種天象實在詭譎，再癱在果樹下恐怕不是辦法，他站起來想跑，

又一道光迎面而來。

閃電宛如白刃，劈頭就來，就要揮到眼前，亮得嚇人的白光，突然閃出了仿如木炭一般焦黑的安田叔。阿發一緊張立刻就跑了起來，閃電則如影隨形的追著，拔足狂奔中因為天際響起的雷聲而踉蹌了一下，然後整個人仆倒在地，阿發順勢把頭埋在泥地上，那瞬間他感到一陣熱氣拂過他的背脊，憋著不敢大口吐氣，七上八下的心裡還不忘呼請「媽祖、觀世音菩薩、天公、三界公、耶穌、天主，恁攏愛保庇喔！我毋是故意欲偷賣厝叔的金斗甕仔啦，我是……」

阿發忽忽想起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曾經嘴饞到跟阿嬤吵著要吃點心，吵著吵著，靈光一閃，想起阿嬤三不五時就出口的「雷公仔點心」。

「阿嬤，人欲呷雷公仔點心啦！」一時興起，開口大吵。

「憨囡仔，看汝是欲呷紅龜粿抑是草仔粿，阿嬤攏會做予汝呷。」阿嬤撫著阿發小臉和靄說道。

「人毋愛退的啦，人干焦愛雷公仔點心嘛！」

「哪有啥雷公仔點心？」

「汝家己定定攏按呢講啊！」

「我……」阿嬤被阿發這麼一回嘴，宛如阿發無預警就塞個草

仔糶進她嘴裡，塞得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汝起疍啊喔？呷啥雷公仔點心，汝若無乖，就叫雷公共汝槓死，按呢汝就是雷公仔點心啊啦！」那天湊巧大姑回後頭厝，念初二的大表哥天貴為阿嬤發聲，恐嚇了阿發，但阿發還是一知半解。

「阿貴啊，汝按呢咒懺阿發做啥？」阿嬤不捨林家長孫平白無故遭受詛咒。

「阿嬤，汝家己毋是定定按呢講三舅？」

阿嬤沒料到又被長外孫塞進一個草仔粿，這會兒一張臉漲得通紅，好似關公來到現場。

幾年過去，阿發上了小學之後，道聽塗說多了，終於明白雷公仔點心真不是好東西，那是詛咒人讓雷公給擊斃的意思，他對自己小時曾經吵著吃雷公仔點心的行為赧然。他雖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無知，但他也還不是那麼的相信雷公真會把人擊斃。

那時倒是阿發心中常有惑，為什麼阿嬤總是那樣詛咒三叔，三叔總也認真耕種，天未亮就下田，太陽下山許久才見他荷鋤回來，颱風來了爬上屋頂整理屋瓦的是三叔，大水來了忙搶救雞鴨鵝豬的也是三叔，對這個家最盡力的一直都是三叔。

這樣的三叔如果真成了雷公仔點心，還有天理嗎？

三年級時發生了鄰家安田叔那件事後，阿發自此不敢再小覷閃電打雷的威力。

同是夏日的午後，聽說安田叔一如往常提著酒瓶四處晃盪，六、七分醉的安田叔在他家水田邊遇上大雷雨，安田叔不知是來不及逃，還是怎麼樣，總之當他家人找到他時，安田叔是倒栽蔥直挺挺在他家的水田裡。

阿發去放牛，沒看見被雷擊個正著的安田叔，後來從家裡阿爸阿母和叔嬸們嘴裡透出的風息，阿發雖沒親眼見到但也知道安田叔整個焦黑成木炭了。

安田叔的阿母——阿免婆整個崩潰，天一陰就想起她那被雷擊斃的兒子，便又哭得呼天搶地，「阿田啊，汝這個不孝子，做汝先走。」

有時阿免婆是他家大埕口喃喃自語：「我就叫伊莫飲酒，伊就毋聽，是真正赴欲去予雷公做點心啊？」

「轟——」

雷繼續打著，阿發害怕到腳軟，整個仆倒在地的他完全沒有力氣爬起來。

在阿母說過一段家族隱諱歷史之後，阿發雖能理解阿嬤的心情，但三叔呢？得揸那沉重的十字架揸多久？

阿發呼請眾神明的聲量越來越小，小到幾乎沒了，害怕越填越多，宛如山林裡的猛獸全撞進他體內，恐懼到了極點。

偷走阿嬤的鐵盒這事，是不是連神明也生氣了？

仰頭透過樹梢縫隙看去的天空一陣明一陣暗，那光詭異得教阿發心裡發毛，眼前恍然有具焦黑的人，正緩緩一步步向他而來。

亮光之後沒多久，四周響起「啪啦」一聲，之後空氣中透著一股焦味，這焦味越來越濃，把阿發裹得密不透氣。

阿發以為，自己已成雷公仔點心了，眼淚從眼角流了出來，「阿嬤、阿爸、阿母，我……」

阿發試著動動身子，四肢還能自如活動。

阿發一骨碌爬起，慶幸自己還能呼吸，明顯沒成了雷公仔點心，心裡不無幾分竊喜，可他仍然好奇，焦味從何而來？

是誰成了雷公的點心？

猛一回頭，看見距他不遠，他方才靠著的那棵龍眼樹，被雷削成兩半，斷裂處正冒著煙。

阿發駭住了，張口結舌，如果剛剛沒跑開，現在焦黑的可就是他了。再一想，如果在跑的過程沒跌倒，那麼跑著的他也必然會被雷擊中。連著兩個危機，教阿發渾身發顫，老天真的不容他？雷公真要找上他了嗎？

因為雷公，阿發抖顫得更厲害了。

可他又想到連著兩個危機都化成轉機，莫不是尪叔暗中保護了他？

這一想，慚愧至極，眼淚噴泉似湧出，自己對尪叔做了不可原諒的事，尪叔卻還要保護他？

阿發想著尪叔，竟就定定立在果園外圍。

沒兩秒，天就嘩啦啦下起雞蛋大的雨，一顆顆敲向阿發身上，阿發還在為毀了尪叔最後身家、傷了阿嬤的事懺悔。

一大滴雨水跳進阿發的眼睛，眼睛刺痛得很，眼淚模糊了視線，他彷彿看見阿免婆追到田裡去看安田叔，蒼老的臉頰上錯縱著淚痕，大聲咒罵安田叔是雷公仔點心的阿免婆，其實是極端不捨安田叔。

婆婆淚眼裡阿發也看見了阿嬤，一向把他當寶疼的阿嬤，老淚縱橫的喚著他回家，「阿發啊，轉來喔！」

雷還在天空竄來竄去。

毀了尪叔的金斗甕，會不會也毀掉阿嬤的命？這一念讓阿發提起腳跟要跑回家去看阿嬤。

一邊跑阿發一邊抬頭看著天空，正在這時從遙遠天空閃來一道白光，白光鑽得奇快無比，眼看就要臨到頭頂了。安田叔黑炭般的臉孔

出其不意地跳入阿發的腦海，在密集連聲串響的雷吼之下，阿發幾乎要以爲安田叔就立在附近的田裡向他招手。

「轟——」

又是連聲響雷，震得阿發的心臟幾乎跳出嘴巴。阿發無意識地把上下唇抿得死緊，阿嬤平常那句叮嚀卻在這時和著響雷跳進腦海。

「阿發仔，陳雷公囉，緊轉來，無是會變做雷公仔點心喔！」

他才不要做雷公仔點心，可雷還是連續打個不停，怎麼辦？

阿嬤的話跳出來後，阿發連怎麼辦都不去多想，甚至顧不得已經一身濕漉漉，不做多想仍然在泥濘山路上狂奔。阿發邊跑邊抬頭偷偷睨著澆了墨似的天空，宛如阿爸生氣時瞬間就垮下來的臉，阿發越看越是害怕，更是用力揮動雙臂往前跑。

可距離自家的大埕，還要好長一段路。

天哪，回家的路怎這麼長？

天空急急畫下一道彎彎曲曲白光，直直向著阿發而來，阿發看著頭皮發麻，不禁想到，安田叔那時是不是也遇上這樣的大雷公？

安田叔怎麼不跑？

因爲跑回去的路太長，所以安田叔乾脆不跑？

還是阿免婆常指著他罵「汝這個雷公仔點心」，安田叔才賭氣要

驗證看看，雷公是不是真會收拾了他？

不，我不要做這樣的驗證，我要回去向阿嬤懺悔。阿發反覆對自己這麼說。

阿發奮力跑著，大雷雨中已跑至自家三合院外的小路。遠遠就聽見阿嬤的呼喊，「阿發仔，陳雷公囉，汝緊轉來喔！」在雨中浮浮沉沉的一聲聲，填著滿滿阿嬤的焦急。

轉了彎就會看見家裡大埕了，雨瀑裡阿發和一個與他反向跑著的人擦身而過，數秒後那人又反轉回來，與他並肩，雙手在他頭上圈起一層防護網，並且說了，「轉來就好。」

阿發聽見了三叔滿是疼惜的語調。

「轟轟——」

驚天響雷就這時劈頭轟來，阿發好似被拐了腳般的以拜天公姿勢仆倒大埕口，背後立即瀰漫起一股焦味。

「嗚……阿嬤，我毋對，請汝原諒我！」阿發大哭。

同這時間幾個大人雜雜沓沓朝大埕口奔來，但越過阿發。

「阿富啊，汝放阮母子是欲按怎？嗚……」三嬸淒厲的哭聲比響雷更令人發毛。

「阿富啊，汝這個夭壽死困仔，阿母無怪汝！」阿嬤催心拉肝的嚎哭教阿發全身癱軟起不了身。

台灣媳婦

優選 / 張敬雅

我曾經不只一次地想著，這個家，最後會怎麼樣？

我做了五個情境假設，A，公公先走；B，婆婆先走；C，大哥先走；D，越南大嫂跑了；E，我和丈夫離婚了……

後來我又想著，也許根本不會怎麼樣、沒有怎麼樣，不管發生的是哪一種情境，日子還是得過，飯得吃覺得睡，孩子得罵碗得洗，沒一樣躲得過。

因為他馬的日子就是有辦法讓人像下陡坡一樣，非得一步步往下踩，你不走也不行，你不走，後面的人一舉腳就能把你踹下去。

我想婚了

打從我第一次踏進這個家，格格不入的感覺便如影隨形。

丈夫家是經營民宿的，在竹崎山上，經營民宿之前，公婆都在民雄賣豬肉。

爲了拓廣人脈，也爲了某種我不是很理解的商業經營策略，公婆各自經營一個豬肉攤，一個在市場入口，一個接近市場出口，也就是

說，自公公攤前流走的客人，很可能在離開市場前就被婆婆撈起來，結果，客人轉來轉去比來比去，付出去的錢最後其實都是交到同一個人手上。

婆婆是很勤儉持家的女人，年輕時爲了攢錢，根本不敢坐月子，她最怕生產期間長久經營的老少顧客紛紛流失，寧可撐到最後一分鐘，也不願輕易休息。她知道，人是慣性的動物，一旦習慣養成，要想改變就很艱難，因此，她的五個孩子都是在刀光血影中出生，可惜老大出生沒多久就夭折。

她在茹苦含辛的歲月中一點一滴養大四個孩子。

十年前，我的丈夫、她鍾愛的小兒子向她提出結婚的想法時，她很反對。

當時我與丈夫已經交往四年了，我不知她從何斷定我不是個勤勞的女人，但她一口拒絕了兒子的請求，希望他再等等再看看。

拒絕的理由還包括：哥哥姊姊都未嫁未娶、碩士學業尚未完成、剛出社會沒有經濟基礎、家裡目前沒有多餘的房間……

我當然氣不過。

也許心結就是在那時種下的。

像我這樣外向活潑、腦筋靈活、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怎能忍受如此羞辱！我在心底暗自決定，結婚這事我只說一次，如果再讓我看

見你們一家這樣溫吞躊躇，那就不用了！

我不喜歡跟人搶東西，如果要我用搶的，那我就通通不要了。

還好，阿婆及時表態支持，讓丈夫不至孤軍奮戰。隨後，公公也表態了，情況開始翻轉，扣掉那三個總是抱著電腦、只有吃飯時間才會向客廳聚攏的哥哥姊姊，比數來到三比一。

最後，婆婆終於軟化。

老實說，十年後的今天，我仍不知道這踏入婚姻墳墓前的最後一哩路，丈夫是怎麼走的，是阿婆與公公聯手對婆婆施壓，還是丈夫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把戲奏效了，也有可能，是婆婆自己想通的。

再老實說吧，我之所以想結婚，主要是受了我表妹妹的刺激，她比我小三歲，就在我結婚的前一年，很順利地把自己嫁出去了，嫁給一個父母雙亡但繼承一大筆遺產的小開，然後雙宿雙飛移民英國。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結婚這件事，從小到大，無論做什麼，表弟表妹都以為我為領頭羊，我讓他們背唐詩、寫書法、罰站、做家事，包括跟大人要錢，他們都不敢反抗。可是，就在我被閃著水鑽晶光的緞面薔薇紅刺傷眼睛的那一刻，我開始意識到結婚這件事。

兆品酒店，席設三十桌，背景是討喜的天堂玫瑰和李查克萊德門，表妹夫請來四人一組的小型演奏樂團，每個抱著大提琴的長髮女子都

是白色緞面晚禮服。

我卻感到心慌。

我不需要一個沒有父母的丈夫，也不奢求大筆財富，我只要一個懂我、允許我做夢的男子。

無聊的日子

婚後不到一年，公公婆婆便先後退休了。賣了三十年豬肉，他們閉著眼睛也能分辨大里肌、小里肌、豬頭肉、豬面肉（松坂肉）、肩胛肉（梅花肉），當然，還有前腿肉、後腿肉。我婆婆最厲害的一招是，徒手斷斤兩，她習慣在切片或川燙前，先惦惦豬肉的份量，然後自言自語地唸著：「半斤」、「十兩」，或「五斤」、「十八兩」，她也很會爆豬油、炸豬脂。

所謂的炸豬脂和爆豬油可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是豬肉行家才會做的「細饅仔」，以豬皮或切塊的豬脂肪為材料，大火大油炸得酥酥脆脆，再配以蒜蓉醬油膏，既是下飯菜，也是飯後小點心，吃起來咯滋咯滋，有點接近炸豆皮，也有一點像泡過油的寶卡卡。

舉凡豬肉料理，她大概沒有不精通的，我最喜歡她的香煎松坂肉和薑絲豬腦湯，軟嫩多汁，入口即化。

曾經，我們也有過情同母女的日子。在我和她還沒交惡前，我最

期待的便是周末回家吃晚飯。

那時，我還在市區的私立高職任教，同時進修碩士學業，每天都累得像條狗，又因為不願放棄寫作的夢想，家事幾乎都是丈夫在做，我有時會處理，但大都草草了事。

婆婆每來必唸，從客廳唸到廚房，從廚房唸到廁所，再從廁所唸回冰箱。她有一個極大的壞習慣——從廚房判斷女主人的性格。

不管去誰家，她講沒幾句就往廚房走，走走看看之後還要開冰箱，一開冰箱，她就陷入一種異樣的安靜，然後，回程的路上，她就有話題聊了，先是主人家的職業、主人家的兒女，然後是主人家的衛生習慣和主人太太的勤勞指數，最後當然是這勤勞指數和環境清潔度、每月下廚頻率的整體評估。

她講這些話的時候，油油胖胖的臉龐總會閃現一種異樣光彩。

大部分的時候，我會陪著她聊，不然氣氛太尷尬了，大姑小姑不做家事，對於母親的話題興趣缺缺，有時嗤之以鼻，有時附和一些無關痛癢的背後話；而公公和丈夫都是寡言的人。這樣的組合塞在一臺廂型車裡，常會給我一種空調沒開的錯覺。

除此之外，她算是一個好相處的婆婆，她不太過問生孩子的事情。在她家裡吃飯時，也從不要求我灑掃庭除、洗碗拖地，連進廚房都不用，她是她廚房裡的王，自有其備料步驟行進動線，她嫌我礙手礙腳，總是趕我去客廳，看電視、吃水果什麼都好。剛結婚那陣子，我還不太習慣當一個讓婆婆伺候的媳婦，老在廚房門口徘徊，但姑姑大伯全都這樣，一人顧一台電腦，丈夫更是一副終於放假了終於無事一身輕的慵懶沙發樣，所以，久而久之，我也就很不孝地入境隨俗了。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錯了，無論如何都應該介入的，婆婆在家的地位很小，在廚房的地位很高，她是廚房裡的王，但出了廚房什麼都不是，充其量就是一個彎腰駝背膝蓋骨退化視力也退化的碎唸老人，她的責任心很強，強到七十歲了還在幫兒女操持家務煮三餐，我當時不明白她的寂寞，總想改變，好比她伺候兒女的心態、接近潔癖的習性，好比她不擅交際不愛出遊的吝嗇。

好比她堅持蘋果水梨要去皮去蒂切好一瓣瓣才端上桌的奴性；又好比，她家四壁那永遠一成不變的褪色象牙白。

白中帶黃。

被遺忘的四物湯

日子就這樣過了十年。

十年來，我最氣的一次是，她罵我「破格」。

爲了一鍋被遺忘的四物湯。

某個下班後的晚飯時光，我一走到巷口就發現她正等在家門前，手上還提著一個沉甸甸胖鼓鼓的塑膠袋，馬上拿起鑰匙給她開門。

她一進門就問：「阿宗呢？」

我回說加班。丈夫在資訊業，通常要八點左右才會到家。

她便把塑膠袋往餐桌上一擲，好像終於卸下重擔似地說：豬肉水餃五十顆，我自己包的，拿去冰。

我便照做，沒想到她又跟著到廚房來了，開始東摸摸西瞧瞧。她先用右手抹過碗櫥，體會那充滿微小沙塵的粗糙，然後在檯面盡頭處，用拇指與其他四指互搓，表示「很髒」；又湊到瓦斯爐前面，對著爐架邊緣左看右看，再順勢看向磁磚、抽油煙機，然後又死性不改地伸手去感受。

油煙暴跳後又冷凝的粒粒激情。

我感到呼吸沉重心跳加速，一整天講課下來，喉嚨非常不舒服。

可是她的到此一遊還沒結束，就在她手掌按上冰箱把手猶豫著要不要拉開、我開始心悸昏眩的那一刻，高職國文課本（三民書局版）第一冊第四課的句子忽然跳了出來，「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你電鍋在燉什麼？」

「啊！？」

「我問你電鍋在燉什麼？」

「沒有啊，我沒有在燉東西……」

奇怪，她手按在冰箱門把上眼睛卻對著電鍋和微波爐。

也不知她是從哪裡生出來的靈感，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國文教久了，很多課文裡的句子常常莫名其妙地在心底響起。

她按下開蓋按鍵，白色電子鍋的鍋蓋立刻像汽車引擎蓋一樣翻起，一股異味撲鼻而來，我踮起腳尖探頭一看，唉呦，那是我大前天燉的四物雞湯！

我不但忘了喝，還忘了燉湯這回事。

可是一切都太晚，我探頭的同時她也伸頭，又因爲視力退化的人鼻子總是特別靈敏，她早就辨析出大熱天裡湯汁發酵黴菌活躍的酸腐氣味，她轉頭看著我，用很凌厲的小眼，又轉頭看看黑色油花上搖曳的朵朵白菌。幾年來生不生小孩的問題她和公公只過問過兩次。有一回，她和我媽聊著聊著，竟不約而同地主張起不要生小孩來，而且強調，「不生才是聰明人！」

然後是一連串的時代不同了哪由得父母作主一天到晚一言九頂還被嫌囉嗦小孩不聽話做父母的勞心又勞力根本是賠本生意什麼的，說

得我面紅心跳，幾次開了口又無法反駁，最後的結論便是，「不用生！」、「兩個人好好過日子就好了！」

她們不知道，做兒女的常常都是為反對而反對，因為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而做兒女的會頂嘴，也是有苦衷的。

總之，她們這樣異口同聲地，害我反而更急。所以才會去搞四物湯調整體質，可是教學與帶班的工作齊壓上身，下班後又趕著寫作，才會以為按下電鍋燉煮鍵就算有補到了！

總之，十年後，我終於出書熬成一個作家了，也懷孕了，而年過四十的大伯終於緊張起來了，他對台灣的女人徹底寒心，他必須向外發展，前進東南亞，不然一輩子都別想結婚！

婆婆的好消息

破格事件後，我與婆婆冷戰整整一年，我用盡各種藉口逃避假日的聚餐，但我婆婆一點都看不出我的不爽，我們不回去，她在電話裡對著兒子罵兩句後隔天就會送東西過來，我很想跟她攤牌，讓她知道我就是一個作家，不要用傳統價值來衡量我，我不吃那一套。

一個下著大雨的黃昏，我等待的時機終於來到。那時孩子剛剛睡著，她又來了，帶著滷豬腳和哥哥在越南已經挑到媳婦的「好消

息」，她說，「你哥哥打電話回來說，仲介叫他不要挑太漂亮的啊，呵呵……」

呵呵，令人刺耳的「呵呵」，我不想搭腔，干我什麼事！？

但婆婆沉浸在自己的喜悅中，「怕他 Hold 不住啊！呵呵！」

又是「呵呵」，令人生厭的「呵呵」，哼，花錢買婚姻，日後問題更多！

我坐了下來，窗外大雨滂沱，室內陰暗得很，我不想開燈，反正她眼睛不好，看人看物總是沒有明確焦點，我坐在她斜對面的沙發上，瞪著她，「你記不記得你之前……」

她卻忽然轉頭，盯著餐桌角落一條泥土色麵包，口氣急躁地對我說，「厚，拜託勒，我才給過你你又買這個襪什咪！？」

「為什麼不能買這個？你哪有給過我？」

每次都這樣，她台語我國語，遊走在爭執邊緣的婆媳雙聲帶搞得我內心好幾把無名火。

「安怎沒有！我頂次才給你！」

「你哪有給過我！？」

「我頂次才給你一條菜瓜布，還是你跟我討的……」

我愣了一下，「媽媽，這是法國麵包！」

她也愣了一下，立刻伸過手抓來那個泥色條狀物，湊到眼前一看，

然後大笑起來。

她離開之前，我都沒有把內心的不爽吐出來，我試著不要讓自己的笑聲與她那樣同步，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她笑完之後臉色非常紅潤，嘴角還微微顫抖著，好像一些壓在心頭的陰霾終於散了點，她提起開民宿的事情，她說大伯的體質太弱體力也差，三更半暝不睡覺下班還抱著電腦體力怎麼會好？感冒兩個月了還好不完全，咳到發燒，昨天又去打點滴，扛豬肉的工作幹不下去了，她和爸要把山上的老厝重新整修，那個位在大坑山山腰的二層樓老厝可以隔成六個房間，自己當老闆，你哥哥才會有責任心，「唉，那麼多年沒有做生意了，不知道做不做得成……」

最後一句，像說給自己聽的。

一年多前，我曾經當著全家的面勸阻大伯去扛豬肉。

扛豬肉的差事很苦的，晚餐過後就得上床，凌晨一點就得進到養殖場，先把豬趕上車載到屠宰場，再把殺好做過記號的豬體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分送，一定要在開市前把豬肉就定位，不然肉販會來不及肢解、清洗、分類展售，這是非常非常耗體力的工作，婆婆不會不明白，不能爲了賺錢硬把失業很久的兒子塞進不合適的職缺裡。

我記得，婆婆當時很氣，氣我多嘴，哥哥終於答應了我還這樣動

搖軍心，她在料理台前唸了我兩句後又把我從廚房趕出去。

我至今還記得她揮趕的動作，緊蹙的眉頭。

這下好了，自食惡果還害兒子大病一場。

臨走前，她從皮包掏出一個紙盒遞給我，叫我每次都要用，一次一顆泡水稀釋可以用很久，還說裡面有說明書，要我好好看看。

我一接過來，讀完上面紅豔豔的印刷字體後，火氣又上來了！

我想塞回去給她，立刻開了鐵門要追出去，但她機車已經發動了，轟撲一聲對著我施放臭氣。

越南妹來了

等我再走進公婆家時，越南大嫂已經來了。

前後大概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移民署要查閱夫婦兩人的生活照和通聯紀錄，更要核對結訂婚流程，尤其是雙方家庭背景經濟狀況，好確認是否爲人口販賣或偽詐婚姻，中間一度因爲語言不通夫婦兩人對家裡債務的說明有明顯落差而遭面談官退件，還好哥哥有認真做功課，一次又一次親自說明（把僅剩的微薄存款都花光了），最後駐胡志明市的台辦處終於通知准了。

她小我六歲，皮膚白皙，長得豐腴清秀。

看來也是家裡的寶貝，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為脫貧而遠嫁台灣的外籍新娘。

一開始的困擾是，她的衣著。越南小姐喜穿成套服飾，連睡衣也是，墨綠、深紫、靛藍，一套套色彩飽和的貼身家居服，形成家裡突兀的移動物，尤其是胸襟上一小塊裝飾用薄紗，隱隱浮湧著青春的甜味。

像我這樣瘦小的女子，很難不去注意。

偏偏她學中文不太認真，想聽清楚她的表達，又得將目光一直投注過去。

除此之外，一切都好，婆婆讓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煮飯、備料、洗碗、倒垃圾、切水果、掃地拖地，婆婆載過她幾次後，她也能自己騎著小綿羊上批發市場買魚肉。

她花了很多時間在廚房。

凡婆婆手指行走處，她都沒有遺漏。

她很聰明，知道將自己調整到接近外傭的位置，總是最後一個吃飯，第一個拿起抹布菜瓜布，再之後，她甚至還上班，到市區專賣越南美食的小吃店打工。

很快地，當婆婆說起「新婦」這兩個字時，尾音總是自信而上揚，常常都是俐落而堅定地以「阮新婦……」做為每一句話的開場。

我覺得不安，非常不安，而且是愧疚多一點。

我想再走進廚房，讓婆婆感受到兩個幫手的欣慰，雖然兒女排斥家事，但是她有左右手。

可以代替她的眼睛、她的膝蓋。可是，婆婆總是對著她發號施令，等著她趕上一切她行之多年的烹煮流程。

我像一個等不到長官命令又不敢擅離職守的傻大兵。

兩個月過去了。

三個月過去了。

婆婆用「聰明」來形容大嫂，還下了一個「我很滿意」的結論。

不知道有沒有人顧慮到我的心情，也或者，一個懶散成性鎮日作夢的媳婦的心情，是不需要被顧慮的，我又開始抗拒回家。

還好寫作能安慰我，我以帶小孩為名辭了教師的工作，在家裡盡情寫作，職場甘苦、社會觀察、女人慾望、男女情愛，連外籍新娘在台灣的「亂象」，都是小說的好題材。

公公問我要不要上山去幫忙，民宿的生意漸有起色，他讓我給每一種房型起名字，他說，有四人房、二人房、家庭房，四人房分兩大床和樓中樓兩種，家庭房有小木屋和日式隔間兩種，每一間都要搭配內外視野起個獨特響亮的名字，他要我好好想一想。

可是婆婆罵他無聊，明明從 201 編到 205，再從 301 編到 304 就好了，簡單明瞭！別玩什麼阿里不達的花樣。

有一回，婆婆和大嫂在廚房忙午餐的時候，我鐵了心要進去幫忙。

趁著她倆雞同鴨講討論麵先下還是高麗菜先下時，我取來菜瓜布，把流理臺裡的鍋碗先洗起來；然後，又趁著她倆討論冰箱剩菜時，擠入兩人中間置放粘板的位置，掄起菜刀，切下退冰後硬度剛剛好的五花肉。

沒想到，這樣的舉動惹惱了婆婆，也或者，嚴重干擾了她的動線，她對著刀起刀落的我，說了一句：你毋免惦這多無閒！

是「多無閒」還是「假無閒」？

那一刻間，我真有說不出的委屈，我極想告訴她：我的第二本小說集要出版了！

可是，我感覺一切都來不及了，就像那個沒有趁新鮮喝掉的四物湯，也像那個來不及挽回、按下開蓋按鍵的手勢，鍋蓋彈開，一切都來不及了。

大家都愛越南妹

那民宿我去過幾次，在半山腰上，雲霧繚繞間。二層樓磚造平房，搭配木構陽臺大斜度屋頂，很有幾分古樸典雅的意趣。

屋後還有一片櫻花林。

屋前大門上垂著兩只紅燈籠，公公將它命名為菊園，為了紀念過世很多年的老母親。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做得很帶勁，那些刻有「鍬形蟲」、「溫泉蛙」、「笑翠鳥」、「野薑花」、「綠光森林」、「浪漫滿屋」、「星月傳奇」的木牌被掛了上去，於是每個房間好像都有了自己的靈魂。

如同畫龍點睛。

雖然婆婆還是搖頭，她老是搞不清那些名稱和房型和位置的關係，但哥哥姊姊們都接受了，我們工作的時候總是說：「鍬形蟲要打掃囉」、「星月已經被訂了」、「只剩浪漫了」或者，「客人只要浪漫！」

他們派給我「溫泉蛙」、「笑翠鳥」、「野薑花」，他們總是說，「溫泉蛙很亂」、「笑翠鳥說隔壁的野薑花太吵」、「野薑花的備品要補了」……

而大嫂，被分派到的都是四人房，工作量是我的一倍，加上煮飯洗衣倒垃圾，和小吃店打雜的工作，我開始為她感到一種忿忿不平，我甚至在想，這種利益交換男性主義主導的婚姻生態裡，她會不會感到不公平？

我的大姑與小姑，是不進廚房的，大部分的時候，她們用嘴，挑剔菜色、評論口感、支使老爸老媽；又因為沒有對象，因此抱定不婚，下班後總是電腦手機和零食，她們的工作穩定衣著中性，她們只在週末分擔家事，一個掃地一個擦桌。

對比兩個姑姑的悠哉，大嫂會不會感到不公平，真正的家人是不會如此對待的，至少，我娘家媽媽不會同意，結婚第三年就把丈夫開除的媽媽，是不可能允許女兒這樣高高在上等著被伺候，她是個脾氣不好的會計小姐，她和顧家的婆婆很不同款。

從小我就知道，家事不但無聊，而且寂寞。

我不知道大嫂如何排解寂寞？她有寂寞嗎？越南新娘不會寂寞嗎？越南新娘能不能寂寞？

看著大嫂忙進忙出的身影，我總是問題一堆，她的臀型豐滿、手臂白皙，那裏有她的寂寞，她的腰身渾圓、小腿粗白，那裏也有她的寂寞，但我看不真切，也許，寂寞藏在細嫩的頸項間。

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寂寞。

我曾經私下問過長期失眠的大伯：娶了太太後，有沒有比較好睡？

他說有，好睡多了！

但大伯和大嫂的互動很少，大伯本來就是內向寡言的人，加上語言不通，娶了老婆之後，抱電腦的時間並沒有比較少，我很好奇夫妻

之間真的能夠只「做」不說？

大伯應該要多陪陪她的。

至少，那時大家都先放下自己的正職來幫忙，或者結束正職後趕回來幫忙，家裡出現難得的和樂與團結。

可是，不到一年，情況就變了，丈夫和姑姑們幾乎不再上山，大伯也因為與公婆在餐點內容和經營方式上見解不同屢起爭執，就連我與丈夫，也是吵不停。先是保母的問題，然後是小孩教養的問題，再來是打電動滑手機的問題，我白天上山幫忙、傍晚趕回來帶小孩，無法寫作已經夠焦躁了，他卻老是癱在沙發上滑手機，我知道他只是想放鬆，我知道他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我更知道資訊業工時極長嚴重耗損身心，可是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更加放肆地端捧手機耗損眼力體力。

我藏了他手機，他就像個遊魂般在家裡走來走去，地板不拖碗不洗，小孩哭鬧也不理，還任性地矇在棉被裡。

稍不注意就鼾聲大作。

牙沒刷頭沒洗。常常，八、九個小時之後醒來時，我已經認不得，那一個晚上任意恣長的鬍渣密密麻麻圈住他嘴，那樣猖狂奔放地一路往下蔓延，隨時可以與脖子上的短鬍連成一氣生出一個魁武虬髯客！

男性荷爾蒙這麼旺盛的男人，對太太卻這麼冷落，我說：我們好

久沒有那個了……

他看看我，看看牆上時鐘，歪著頭說：唉，好累喔……

或者搖搖頭嘆口氣，把皮夾塞進西裝褲口袋，轉身開門。

有時候我氣極了就劈哩叭啦把他罵一頓，我說他玩手機像吸毒，找不到手機就失心瘋！既然離不開 3C 產品當初又何必結婚生小孩，你別忘了你一家都有高血壓！哪天突然腦溢血我就把你送去我舅舅那家療養院！

他說不過我，竟回了一句：「好啊，療養院有很多小姐！」

我也氣不過，「好什麼好，都是大陸來的，兇巴巴專門虐待老人家！」

「啊……那不行！我要越南妹！」

生活的真面目

他的話剛停，我們之間就冰凍了。

或者說，我們之間就裂開了，他終於說出他的欲望，他要越南妹。

有好一陣子，我幾乎說出不任何話，即便丈夫當下就道歉了，他略顯尷尬地說：我開玩笑的啦！

然後搔搔頭，有一點懊惱地，把皮夾塞進西裝褲口袋，轉身開門。

那天，我沒有上山，也沒有請假。

反正，他們有越南妹，反正，我公公婆婆凡事喜歡自己來，他們總是包容。我有時分不清楚，那到底是包容還是無所謂！？是無所謂還是無奈！？

把孩子送去保母家後，我熄了燈開了電腦，我喜歡在暗暗的房內寫作。尤其是陰暗的將雨未雨的日子。

我曾經不只一次地想著，這個家，最後會怎麼樣？是公公先走？婆婆先走？

還是體質瘦弱的大伯？

也許，早在這些凋敗發生之前，越南大嫂就先跑了，越南妹在台灣，真的很辛苦。

當然，也許這些都沒有發生，是我和丈夫的婚姻走到了盡頭……

後來我又想著，也許根本不會怎麼樣、沒有怎麼樣，不管發生了哪一種狀況，日子還是得過，飯得吃覺得睡，孩子得養碗得洗。

結果事情的真相來得出乎意料的快。

一個月後，即將過年的前個週末，我們帶著孩子回家探望。阿公一見孫兒，立即笑開，兩手一用力就舉過頭了，他們在客廳裡繞圈圈、

搭飛機，假裝是自己是火車、機長、滑翔翼。

大姑二姑看著笑了，然後又低下頭，一個滑手機一個操作筆電。沙發上的婆婆也笑了，雖然眼睛還是小，小的讓人不確定她的焦點。我便開了廚房逕自去幫忙。過年前幾天，家庭主婦最忙了。

房門一開，只見大嫂愣了一下。

她正在大掃除，她的手上是抹布，捲起褲管的白皙小腿，還踩了另一條抹布。她剛整理好餐具櫃，餐具櫃的一扇門正開著透氣，大概要同時開始刷洗流理台和地板了，沒什麼人願意進廚房，她乾脆就關了門好做事。

我卻被碗櫥傳來的噪音吸引，轉頭一看，一台小平板被穩穩斜置在裏頭，裏頭正播放著越南電視節目，一個大嗓門主持人正對著鏡頭噁哩嘎拉地說話，罐頭笑聲一陣大過一陣，我看看大嫂，大嫂看著螢幕又看看我。

她對著我傻笑。

我好像打擾了她的私人歡樂。

我倒退著準備離開濕漉漉的廚房時，平板電視來到了藝人歌唱時間，兩個著越式旗袍轉著陽傘的豔麗女子，俏皮又帶點哀怨地唱起：

來將大乃將大 Say 桑大 莫 come 哀 mymy 來將大 love 江拜
@\$%#@#!%&*.....

關上房門時，刷洗聲正好響起。

隔沒兩天，大嫂要錢的消息就傳過來了。

小姑首先在群組裡開砲，她抱怨這個嫂嫂沒有誠意要融入新家庭、一做完家事就躲進房裡講手機、電話不接、門外喊掛號信也不幫忙收；然後是大姑，她認為這個弟妹已經被爸媽寵壞了、已經讓她去上班了還要拿錢、一開口就是三十萬、飼鳥鼠咬布袋！

丈夫，一如往常的寡言。

大伯，也只是淡淡回了句，「爸說要錢可以，孩子要先生，免得錢到手就跑了……」

可是這個生了小孩就給錢的說法馬上又引發熱烈討論。

大姑馬上說：小孩生了誰養！？爸媽幾歲了，難道叫爸媽養？

小姑馬上回：養小孩不用錢嗎？到時候又拿小孩當藉口，要更多錢！

然後是一連串的我不同意、要買地蓋屋請她越南父母自己想辦法、

小孩生了問題更多、叫爸清醒一點！

丈夫看情況難以收拾，私下找大伯吃飯的結果，竟然是，大嫂既要生活費，也要每個月寄回越南的安家費，她的說法是，想替爸媽買回祖產好蓋房子。

但不是一次就要拿三十萬，是希望每個月至少能匯八千，如此三年下來，還債贖地的資金就有了。

但大伯的收入不穩定，只好轉向爸媽求救。聽說婆婆不置可否，沉重地坐回沙發裡又陷入眼睛退化膝蓋老化後的失焦人生；公公則直言，要生下一個孩子。

消息是這樣傳出來的。

不管是一次三十萬，還是每個月八千慢慢拿，我看見這新組成的一家人間，裂開了一道縫。

事實的真相

勝利來得這麼快。

回家過年的時候，我看見這房子起了許多泡泡，大部分的時候，大姑小姑一個泡，公公婆婆一個泡，大伯自己一個泡，大嫂自己一個泡。大伯偶爾穿出自己的泡泡進入大嫂的泡泡。

我們一家三口自己一個泡泡。

小部分的時候，大姑小姑公公婆婆一個泡泡，大伯自己一個泡，大嫂自己一個泡，丈夫和手機一個泡，我和孩子，一個泡。

丈夫偶爾穿出自己的泡泡進入大姑小姑公公婆婆的泡泡，過了好一陣子才回來。

我們都隔著泡壁生活，互相觀察。

我們努力維持自己的泡泡，也不要侵犯別人的泡泡。

婆婆和大嫂之間，起了一些化學變化，我不好過問，但我發現，大嫂一個人待在廚房的時間變長了，婆婆只進來下命令，下完命令就走出去了。

在民宿工作時也是這樣，乏人問津的大嫂總是煮菜、洗碗、倒垃圾；拖地、洗衣、清理房間。

婆婆的臉部常對著我了，當她想說話時。雖然有時欲言又止。

沒想到勝利來得這麼快。

半年後，我進市區辦事。

順道繞去大嫂打工的小吃店找她。

下午三點多，正好是小吃店中場休息的時間。

幾個歐巴桑在寥落陰暗的空間裡，各據一角。微微鼾聲此起彼落。

我穿過長長走道，直達敞開的後門。那裏有燥熱的風，和午後懶洋洋的日光，一個穿著桃紅色緊身上衣的女子，正在洗碗。

才想上前招呼，一個低沉的男聲卻緩下我腳步，我發現，她的身旁，還有一雙深咖啡色的、粗壯的手，也在洗碗。

看來是一個洗，一個沖。水聲嘩啦嘩啦吵得很，但兩人噤哩哇啦噴灑而出的陌生越南語，更吵。

突然，女子像被搔癢或潑水般地發出了清亮的尖笑聲，一個彎腰防衛的動作，讓包裹不完整的豐滿胸部露了一點點出來，我看到那雪白又陰暗的溝縫。

深咖啡色的手的主人大概也看到了。

所有聲音都沉默了下來。

我猶豫著該不該再上前一步，讓牆後的大嫂看到我。

但嘩啦水聲又響起，熱烈的噤哩哇啦與越式笑聲斷斷續續地接起……

我只好後退，安靜地轉身，留下一個陌生暫時無法翻譯的秘密。

回家的路上，婆婆廚房裡那個手上拿著抹布，腳下還踩著抹布的曼妙身影一直出現，嚴重干擾我騎車的視線，還伴隨著某種呢喃甜軟

的來將大乃將大莫 come 哀 mylovelovelove……

我又開始想著，這個家，最後會怎麼樣？

我可以只把這件事告訴大伯，讓他們夫婦自己去處理，當然，也可以只告訴婆婆，關於她那聰明又讓人滿意的「新婦」。

婆婆塞給我的紙盒上寫著，「劃時代科技產品 居家清潔好幫手」，她強調這是電視購物頻道最新產品，一次一顆泡水稀釋裝在噴槍裡，在家好好消毒！

也或許，我該主動出擊，就在今夜，讓丈夫知道，台灣妹雖然家事不在行，其他方面可是絕不輸……

賓叔

優選 / 王俚凱

一

參加完賓叔的告別式，看著賓孀如釋重負的大嘆了一口氣，像是終於完成一項無奈的「工作」，沒有過度哀戚的眼神，也沒有多餘的淚珠在眼眶裡打轉。兒子心不在焉的拿著幡旗，想點根煙來抽，被一旁禮儀社的工作人員制止而作罷。女兒才步出靈堂，就忙著拿起手機來滑，好像他們全是旁觀者而非主事者。

我知道我無須再安慰她們什麼，也不用虛情假意的要他們家人「節哀」，他們哀傷的成分本來就不多啊！嗶啞聲響起，移靈那一刻，也送走了賓叔起伏的一生，賓孀的怨懟也該被送走了吧！賓叔一生輝煌的過去與落敗悲慘的故事，也隨著靈車的離開，告別了這世界。

「棺木是放死人不是放老人的！」這句話是賓叔常用來飆罵員工時的說詞，當年霸氣、不可一世的模樣，終究也有躺進棺木的一天。諷刺的是，那些曾被他咒罵的職員們，還有兩位有情有義的前來送賓叔最後一程，哀弔一下棺木裡那個孤老的死人。

走出靈堂，外頭的陽光很烈，閃得眼睛快睜不開了。心頭卻是複

雜的，驕傲和落魄全在賓叔身上上演過。若用「慶祝」這字眼來形容，對死者絕對是大不敬，但這絕對是一場開心的告別儀式，對死者及家屬都是種解脫，徒留我這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的親戚不勝唏噓。

看著笑容燦爛的遺照，回想賓叔最後那幾年，「無業」對他來說，應該是後半輩子的常態了；失意、不滿、悔恨、憤怒這些負面情緒，是支撐他後半生僅剩的知覺，沉思、發呆、喃喃自語是他唯一能做的吧！

前些年，還在大學的我，每每從北部回嘉義時，總在巷子口遠遠就見到賓叔，叼著一根早熄了的長壽煙，恍恍惚惚地站在那兒。無論夏冬，任憑巷口冷風吹襲、烈日酷曬，不避也不躲，呆呆望著來來往往車潮。嚴重的地中海禿，卻在後腦勺蓄著長髮，綁著條馬尾，讓路過的人都難以忽略他那怪異的外貌。鬆垮、無神的眼袋、灰白雜亂的鬍子，配上總扣錯鈕扣位置的花襯衫。說他是七老八十的老翁，不會有人懷疑，但我可清楚，當年他才五十多歲。再往前推二、三十年，賓叔可是我們巷子裡的首富，是後生晚輩學習榜樣。他含著金湯匙出生、娶到了美嬌娘，更是無數人所稱羨的。

二

在嘉義市老家的那條小巷子裡，總是熱鬧非凡。上午七、八點，下午五、六點，整條巷弄裡人聲鼎沸，仔細一看，幾乎全是女人。可

別把畫面給想歪、想髒了，這兒可不是什麼特種行業、紅燈區之類，只因在這純樸小城的一角，隱藏著一間規模不算小的成衣廠。

那是她們上、下班的時刻啊！要這麼多的女人保持嚴肅，安安靜靜的走路，根本是緣木求魚。但也別妄想聽到鶯聲燕語，充其量只能說是些三姑六婆的噪音。有人談論著影視明星的八卦，有人邊走邊嗑著瓜子、可樂果，邊數落著誰家男人幹了什麼壞事、誰家女兒爬上了男人的床之類的是非。

蔣經國當總統這些年，政府提出「客廳即工廠」的口號，爲了配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翠娥姨婆家後院的不算小的空地，便在有爲的賓叔一手策畫之下，成衣加工廠就此展開。那些年輕的女孩、有年紀的歐巴桑，紛紛踏進工廠，將青春投注在轟隆作響的生產線上。

我還是小學生時，就見過那榮景，也不見有人舉牌抗議工廠噪音、環境汙染。人多熱鬧吧！鄰居們也樂得與成衣廠和平共存。

女工多了，磁吸效應自然產生：黃昏時聚集許多攤販，搶做生意：賣饅頭、蔥大餅的山東光頭佬，哼著外省腔極重的口音，五音不全地唱著陳蘭麗的「葡萄成熟時」，就這麼莫名地令二八年華女孩們笑得花枝亂顫。

賣豆花的阿伯，偏心地在年輕女工的碗裡多淋上半勺糖水，惹得阿婆級的女工不滿，故意裝嬌羞討甜頭吃。爆米香的少年家，總愛穿無袖背心，露出結實黝黑的臂膀，在製作米香的每一個動作，展現出

完美的肌肉線條，如此畫面好吸引女人們的目光。

除了固定報到的這幾攤外，因應不同季節而做不同生意的小販們，也都會算準時機出現，像剉冰攤會在盛夏正午出現過，在仙草、粉圓、米苔目上蓋上如山般高的冰絲，看得人暑氣消了一大半。而熱呼呼的米糕粥攤，也總會在寒流來襲的冬季，故意打開鍋蓋，靠著糯米香甜味兒，誘惑著女工們。

然而，各式美食總敵不過梳著劉文正式油頭，模仿小林旭穿花襯衫、純白長褲，帥氣百分百的賓叔。

賓叔與我同住一條巷子，是我遠房親戚翠娥姨婆唯一的兒子，算是長我一輩的叔伯吧！以現代用詞來解釋，他就是典型的富二代。但不算是紈褲子弟，也非好吃懶做之徒，相反的，他的頭腦不錯，嘴巴甜，人緣自然不差，曾是姑姑、阿姨那一輩人的夢中情人呢！

關於賓叔的故事可要從他母親翠娥姨婆開始說起：

少女時代開始就喜歡裁剪的姨婆，十三歲就在一家日本婆子開的洋裝店當學徒。日本人走了後，原本用辛苦掙來的錢把店給頂下來，自己經營。聽說當年在嘉義這小城裡，賣自製日式洋服可是特時髦的，整座桃城跟得上流行的仕女們，若不到翠娥姨婆的店訂製衣裳，就跟不上時代、追不上流行。

沒想到服裝店才正要風光起步，但翠娥姨婆她老公，也就是賓叔的爸爸，不知在那兒欠了一屁股賭債，躲了起來，債主找上門硬是把

店給要了去。失去了先生和店鋪的翠娥，一開始也有自殺了結一切的念頭，但被襁褓中賓叔哭聲給喚醒，勇敢的活了下來。

苦難的日子並未擊倒她，翠娥憑藉一身好本領，租屋開了間洋裁補習班，專門教女孩子們製作洋服。

光復後幾年，台灣經濟開始好轉，傳統女紅式微，「做衫、打版」成了許多女孩子時尚的行業，不少女孩都嚮往學得現代洋裝的裁製技藝。1960年左右，連布莊都一家接著一家開，從中央圓環走進光華路，再直走到與興中街交叉口的紅綠燈，這段路上開店做布匹買賣生意的不計其數。翠娥的補習班生意量隨之暴增，學生一年比一年多，教室不斷擴充，連報名都得先預約，然後再幾個月後才能來上課呢！

有生意就有錢潮，賺了錢就會注意自己門面，特別是從事這類時尚產業的翠娥姨婆，穿著打扮硬是比一般婦人高級。委託行有新貨入荷，第一個通知她，剛下飛機的日本貨才開封，就先給翠娥姨婆挑選。連她寶貝兒子的行頭，都比旁人更精美，衣鞋、文具全都是歐美日的舶來品。當別家孩子還在穿寬鬆的卡其布短褲時，他就穿上與東京男孩相同款式的合身紅色吊帶褲。

不知是打扮的結果，還是賓叔從小生得俊俏，他在學校、在住處總特別受到大人們的疼愛。他是巷子裡第一位學拉小提琴的、第一個出國的、第一個擁有日本機器人的。而他也沒有丟翠娥姨婆的臉，考上了當年的嘉義中學初中部及高中部，羨煞多少母親，畢竟那可是功

課一等一的孩子才能就讀的學校呢！

三

十年後，多數人都認為賓叔會像其他優秀的大學生一樣，大學畢業後搭上直通美國或日本的專車，到東瀛或太平洋對岸留學、找工作、定居。但他是個孝順的孩子，淡江文理學院畢業，沒去國外，也未留在台北，服了三年兵役後，就回到嘉義陪伴翠娥姨婆。

「阿賓返鄉」對我們鄰里居民而言，絕對稱得上是當年的大事。他的行徑成了許多父母勉勵孩子的樣板、楷模。從小，賓叔就乖巧會讀書，成年後，脫去童稚時的可愛模樣，換上俊帥的臉孔，又是從台北念大學回來的有為青年，絕對符合「高、富、帥」的形容詞，當年可不知吸引了多少少女的目光呢！

賓叔剛回來那一、兩年，他們家人氣真是有夠興旺的。賓叔成天周旋在裁縫班的女人堆裡，而翠娥姨婆總梳著蓬鬆高聳的淺褐色頭髮，連上市場買菜都穿著最時髦的進口洋裝，手指頭塗滿鮮紅的指甲油，每天笑容可掬地教鄰里的歐巴桑要怎麼打扮，說多風光就有多風光。

1980年後，鄰居們聽說翠娥要把補習班給收起來，不教了。不是她累了或是老了體力不繼，主要原因還是得歸咎於裁縫班學員人數急遽減少，以致於難以維持。因為到了那個時代，女孩們開始穿起成衣，不再自己動手裁製新裝，自己做衣服多麻煩，直接到委託行或是火車

站前「大通」路上，買成衣多省事，還特新潮呢！

巷子裡那些善嫉的女人可樂了，以為他們家就要落寞了，沒了學生，補習班門可羅雀，翠娥姨婆就囂張不起來了吧！

或許他們家祖墳風水佳吧！裁縫班由盛而衰卻是賓叔家另一個高峰的起點。一個月後，賓叔爲了不讓母親再爲學生數銳減而心煩，索性關了補習班，除了原有的那幾台老舊的縫紉機外，他又大手筆買了裁布機、車邊機……有模有樣的搞了家成衣廠。

我們這巷子裡的街坊鄰居們，若不是做小本生意的，就是在公家機關服務，可從未出過大老闆呢！開成衣廠當然是件大事！首先，工廠做需要的女工去哪找？這可不勞翠娥姨婆煩心，就憑賓叔三寸不爛之舌，和他相貌堂堂的帥氣外表，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女孩來應徵。根據我的印象，當年應徵的盛況，可不輸今日大明星簽唱會的排場。熱絡到僅僅兩天就找足了員工，前前後後不過也一個禮拜的時間，一間成衣廠從無到有，就這麼盛大、風光地開業了。

或許是受了母親翠娥的啓蒙和影響，賓叔有著對時尚敏銳的知覺，他們家製作出來的成衣，總趕得上時代變化。台北女孩流行喇叭褲、愛穿公主式的蓬蓬裙，或是熱褲、迷你裙，在賓叔的成衣廠裡總是早半個月知道。雖然多數款式是參照日本的服裝雜誌而來，如《裝苑》、《貴夫人》等。這些書刊對賓叔而言，就是他的生財工具，他只要看到照片上模特兒的穿著，就能打造出幾乎一模一樣的衣服來。還好當

年沒有所謂的智慧財產權，賓叔大膽的模仿、翻製，一件件抄襲來的洋裝，替自己賺進了大把鈔票外，也改善了女工們的家境，更讓翠娥姨婆有錢、有閒，繼續維持她貴婦打扮，過著令人羨慕的優渥生活。

賓叔的成衣廠是用原有的老宅再搭建的，規模不算小，巷子裡的孩子下課總愛往他們工廠跑，夏天有冷氣吹，冬天有零食吃。無聊時跟那些女工阿姨們鬥嘴鼓，輕輕鬆鬆的就消磨整個下午。廠房有兩層樓，樓下是女工們裁縫與包裝的空間，樓上是賓叔打版、辦公和與客戶會談的地方，通常是不隨便讓人上去的。

有時可能是訂單接到手軟，賓叔忙不過來時會突然大發飆，硬要那些阿姨們在吃過晚飯後繼續留下來趕工。若有意見、不願加班的，就得有接受賓叔惡言相向的準備。十足霸氣的帝王作風，與平日溫和的形象大相逕庭。這時翠娥姨婆則扮演白臉，晚上九點左右，她會刻意煮一大鍋配料豐富的鹹粥給大家吃，封封那些婆媽們愛抱怨、愛說三道四的嘴。

說也奇怪，儘管賓叔脾氣如春天那般晴時多雲偶陣雨，但員工們的忠誠度卻相當高，許多女孩就算成了家、懷孕了，還是會繼續待在工廠裡踩縫紉機，直到臨盆前幾天。大夥兒就像一家人，成衣廠就這般嘻笑怒罵、熱熱鬧鬧、風風光光開業十幾年。

我念小學時正是他們成衣店最興盛的時代，那一大票的婆媽們只要一開始上班，這巷子便開始熱鬧了：開得震耳欲聾的廣播從不關機，

工商服務時間賣藥的台詞，比學校老師教的課文還讓我牢記在心。女工們隨著收音機裡播放鳳飛飛的流行曲一首首的哼唱著，從「流雲」唱到「一道彩虹」。他們唱歌、打屁聊天的聲音伴隨著電動裁縫車隆隆的聲響，在巷子口就可以聽見了，一副繁榮忙碌的模樣，每天總在工廠裡上演著。

四

打從賓叔回來後，街頭巷尾想替他作媒的阿桑不知有多少，用從巷子口排到巷尾來形容確實不為過啊！或許真有衷心替他幸福著想的長輩，但多數媒婆還不是覬覦著他們家富裕，貪那份特大的紅包，個個積極得不得了。

後來陳家小姐與賓叔被人瞧見在圓環附近約會，半年後，這對郎才女貌就這麼順理成章地結為夫妻。喜宴當天，長長的辦桌排滿整條巷子，不只是人潮眾多，料理也是極為高檔。許多勤儉持家的婆媽們可都是鍋碗瓢盆，能裝的能盛的，全都拿到桌邊，邊吃邊裝，有吃又有拿，一場賓主盡歡的流水席從中午熱鬧滾滾的吃到下午兩點多。

賓嬸絕對有旺夫運，賓叔結婚後更是意氣風發。

那是成衣業起飛的年代，他們成衣廠的規模一天比一天大，成卷的布料、蕾絲布被捲成了一桶桶圓柱，有如廟裡石柱般，又粗又長。大包鈕扣，更像是圍棋棋子般，多到得用大鐵盆來裝才放得下。而這

些原物料不消幾天的時間，在那些女工阿姨們的巧手之下，不久就變成一件件成衣被打包送出。

賓叔家製作的成衣聽說都賣到了國外，替台灣賺外匯。我媽也跟賓叔買過幾件漂亮的連裙洋裝，大方的他不但沒有收錢，還額外奉送了不少布料給我們。街坊鄰居的女人們，應該沒有人沒拿過他們家衣服的。怪不得那些婆媽們一提到賓叔，哪個不是喜孜孜地眉開眼笑。儘管賓叔結了婚，人緣在鄰里間依然相當好，從沒有人抱怨過他們的成衣廠製作了許多噪音、紊亂了巷子裡的交通。

賓叔家的「工廠」幾乎成了我們這條巷子最重要的集會場所，賓嬸也是天生老闆娘的料，鶻跋的她完完全全繼承了翠娥姨婆的交際手法。母親常說她的嘴像是塗了蜜糖漿似的，特別的甜，讓人聽得特別貼心，心裡暖暖的。阿伯、大嬸、阿姨們只要去到他們家，一定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他們特別在一樓縫紉機群前面，挪出一大片空間，擺上可以坐上十人的原木茶几，桌旁有個小瓦斯爐，隨時可以煮茶聊天，另一個小櫃裡則擺滿葵瓜子、帶殼花生，餅乾、糖果也不會少過，難怪每天都門庭若市，來訪者從附近的左鄰右舍，漸漸擴及到一些不認識，卻聽說是有頭有臉的士紳。

人聲鼎沸的場景每天重複上演著，慢慢地，又有一些耳語傳出。一些婦女開始禁止自己的老公到賓叔的工廠，不願意家裡的男人跟賓叔家那些賓客牽扯在一起。除了那些縫製成衣的阿桑們說話沒分寸，

常常葷素不忌，舉止過分大方，純樸的主婦們，就怕廷媚一個不小心，擦槍走火、跟她們假戲真做外，另一個主要因素，竟是賓叔家的環境越來越複雜了。

成衣工廠是如何的「複雜」，婆媽們也說不上來，只知道在那種未解嚴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飯可以多吃、話是不可以亂講、多說的，特別是指責主政者的不是。那些批評時局的話，聽在一般「單純的老百姓」耳裡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而賓叔家常出現的那些男人，就是常常會不小心說錯話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批評國民黨、數落蔣家兩位總統的失德，說到激動之處，連三字經都可以搬上檯面來說，聽得鄰居們紛紛嚇出一身冷汗來。

又過了幾年，我上了國中，為應付大大小小的考試，時常苦讀到三更半夜。夜深人靜時偶爾從窗台望出去，曾見到賓叔和一些陌生男子在路燈下交談，神神秘秘的。問了長輩，他們也總以「囡仔人有耳無嘴」來塘塞，似乎知道些甚麼，卻不願意明講，也像是在替賓叔隱瞞某些事情。

民國七十年前後，賓叔家成衣廠忽然無預警的關門了，而他們一家人也像人間蒸發了似的不知去向。幾天後，一大堆穿著卡其布制服、戴大盤帽的員警到賓叔家查看，逗留了許久卻甚麼也沒說。

「賓叔他們做了壞事嗎？為什麼警察要來找他呢？」

儘管我問了許多大人，但沒有人給我答案，只要求我閉嘴、不准

我亂講話。

他們家偌大的宅院和工廠，就這麼封死了。不只是門可羅雀，根本就是人去樓空，徒留許多流言，多得跟他家門口的野草一樣雜亂，蔓延得離譜。

五

民國九十年我畢業離開北部，回嘉義老家擔任教職工作。一日，經過賓叔家門前，發現這塵封已久的老宅裡竟有工人在裝潢，甚至大興土木，拆掉了原本放縫紉機的那間鐵皮屋，又加蓋了間磚屋。我不禁好奇地走進瞧一瞧，驚見屋內有位老者，腦後勺是一片地中海禿，而圍繞在四周的則是幾撮花白的頭髮，凸著個大肚臍，宛如身懷六甲的老男人，正忙著指揮在場的工人們。

我心裡想：這應該是新屋主吧！這些年來，我們住的這條巷子真的變化不少，鄰居們來來去去不知替換了多少人。民生南路上興建了許多新大樓，進駐了新的企業，每日進出辦公大樓的員工不知有多少，那種冷漠、見面互不打招呼、不相聞問的情形取代了過去街坊鄰居的熱絡。如今，唯一還存留著老記憶的賓叔成衣廠也要易主了，讓我有種「與舊時代告別」的不捨。

沒想到這時，那老先生突然轉過頭來，熱情地叫了我的名字，一時之間令我有些不知所措。

「您是……」我客氣地問著。

「我賓叔啊！你不認得我啦！」老者搭著我的肩膀，笑嘻嘻的說著。

這滿臉滄桑的老人是賓叔！我有些疑惑。過往印象中的賓叔是多麼地風度翩翩、春風少年兄的模樣，叫我如何跟眼前這位頹圯的老人聯想在一塊？若面前這位真是賓叔的話，也應該只是五十多歲的年紀，怎會如此蒼老？但他爽朗的笑聲，說話時總喜歡把嘴角往左側臉向上微揚的模樣，可是別人模仿不來的。

「您是開成衣廠的賓叔！」我又驚又喜地大叫著。

十八年沒見的鄰居兼遠親，那份時間所造成的生疏，在與賓叔爽朗的談笑中瞬間化解於無形。

賓叔主動告訴我，當年只不過是贊助了「黨外工作人員」一些經費，竟然被警政單位列為叛亂分子、列為黑名單，為了躲避牢獄之災，一家人匆匆忙忙地離開了嘉義，東躲西藏了好一陣子……

我回想起中學時的情景，當年賓叔在街燈下，那些神神秘秘的動作，竟然跟政論雜誌上所看到的事件有所關連。遊行、抗議、示威在今日台灣社會早已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罪大惡極的叛亂，但在那轉型的年代，確實是需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智慧才能參與的。

我張大了嘴，卻說不出話來。眼前這位老人，經歷過多少歲月與苦難的折騰後才又站在我面前，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外加無限同情。

「你恨政府嗎？」我問。

「恨什麼恨啊！那都是過去式了。」賓叔說得雲淡風輕。

「看樣子，你目前過得還不錯吧！」

我見賓叔的穿著，粗粗的金項鍊，鱷魚牌的花襯衫、雪白的長褲，除了泛白的花髮外，一切外貌依然維持著他一貫的台客風格。

「嘿，我又當起了老闆喔！」賓叔笑著說，掩不住他雀躍的心情，年過半百的他，說這話時卻像個小學生般興奮。

「在嘉義嗎？」

「嘉義？別開玩笑了，現在在台灣開工廠做生意，哪還能賺得到錢啊！你知道嗎？台灣現在……」

熟悉的開朗笑聲裡，還是充滿著賓叔對時局的失望，對社會的不滿。

「啊～我現在在中國廣州附近的海珠區有個廠，大概是這裡的十倍，不、可能有二、三十倍大喔！從廠房的這邊看不到那邊的盡頭呢！反這那邊的土地租金便宜嘛！」賓叔笑著說：「而且，那些阿陸仔的工資多便宜啊！幾百塊台幣就可以打發一個月了耶！也算是我跑得快，在我跑路那幾年，聽說台灣的成衣開始快速沒落，一些成衣界的朋友已經看到了未來的情勢，打算佈局對岸，當時我便立即做了一個決定，決定到中國開間成衣工廠……」

說起到中國設廠的經驗，賓叔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著自己是如何從無到有，如何忍氣吞聲、如何在人治勝過法治的對岸打通關，說得意氣風發，卻也感慨良多。我當然不會質疑他的說詞，印象中他的能力、他的圓融、他家的財力，還有他的聰明才智及豐富的成衣廠經驗，要在對岸開一間大工廠絕不是問題。

果真任何大風大浪都淹沒不了賓叔的毅力和鬥志，他曾認為中國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但爲了生意，竟可以拋下偏見，放掉台灣所有的一切，毅然決然跑到對岸，去到那個他口中全是「匪徒」的中國。

只是，在賓叔所提的那段東山又起的過程，不知是刻意還是無心，翠娥姨婆和賓嬸似乎被遺漏了，沒有隻字片語談及她們。我環顧四週，也沒見到其他家人回來，幾次想開口問問她們的近況，卻一直找不到適宜的時間點。

六

賓叔大費周章的裝修了老宅，兩周後賓嬸也搬回來居住，倒不令人感到意外。但賓嬸回來了，賓叔卻走了，他去了哪裡？我想應該是趕回中國工廠去忙了吧！報上不是說許多台商都是如此，爲了多賺點錢，夫妻倆只能過著聚少離多的日子。剷平了廠房讓他家更顯廣闊，沒見到翠娥姨婆，只住著賓嬸一人形單影隻，是孤寂了些。沒人知道賓嬸他們離開這兒後，生活如何？是否生兒育女了？倒是多年不見的

她，與以前的模樣不盡相同。她依然有如女明星湯蘭花般的美麗，依舊是華服在身，卻多了一股說不上來的哀愁。

過去的賓嬸能言善道，與人爲善；近日所見，卻總皺著眉頭，鬱鬱寡歡，見了人也不打招呼，冷漠的態度甚至會令人不寒而慄呢！我曾從他們家低矮的門牆看過去，就見她拿著灑水器往同一處澆灑，失魂落魄、一動也不動的讓水在地面上積出了個小水塘也沒察覺。要不，就一個人晾衣服，呆站了半天，也不見她將濕衣褲擺放到竹竿上。

基於老朋友的立場，也壓抑不住打探賓叔消息的慾望，母親特別在端午節，拎了串自己包的肉粽過去給賓嬸，我當然也跟著過去湊熱鬧。

「聽我兒子說，阿賓的事業做得很不錯嘛！」

母親一開口，先美言賓叔幾句。賓嬸看了看我，表情有些慌張，支支吾吾地說了一句：「他、他大概半年回家一趟。」

「那很好啊！人家都說台商都很勢駁，賺錢就像拿畚箕掃現金一樣快……」母親虛偽的笑著說。

兩位早已年過半百的婦人，一開始只淨說些客套話，那些無關痛癢的問候語，像是陌生人間的交談，毫無意義可言。畢竟賓嬸與母親是多年鄰居，總有些情分在，在姊妹淘的溫情攻勢下，聊了半小時後，賓嬸的心像潰了堤般，所有的不滿與怨對就這麼宣洩了出來。

「這是他的決定，不是我能左右的啊！」賓嬸歇斯底里的哭喊著：

「女兒出生時，他在哪裡？婆婆過世時，他在哪裡？兒子生病時，他在哪裡？他錯過了與孩子相處最珍貴的成長歲月，等到他能夠常常回來的時候，兒子、女兒們早就長大飛出去了。他們能夠都讀台大，不全是我一手拉拔出來的。」

賓嬸只有提到兒子、女兒全就讀於最高學府台大時，口氣裡充滿了自信外，她的每一句話、每個語氣全都是哀怨的，像是棄婦、又像是累積了滿腔的不平與憤怒。

「他也是爲了你們這個家而打拼啊！」母親打圓場的說：「你算是幸運的啦，有多少台商過去之後，多少家庭因爲二奶的問題，就此破碎。」

說到這話題時，賓嬸的眼眶泛紅，卻沒多做解釋，只輕輕地說：「就算阿賓回來，我們之間總是話不多，像是兩個陌生人……」

我不知道台商西進的結果，可以造就多少家庭的富裕。但許多家庭的掙扎、痛苦、與分離也全因這個理由而上演。

爲了怕賓嬸一人獨居時容易胡思亂想，母親三不五時就把她找到家裡來，再約兩個朋友就開了桌麻將，不分晝夜地摸圈，所有煩惱似乎在把玩牌支時消失無蹤。有時賓嬸約我們這些老鄰居到她家裡作客，做幾項傳統的台菜，大夥也吃得盡興。那些年過半百的女人做起菜來，可絕對熱鬧了，一邊回憶著過往的苦日子、一邊期待著自己子女飛黃騰達的日子到來，對她們來說，這就是幸福吧！

賓嬸的幸福是甚麼？錦衣玉食她不是沒嘗過，光鮮亮麗的日子她應該不稀罕了吧！剛嫁到賓叔家時，翠娥姨婆那些歐美、日本進口的衣帽、高級服飾不全都留給了她，連上市場買菜的菜籃子也都是美國進口的。她家的舶來品之多，簡直可以開間委託行了。

現在賓嬸孤家寡人一個，期待的該是一家人團聚的那天！但她等的時間也有夠久的，半年過去了，沒見到賓叔返家，直到過了年吃元宵那些時日，才見到賓叔兩手空空的返家、又不知何時悄悄的離去。賓叔的出現並沒有讓她臉上的愁容退去多少。唯有在她那一雙寶貝兒女回家時，才可以見到賓嬸一如往日的笑聲與活力。

七

又過了兩年，賓叔又回來了。

有人說他在中國的工廠倒了，欠了一屁股債只好逃回台灣；有人斷論說他是回來籌湊資金，準備擴廠；有人直言講他在那邊與人結怨，得罪了那邊的高幹、公安；當然也有人認爲賓叔自覺對不起賓嬸，所以要回來陪她。流言之多，倒成了巷子裡最佳的謎題，三、兩天就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出籠。

「你們幹嘛揣測呢？直接去問賓叔不就得了！」我表達了我的疑問。

後來我也同其他鄰居們一樣，沒敢去問個明白。畢竟聽到賓叔那

落魄、拖著沉重步履走路時的嘆息聲，就覺得任何問題都只是在人家傷口上灑鹽，既沒禮貌又殘忍。

黃昏時，常見賓叔一個人站在巷子口，任憑強勁的風吹亂他稀疏的白髮。那寂寥、消沉的模樣，任誰也不好去他耳邊碎嘴。

當然，巷子裡的人可不全都像我一樣良善，黃大嬸尖酸刻薄的那張嘴，就不打算放過賓叔，每天總要跟他鬥嘴鬥上幾回才滿意似的。一下子用台語嗆他「沒那個屁股就不要吃那麼多的瀉藥」，一下子又用國語罵他「自不量力」學人家當什麼台商，賠錢了就夾著尾巴溜回來了吧！賓叔當然也不是軟腳蝦，隨隨便便讓黃大嬸占上風，罵人的力道也不弱，台語國罵、三字經、五字經句句運用得心應手。兩位年紀加起來超過一百歲的中年人，罵得鏗鏘有力，嗓門也夠響，恐嚇威脅通通來，罵得旁人聽得冒了一身冷汗，卻也沒見他們真的動手打起來。

但這些爭執多了，年輕的里長不明就裡的還將他們列為「危險人物」，深怕哪天他們一言不合，鬥毆、打架上演全武行上了新聞媒體，那可就難看、貽笑大方了。

其實我們這些老鄰居都知道，賓叔和黃大嬸也算是舊識了，或許是八字不合吧！從年輕吵到老，哪天不對罵一番就會渾身不舒坦似的。

暑假期間，學校只上半天輔導課，我有了多餘的時間，常被母親使喚到賓叔家送幾樣家常菜、點心。母親總說，看著賓叔家從極盛狀

況到如今家道中落的慘狀，多少也有些於心不忍。特別是賓嬸終日失魂落魄的模樣，叫人不捨啊！

這時賓叔的朋友似乎也不多，不像過去天天高朋滿座，有許多人可以與他盡興地高談闊論。新搬來的鄰居見他不修邊幅的模樣，驚嚇得退避三舍；老鄰居所剩不多，多數也是樹倒猢猻散的心態吧！見他們家敗了，也就沒有「閒暇」前去關心囉！

我與母親只是比較念舊罷了，偶爾到他們家走動走動。造訪次數多了，跟賓叔聊天的機會自然也多了，除了幾次他因喝得爛醉不省人事外，多次見到他獨自一人抽著菸，依窗獨望，就算賓嬸在一旁枯坐著，兩人也不會多聊幾句。同一屋簷下的兩個個體，沒有交集，真不曉得那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啊！

幾杯黃湯下肚後，賓叔的精神抖擻了，話就特別的多、口氣也特別激昂、狂妄。有時感嘆時不我與，有時憤世嫉俗地咒罵這、臭罵那。罵累了，還會硬拉著我問，是不是他自己的命格比較差、出生時的八字弱，才会有如此下場。

「你的命運如果算是不好的話？那我還有活下去的必要嗎？」我常在心裡如此叨唸著。我想起小時候，家裡若有餅乾零嘴吃就高興得要升天了，賓叔家卻有委託行買來整箱日本森永制菓會社的點心，羨慕得我口水流不完。

對於賓叔消極的言論和行爲，身為晚輩的我，實在不好多說些什

麼。而賓嬸也從不表示任何意見，好像眼前這位男士是個陌生人，就算有過炫麗耀眼的花火，也不會照亮過她的生命。

八

我不知道賓叔他們家的存款剩多少，可能也即將坐吃山空了吧！一日放學，我竟然看到賓叔他推了著小攤子，在百貨公司前面空地賣起了烤番薯來。天啊！當年的裁縫補習班小開、成衣業大老闆、成功台商竟然改行當起小販來。害我經過時，不知道該不該過去跟他打聲招呼。

「吃地瓜嗎？」

是賓叔主動跟我打招呼的，他笑嘻嘻的說：「『烤番薯』這工作很好啊！隨時都可以聞到地瓜被炭火炙燒過後的香甜味，這是一種可以讓人重溫童年時溫暖氣味的好工作呢！賣不完的就自己吃掉，一點也不浪費呢！」

「吃地瓜？」我笑著說：「那是我們這種窮人吃的，你是吃美國巧克力、日本米果長大的吧！」

「我偶爾也會想吃吃看，你們普通人吃的食物啊！」

多令人厭惡的囂張口吻啊！但這就是賓叔的風格，我除了傻笑外，還能回答些什麼呢？看著那消瘦的雙頰，更突顯了他的蒼老，不時夾

雜著咳嗽聲，越發令人心疼。

「賓叔，你就別抽菸了吧！」我說。

「抽菸！抽菸死不了的啊！」賓叔邊說邊又抽了一口菸，咳了兩聲，故作瀟灑地說：「死了也好，早死早超生！」

我笑著面對，不知該對他說什麼，心裡卻想說：「你為何要這樣？這樣對賓嬸太不公平了！」

我沉默半晌，才開口說：「回去吃晚飯吧！我媽在等我了！」

其實，我原本想說的是「賓嬸在等你了！」話說到嘴邊卻改成了「我媽在等我了！」話一說完，我便離開，不敢轉身看賓叔，我不知道他當時的表情會是怎樣？是悔恨？是無奈？還是無助？

走了好長一段距離，過了轉角我才回頭看，在夕陽下賣烤地瓜的賓叔，依然一個顧客也沒有，有的只是孤單陪伴他的長長身影。

九

見賓叔賣地瓜的情景也就只有那麼一次，可能生意不好，也可能是他拉不下臉來跟路人兜售吧！畢竟他也曾是個上流社會的人啊！

再一次遇到賓叔是在巷子口，那時他又與黃大嬸起了口角。兩人照例演出針鋒相對的戲碼，隔著八米寬的巷道對罵，沒有人制止、勸阻，應該說沒有人理會、沒人在意吧！冷眼旁觀他們丟人現眼的舉動。

回家後我把所見所聞跟母親說了一遍。

「賓叔是不是瘋了？我總覺得他怪怪的！」我說。

「阿賓沒有瘋，是病了！」母親嘆了一口氣說。

母親下午得到了這個訊息，是賓嬸親口證實的。

「病了？他生甚麼病？」我好奇地問：「難怪沒見他再去賣烤番薯了！」

「阿賓向來煙不離口，且長期在成衣工廠裡工作，空氣中難免有些細微的棉屑，長年累積在肺部，得到肺癌是怪不了別人的啊！他的一生都給了成衣，包括他的生命。」母親又說：「聽說，阿賓在中國那幾年打拼得厲害，沒日沒夜的工作，原本以為可以東山再起，結果天不從人願，他還是鎩羽而歸！可惜了！」

「這些是賓嬸告訴你？」我疑惑地問著。

「嗯！」母親點點頭，嘆了口氣說：「後來他們夫妻倆不知怎麼了，這些年來卻像是陌生人一樣，冷淡到幾乎不對話的！我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不知道他們這些年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賓嬸有說甚麼嗎？」我問。

「她說阿賓在中國時全變了！」母親接著說：「欸！他也真是生不逢時、時機不對啊！聽說中國的工人很難管，又要求很多，一下子要加薪、一下子要福利，這樣做生意怎麼會賺錢呢？再說了，阿賓的

脾氣你也知道，到了中國還是常常跟人起口角，聽說阿陸仔可嗆得很，他在那兒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聽母親所說的內容，不禁讓我回想起賓叔曾對我說：他自己的一生用「繽紛花火」這四個字來形容最為貼切了。自己名叫阿賓，從事成衣業，所以一個「賓」字添個「糸」字旁，就成了「繽」字。而一生中與人的「紛」爭不少。但，凡事都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像花火一般，瞬間燦爛，然後一轉眼變成空，甚麼也沒有留下。

花火短暫嗎？

剛入秋，天氣還有些暑氣的十月，賓叔撒手西歸了，享壽六十三。

他一身的榮辱，也夠長夠多的了！

十

賓叔的告別式簡單卻不隆重，我原以為以他交友廣闊和生意往來的人脈眾多，勢必會擠爆會場。但前來悼念的人並不多，甚至可以用冷清兩字來形容。

曲終人散後，我在擺滿鮮花的供桌上看到了一幅用書法寫的「繽紛花火、灰飛煙滅」八個字，字體寫得龍蛇競走、正倚交錯，最後一個字還寫歪了，最末筆的「戈」，嚴重歪扭，讓整體失去了平衡，像

是小孩不成熟的字體。

「這是誰寫的啊？」我多事的問。

「我爸生前寫的！」賓叔女兒說：「他常寫那幾個字，我們也都不曉得他寫那些是什麼意思！」

「把它給燒了吧！」賓嬸冷冷的說。

我看著那張紙在熊熊火焰中先是呈現橙亮的光芒，冒出了十多公分的火苗來，但在一瞬間紙張被燒罄，所有的火全都消失殆盡，然後變成一小片碳黑和一縷輕煙，再過幾秒，連煙都沒有了，什麼也沒有留下！

什麼都沒有留下嗎？不，每年的跨年煙火雖然都只是短暫的幾分鐘、幾秒鐘，但留給人們的璀璨記憶，是許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賓叔的一生，正如煙火般一繽紛花火，轉瞬間，灰飛煙滅！

小品文

小品文組側記

黃清順

自第六屆開始，以國、高中學生為徵件對象的桃城文學獎「小品文」組，本屆與賽的作品數量雖說仍有相當的成長空間，不過，較諸去年已有增長，且其內容逐步走向多元化的視野，這是值得高興的發展。

小品文由於體裁短小，故行文需把握焦點，若失之蕪蔓，自然不好收束，從而美好的論述也會流於虎頭蛇尾，令人惋惜，本屆評審們在汰選過程中，對於此類徵件只能予以割愛；再者，有的徵件作品著意在文字雕琢之上，藻績文采原屬文人天性，惟當注意用字遣詞的「適切性」和「邏輯性」，有些情境用了過度尖銳的字眼，不僅牽涉「言過其實」的問題，對於行文的整體意象也可能造成傷害，另外也有參賽者對於本字本義的概念並不清楚，卻率爾組構「新詞」，從而影響全篇文章的論述意境，這也是行文的忌諱。因為與賽者仍然在學，故上述盲點，相信「假以時日」都將不成問題。

本屆桃城文學獎「小品文」組最後膺選者八篇，題材仍較集中在著名景點，諸如檜意森活村、文化街夜市、蘭潭風景區等等，雖說如此，獲得殊榮的文章，仍可見其構思用心和佈局巧妙之處，至若用字選詞也多有過人的地方，而如首獎的文情並茂，更令評審印象深刻。因為閱讀文本「言人人殊」，故筆者主要提供一些建言，並鼓勵後繼者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落英

第一名 / 陳映均

我對嘉義最美的回憶是在陣陣花雨中渡過。

花雨不是雨，就像人海不是海。有時是微風的親吻，有時是強風的收割，樹梢的花瓣就這麼離開母親，飄落到微濕的地上。我會拿著鏟子學個「黛玉葬花」，但我不會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葬花過程，我不會想任何事，也不會跟人交談，就只是，默默的把它們埋在樹根旁，讓它們在地裡，化作春泥。也許，對我而言，沉默就是對落英最好的敬意。至於鏟一些落花裝入盆栽，在上面種棵薄荷幼苗，那更是對落英的禮讚。一般人慣用化肥餵養，造成嬌貴花朵總是「膚柔骨脆」、「不耐寒暑」，若改以落英來作堆肥，長的可是比化肥茁壯，還耐風雨，生命在其中傳遞，怎能不像造物主謳歌讚頌？但「盆栽」放在家中有人照顧，野外的喬木開花植物又是何種風情？

一講到嘉義市，市花豔紫荊總是搶盡了鋒頭，它經常霸道得讓其他花兒毫無立足之地，「一花」占盡市中街頭巷尾，只有藍花楹、油

桐花、阿勃勒是少數勉強能和豔紫荊爭奇鬥艷的落葉喬木。不過它們似乎也因不敵豔紫荊的強勢而退到了郊區「圓林仔」，在這個「市」外桃源忠實地扮演妝點夏天的角色。

四月，藍花楹花苞初吐花絮，淡雅的清香隨風親吻我的面頰，我小心地踩著路旁裝飾步道的石頭前進，我總是不忍把腳踏到那身及足踝的花瓣地毯上。朋友因而說這就是我日常走起路來會無聲無息的肇因，對於他們的瞎說，我報以幾聲不表認同的笑聲，並不惱怒。

選了顆園藝用的裝飾石坐下，看著藍紫色的地毯因落花而不停增厚，蜜蜂和蝴蝶在我腳邊穿梭、舞蹈，四周靜地可以聽見他們振翅的歡愉，我腦中靈光一閃，想了個有趣的小遊戲，我撿了上面猶有幾朵花的小樹枝，拿著它靜靜不動，來個守株待「蝶」。

終於，一隻黃粉蝶飛來，好奇地繞著這朵新奇有趣的花轉，停在開得最燦爛的一朵上。

陽光襯得牠翅膀如黃金般閃耀，牠腳下的花像是玻璃櫥窗裡的瑣瑯工藝品優雅生輝，我讚嘆得撫上粉蝶那細嫩的雙翅，渾然忘卻自己於牠是何等的龐然巨物。

牠負氣似地飛走，留下同伴和漫地的水晶紫，與一臉迷惘的我。

當最後一瓣藍紫落下，五月的初雪正含苞待放，就因夏日之雪的盛名，圓林仔的遊客也多了起來。

或許是給這「洶湧」的人潮給驚走，連那最大膽的虎頭蜂也不知哪去了。

沒了蜂蝶卻多了吵鬧，不只無聊，更是煩躁。

我找張石椅坐下，快快的啜口保溫瓶裡的冰奶茶，擺弄著剛撿的油桐落花，小心將它放到一旁的石桌上，趴下與它對望。

片片花瓣是白玉雕的小盤，托著幾粒圓潤的水晶。

不知是嘴裡的綠茶香，還是桌上的油桐安撫了我煩亂的心，我漸漸歸於往常的平靜。

回家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我趴在石桌上發呆時，一隻台灣鳳蝶翩翩飛來，停在我的瀏海旁。

六月，陽光所鑄的金鎖片定會準時從阿勃勒樹頂落下，我像個小女孩在樹下興奮地轉圈，隨著風，金雨散落，就是帝王的公主也不可能這般富有。

忽然，我看到一隻誤落水窪的藍帶鳳蝶正苦苦掙扎，我連忙趕去，把它連同水裡的落花撈起。

牠好不容易才撐直了身體、攤開翅膀。

我就像捧了滿手的陽光和活著的藍寶石一樣，這靈動華美的寶藏緊緊攫住我的目光。

鳳蝶振翅飛起，道謝似地繞著我飛兩圈，和仙子一樣躍上天空。

是誰說蝴蝶是花朵前世的靈魂？我要說蝴蝶是落英的調皮妹妹，偏愛向上翻旋，好搶走人們專注在姐姐身上的目光。

怎能匹敵呢？花招蝶來，蝶自始便是輸了。我微笑著，目送牠離去。

花雨不是雨，就像人海不是海。一轉眼，七月就要到了，有什麼花，正要盛開呢？

走過森林之歌

第二名 / 黃耀陞

檜意森活村，是嘉義著名的旅遊景點，裡頭有個被稱為「森林之歌」的蛋型建築物。

森林之歌有著簍空的外表，坐落在大片油綠色的草坪上，基底堆砌大小不一的岩石，用鐵絲固定，上方粗鐵架鑲嵌著一片片巨木塊，兩兩木塊間的空隙透出鵝卵黃的光芒，最上方尖端由黃藤編織，遠看彷彿是顆巨大的蛋被靜靜擱在靜謐的草原。建築物左、右兩側各有一道弧形緩坡，平滑的長條形木塊整齊平鋪在坡道，緩緩延伸到森林之歌內部，坡上藤木交織，讓裡頭光影綽綽。

絢麗了彩霞的夕陽，聊表出一絲秋日夜晚到來的跡象。我在某個傍晚也造訪了這木、石、藤所交織出的建築物。秋高氣爽，四個字足以完整形容出副熱帶氣候的秋天，不遠處草坪的長條木椅上坐著一家四口，似乎是趁著舒爽的天氣外出踏青；前方有對老夫妻手挽著手，老先生拄著拐杖，老婆婆輕扶老先生的腰，緩緩走下木藤交織的坡道；草皮上有個皮膚黝黑的男子，雙上背著沉甸甸的背包，兩手拿著單眼

相機來回踱步，正想找出理想的角度以紀錄下晚霞光線與森林之歌所交織的美景。

我找了張長椅坐下。看著眼前這幅景象。

阿里山是海拔超過兩、三千公尺的高山。日本人來台時，在山林裡發現珍貴的紅檜，於是著手開發山林資源，再加工成家具、工藝品等等外銷海外，更搭建阿里山小火車以便運送巨木，同時也有計劃的植木，以確保林業資源不虞匱乏。

時光匆匆，隨著光復，國民政府來台，小火車漸漸轉型，喀拉喀拉的前進聲所背載的，不再是參天古木，而是遊客嬉笑，時至今日，阿里山早已成為外籍遊客造訪福爾摩莎的必經行程，甚至口耳間流傳的順口溜：「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座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我們一起去看樹！」，若問起一般大眾對於阿里山的聯想，更不外乎是神木、賞櫻、日出等等答案。

但，先有日人伐木開發，後有觀光客侵門踏戶，再加上台灣夏、秋之交颱風侵襲所帶來的強風暴雨，種種因素導致阿里山地質日漸脆弱，政府交通單位每年更需花費大筆款項修復以及補強被沖毀或岌岌可危的公路。

看著眼前的巨大建築物。「森林之歌」，這個和諧而靜謐的名字，作者在外圍嵌滿不同樹種的漂流木，象徵著阿里山獨特而豐富的林相，藤木編織出的空隙而讓光影交錯，好似陽光被綠葉遮蔽而在林棧道所投射的陰影，從坡道慢慢走入內部，更有坐在高山小火車長驅直入深林裡的感覺。動物的卵，孕育著生命，稍有撞擊便會造成卵殼碎裂。山林不也是正是如此麼？長期的開發，人類的蹂躪讓地質破碎，逢暴雨必土石流。如何在經濟開發的同時減低對大自然的侵害；如何在開心賞櫻的同時顧及生態的平衡；如何在遠眺日出的同時反思腳下的這片大地是否早已破碎不堪。森林之歌是首美妙的舞曲，有大自然的無垠奧妙，有動植物的合奏悅耳，卻也需要人類的謹慎聆聽，或許偶爾跟著合唱上幾個小節，但絕非逕自拿起指揮棒，執意地改變天地萬物原有的秩序。

天色在不知不覺間暗了。遠方的長椅空了下來，坡上的老夫妻也早已走遠，男子仍拿著相機，一面移動身體一面調整角度。來回遊客間，又有多少人真能仔細靜聽過那一曲森林之歌呢？抑或僅是打卡、留言罷了？

十八歲，我正想努力的辨識出遠方的森林之歌。但似乎還是只有快門喀擦喀擦的聲音傳進耳裡罷了。

蘭潭泛月

第三名 / 黃宣文

夏日的夜，熱氣滾滾，騰鬧著繁華，喧囂在這個美麗的土地上迅速的蔓延，微微清涼的風依著我的臉龐呼呼而過，心亂如麻，放下手中已看不下去的書，我倚著欄杆，幽幽的鳥瞰這城市綻放活潑的七彩霓虹，抬頭，望進了那片浩瀚無垠的蒼穹，是那樣的寧靜悠遠，幾點星光調皮的眨著眼睛，月亮套著潔白的紗，嫵靜的她，被星兒的調皮逗得笑成了月牙，嵌在黑絲絨般的夜裡，綻放聖潔的月華，飄渺的思緒不禁也隨風盪漾，回憶的齒輪在腦海深處慢慢的轉動

猶記，那是個赤日炎炎的午後，大人們突然心血來潮，決定帶著我們幾個小毛頭到嘉義八景之一的蘭潭一遊，大夥興奮的準備吃食茶水，備妥後，就開車出發啦！孩子們燦爛的笑臉與烈烈炎陽相互輝映，暖暖的為這趟旅程拉開了序幕。

搖下車窗，任憑風在耳旁興高采烈的呼喝，在進入小雅路不久後，終於抵達了蘭潭的西南面，車子緩緩的停下，我們再也按耐不住，爭先恐後的衝下車，映入眼簾的，是那清澈寧靜的潭，青翠的大樹沙沙

的搖擺著對我們的歡迎，與天空相織成了一幅湖光山色。

當時已近黃昏，陽光透過大樹絲絲縷縷的投射到地面上，像隻頑皮的小精靈，叫我們趕緊跟上它的步伐，令人不禁莞爾，漸漸轉橘的陽，為天藍的布幕繪上一片彩霞，順著堤岸流瀉入潭，反射出金黃的波光粼粼，時間匆匆，轉眼，漫天的昏黃已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黑紗，真可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所幸堤岸旁也紛紛亮起了霓燈，踏著光影行走，帶著吃食茶水漫步走向三信亭，典雅的涼亭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的舒暢感，一邊大口的吃著美味的晚餐，一邊眺望幽深的潭，直到食物被一掃而空，我們才步下涼亭，延著筆直的道路往東面走去。

抬眸一瞥，見到一個巨大的桃型亮起了光，鏤空的長廊，好似在訴說著遠古時空的華麗亙古，驅動我的雙腿向其邁進，七彩變化的光影倚傍著微些藍調的夜，就像是橫跨夜空的燦爛銀河，讓人忍不住靜待她展現出各種姿態，漫步其中，就像是進入一座瑰麗的宮殿，巨大的桃型裝置下方一圈圈盪漾的波紋就代表著潭心，月影潭心，在柔白的月光下與親友們開懷談心，襯著靜謐的夜，確實有種「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詩情禪意，月影潭心以五彩燈光為幕，支起一條璀璨的小徑，華麗的線條編織成一個令人驚艷的夜，彷彿正要邁向未知的旅程，尾端並無階梯步道可以離去，只能往回走，再享受一次金碧燦煌的夜之饗宴。

就趁著雅興未消，我們趕緊去大壩卡位，想一睹潭上光影交錯的水舞風采，水舞於九點半時開始，我閒閒的望著潭上月的倒影，幽寧的潭輕輕的翻飛著她的衣襖，激盪的波紋將月亮搖成了片片的晶瑩，晃蕩出一彎又一彎的銀白，令我深深的沉浸在這深穩朦朧的夜裡。倏的，磅礴的樂聲猛的響起，伴隨著水柱的噴發，水上舞者正式的開演了！風平浪靜下的倒影，有種對稱的美感，數十道水柱配合音樂翩翩而舞，時而氣勢萬鈞，時而典雅高貴，時而曼妙妖嬈，舞出一段風光旖旎，完美的詮釋出曲子的意境，我不禁為之目酣神醉，歌舞雖已歇，但耳畔依舊餘音裊裊。

看完光彩四射的水舞後，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只有寥寥星光在為蘭潭點綴著縹緲，大家都已經昏昏欲睡了，因此，我們決定打道回府，帶著戀戀難捨的心揮別了蘭潭，離開了這個高雅神祕的夢幻仙境。回到車內，闔上雙眸，腦中不禁浮現出那璀璨的夜景及皎白幽真的月，在我內心，不停的重複著喃喃！

現代詩組 第一名 葉琮銘

個人簡介

1984年生，桃園人。畢業於輔仁大學中文系。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新北文學獎。偶爾書寫，偶爾自由。

得獎感言

得獎了，感到驚喜。能以嘉義風俗嘉義事，得到嘉義的文學獎，我感到與有榮焉。特別又能以詩的形式得獎，在在提示著我，要求著我，要能從日常中撥出一絲空隙去感受詩，或能從日常中去挖掘出詩。

現代詩組 第二名 曾美滿

個人簡介

曾美滿，雲林縣莿桐人，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畢業。現任國小教師；曾獲台文戰線文學獎，雲林文學獎。作品散見於台文戰線雜誌、台客詩刊、台江文學。

得獎感言

不經動亂的世代，我們總是幸福的；沉重而悲痛的歷史，那一頁寫在1947。而我，怎無感、無知？還好，尚有詩句帶著我，漸漸親臨憂傷，就在生死相離的，眼神交匯處……感謝評審，予寫台語詩的目矚漸漸看著光。

現代詩組 第三名 王宗仁

個人簡介

王宗仁，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閩客語文學獎臺語詩獎、年度廣告流行語金句創作獎。作品選入【國立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學讀本：新詩卷》，並四度獲得國藝會補助創作、出版。歌詞作品被譜曲成爲永久使用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會歌」。著有詩集《詩歌》（遠景）、《象與像的臨界》（爾雅）等著作。

得獎感言

在城隍面前，所有的善與惡都會一一核實，所有關於愛與死的臉龐，也都在此越審酌，越清晰。那是何等的莊嚴，以及慈愛；我們都該再次觀照自己的生命，重新省思。

現代詩組 優選 王永成

個人簡介

王永成，筆名王羅蜜多，南華大學宗教學碩士。曾獲台文戰線現代詩首獎、教育部閩客文學獎社會組台語散文首獎、台南文學獎、玉山文學獎等。已出版詩集〈問路 用一本詩〉〈颱風意識流 新聞詩集〉等。

得獎感言

開剖海翁是一首新聞詩，藉海翁之死，表達對人類破壞海洋生態的憤怒與悲憫之情。很高興能獲得優選，感謝評審的肯定！

現代詩組 優選 許靜宜

個人簡介

許小靜，無可救藥的貓奴。喜歡嘉義緩慢的步調和濃厚的人情味，是以選了幾個喜歡的景點，以「愛情」爲主題，進行創作。

得獎感言

感謝老公在每個低潮的日子，拎著我到處遊走；每個在書桌前糾結困頓的時候，溫厚的陪伴，讓我因此有更多的力量，帶著微笑繼續前行。

現代詩組 優選 陳利成

個人簡介

陳胤，本名陳利成，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國、高中教師，現職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台語詩集《戀歌》；華語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散文《半線心情》、《悲歡歲月》、《放牛老師手札》、《咖啡·咖啡》、《經口之春》、《鳥的旅行》；拼貼創作《秋末冬初》等書。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教育部台灣閩客語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數十獎項。台語詩集《月光》，2015年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獎助。2014/2015年曾舉辦《愛的進行曲》台語詩畫個展。目前關注台灣母語與生態議題。

得獎感言

獨立了，生命才有尊嚴。一隻鳥，總在天地之間，尋尋覓覓，尋尋覓覓一種海的廣闊，與眼淚的鹹。

得獎者簡介

散文組 第一名 陳育律

個人簡介

天龍關外的台北人，自稱半個嘉義人。曾旅居東京、倫敦。散文作品散見於報章雜誌，新詩作品曾入選台北詩地圖。

得獎感言

有時候，比遠行更困難的，是一個回家的理由。心中住著一座小巧的城，總是這麼遠，那麼近。感謝生命中的每一個人，感謝嘉義，感謝嘉義高中。我要回「嘉」了。

散文組 第二名 梁評貴

個人簡介

梁評貴，1988年出生於屏東，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南投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

散文組 第三名 陳倚芬

個人簡介

筆名蔚宇衡，另筆名跳舞鯨魚。喜菌文學網小說版召集人，曾獲多項文學獎與國藝會創作與出版補助，著有《她身花園》、《幻獸症的屋子》、《閻視者的回返：古族對話錄》（此書獻給我敬愛的阿嬤，以及如同我阿嬤的姑姑們。）、《恐怖闖關遊戲》、《風雨中的茄苳樹》、《魔市少年》等。悠游「手寫中」粉絲專頁。

得獎感言

小時候田邊的木棉花很高大，長大後的城市木棉花很高，卻不如記憶中那般參天雄壯在道路、住家和耕地的邊界上，彷彿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木棉樹，綻放著不可能相同的故事，以此文重繪在這土地上被遺忘的某一時代，那曾經有過某一群人。斑芝獻給我敬愛的阿嬤、這塊土地與我的童年。

散文組 優選 鄧榮坤

個人簡介

鄧榮坤，一輩子與文字為伍，寫了不少文字，得過一些文學獎與音樂小獎。在新聞媒體闖蕩多年，也曾經在教師、縣長辦公室秘書這一行，耽誤一些時間。換了很多工作，頭銜不少——鄧記者、鄧總編、鄧主任、鄧經理、鄧副總、鄧老師、鄧秘書、鄧大哥與鄧先生……目前，仍勞碌於賣字維生的差事。

得獎感言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在每一回冶煉的角色中，我們學會了感恩與感謝。

散文組 優選 房婧如

個人簡介

105年2月年公職退休。

得獎感言

從小就喜歡看像小說這樣的閒書。踏入職場30幾年，只讀對工作有用的書。一旦離開，興趣馬上回魂。投稿不為得了得獎，為給自己一個目標，可得了獎會是一種激勵，若不得獎，知道自己寫得不夠好，可還會寫下去，因為來世一遭，心情故事是自己的，跟得不得獎無關。

散文組 優選 林育靖

個人簡介

1976年生，台灣嘉義人，聖彼得幼稚園、崇文國小、協同中學、嘉義女中、台北醫學大學、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畢業，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著有散文集《天使的微光》、《天使在值班》。

得獎感言

這些年的主婦生活正是從小夢寐以求的人生，穿梭在市集裡總有股踏實的幸福。謝謝母親長年辛勤的在東市場奔波採買，我終於漸漸長成她從前的模樣。

得獎者簡介

短篇小說組 第一名 陳毅

個人簡介

高雄人，政大企管系畢。曾獲玉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道南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馭墨三城文學獎。喜歡完稿的剎那勝過於敲打鍵盤的夜晚，喜歡虛無中靈感迸現小小的尾巴，更勝於完稿。平凡的人類不可能吧，是故事幸運地找上我們的，一直是。

得獎感言

想說的只是愛，沒有前設議題，也就沒有什麼探討的義務。有誰的一輩子需要被認真地以探討為名目，細細檢視呢？是這麼簡單地相信著。若有一天能多少以我之手，任何人不必再質疑任何人。真心感謝宇文正老師、簡白老師、平路老師，得到你們的認可是我莫大幸運。

短篇小說組 第二名 張耀仁

個人簡介

張耀仁，一九七五年生。現為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作品曾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等多種，並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另作品曾入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著有：短篇小說集《親愛練習》、《死亡練習》等；散文集《最美的，最美的》；文學理論集《戰鬥吧！熱血故事：那些名人教我的創作力》。

得獎感言

發生在八〇年代的湯英伸事件，最終成為歷史的記憶，甚至不復記憶。這篇作品描述的是內在性的家庭景觀，但它更關切的，容或是如何成為人的課題。感謝南方再次收容了我。

短篇小說組 第三名 賴凱威

個人簡介

七年級生。村上述。台北出生，花蓮長大。閱讀書寫與電影對我就像是陽光空氣跟水。曾獲得：外交部一秒秀台灣首獎。淡江大學村上春樹微電影佳作。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嘉義市政府及各位評審給我這個肯定，再來是謝謝家祖父，這篇小說以他對我訴說年少遭遇美軍空襲時孤獨躲在黝黑潮濕的防空洞的經驗寫成的，並且融入只從長輩口中聽過的，我未曾謀面的曾祖父上山拜師學算命的故事。要感謝的太多，我只能說謝謝。更重要的是很開心自己的作品能得獎。

短篇小說組 優選 王麗琴

個人簡介

靜宜中文系畢，中山中文所選讀六朝文學。喜歡閱讀，讀書讀人讀風景。在筆尖下找出口，書寫裡安身立命。港都文藝學會監事，喜菌文學網小說版召集人。現為高市讀寫堂兒童寫作班指導老師。以筆名妍音創作各類文學作品，另以筆名王力芹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曾入選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苗栗文學集、滿天星閱讀計劃度推薦圖書。《小搗蛋魔鬼訓練營》獲新聞局第32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鄉土少年小說《誰？跌進了豬屎坑》、《張開另一隻眼》獲國藝會文學出版補助。

得獎感言

二戰時臺籍日本兵存在的荒謬，對照鄉土小孩清貧生活的奢想，魂歸戰場的臺籍青年，家族長年封閉的禁忌，因一個最單純的童稚慾望，撞開了一道縫，在轟天響雷的電光石火中，把遺憾埋得更深。那一個遙遠我還沒出生的年代，流傳著許多叫人不忍不捨的故事，我深有興趣。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肯定（慟，雷公仔點心）的書寫。

短篇小說組 優選 張敬雅

個人簡介

六年級後段班，蝸居桃園。以臉書望遠鏡瞭望北方喧囂同時嚮往南方靜謐，以餵養出又高又壯的小孩為人生職志，以書寫記錄每一個暴晴暴雨等待風起的幽微心事。

得獎感言

我個人偷偷觀察後發現，這些自1994年以後在台灣大量出現的越籍新娘，不但勤勞刻苦、能幹俐落，而且身材曼妙、皮膚白皙，處在同一個屋簷下，身為台灣媳婦，常有被節節逼退的焦慮，因此，用文字（我僅剩的最有戰鬥力的武器）好好回敬一下這些外配大軍。

得獎者簡介

短篇小說組 優選 王佷凱

個人簡介

高雄師範大學科教所畢業，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肄業。現任教於高雄市立路竹高中物理科。曾獲九歌少兒文學獎、北市兒童戲劇劇本獎、人間福報首獎，府城、鳳邑、南瀛、金門、花蓮、基隆、新竹各地的文學獎（獎項包含戲劇劇本、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等）、台灣文學獎劇本入選。出版：童書『米乎米桑。歡迎您』。

得獎感言

「賓叔」是小時候在嘉義的一場記憶，一篇用文字來追憶過往歲月的短小說，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新繁華持續上演，嘉義桃城永遠是台灣人的家美麗的家。感謝嘉義文化局給機會，讓我把這曾有過的美好，得以用文字訴說、延續。

小品文組 第一名 陳映均

個人簡介

嘉義女中二年級學生，喜歡慢跑、長泳、看小說，特別是奇幻和歷史小說，和朋友閒聊、出去玩。

得獎感言

非常開心，當老師告訴我時，還以為是愚人節改日期了呢！能獲得這份殊榮，必須感謝幾位貴人：謝謝吳佳蓉老師、各位評審、關心我的老媽和拉著我寫這篇作品、我最好的朋友，以及願意陪我玩的蝴蝶。謝謝你們！

小品文組 第二名 黃耀陞

個人簡介

1998年出生，喜歡到處蹣跚的獅子座。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謝謝所有支持我寫作的人。噢，當然，還有謝謝那群正關心著福爾摩沙山林河川的人，相信你們正聆聽著最動人的森林之歌。

小品文組 第三名 黃宣文

個人簡介

Hi 大家好，我是黃宣文，是個有點沒自信，又瘋瘋癲癲的開朗女孩。你可以叫我皇帝或是企鵝，當然我更希望你叫我羽。我是個即將升國二但心裡依舊停留在小孩階段的人，這是赤子之心嘿。一點也不像龜毛處女座的怪人，頭腦裡總裝著天馬行空的奇妙世界觀，這就是所謂靈感來源吧……老愛跟著好友到處亂跑亂吃亂玩，感覺旅行就是抓怪般（怪就是靈感啦），隨時將活靈活現的句子抓進那本精美的筆記本，這是我的書庫，是由時光碎片拼湊而成的點點回憶。無聊時喜歡塗塗寫寫，看筆尖下早已不知渲染千百度生死相依的墨跡，也喜歡滑滑蛇板，聆聽蕭蕭風聲劃過耳畔的瀟灑不羈，偶爾練練輕弓，任憑想像將我拉回古代劍客的豪情脈脈。一手抓零食，一手捧小說，慵懶地癱在涼椅上，然後望著幽藍的天，期許自己展開羽翼暢遊。也許，這就是我的小確幸……

得獎感言

這次的比賽是在同學的鼓勵下半推半就而參加的。其實原本是抱著「有參加就好」的心態，但轉念一想，這何嘗不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呢？為甚麼不好好的挑戰它？至少會留下一個回憶不是嗎？對自己玩味的態度感到懊惱，再接下來的幾天內極盡努力的尋找我想描繪的嘉義景點，甚至熬到夜半時分。那時，我看見了月！柔美的月華就如和藹的母親細膩的安撫我急躁的心靈，一抹靈感電光火石的閃現——『蘭潭泛月』埋在腦海深處的小書庫緩緩的開啓，我開始瘋了般尋覓剪貼，恨不得將那埋葬已久的過往傾囊而出，筆記紙已不知被我撕去了多少張，在大功告成寄出作品的瞬間，心卻沉入了大海「我能夠得獎嗎？」或許是逃避，漸漸我淡忘了直到阿公提醒我該去看看名次，我抱著忐忑的心，不安的點開網頁，出乎意料的我得獎了！當下無可抑制的將滿心的喜悅乎嚇而出，感覺是如夢般的不真實，久久沒有回神。隔天，收到的得獎信件更令我手足無措，也讓這不可磨滅的回憶越發絢爛！

得獎者簡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七屆 /黃美賢總編輯 —初版— 嘉義市：嘉市文化局. 2016.10 256面；15*21 公分 ISBN 978-986-05-0374-6 (平裝) 830.86 105019855
--

第七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主辦單位	嘉義市政府
出版單位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涂醒哲
總編輯	黃美賢
行政執行	顏駿翔、黃愛華、臧秀蘭
承辦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協辦單位	文水出版社
主編	江寶釵
編輯委員	江寶釵、張淵盛、黃家榛
美術設計	黃士豪
出版單位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60081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	05-2788225
網址	http://www.cabcy.gov.tw/cabcy/
印刷	泰銘照相製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台南市新孝路186號
電話	06-2910823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出版
I S B N	978-986-05-0374-6
G P N	830.86 105019855
工本費	200元